

二〇二二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長篇小說得獎作品集

永樂女伶夢

顏埴至 著



【市長序】

書寫文化，城市典藏

一座城市的獨特風貌，透過文學得以深入人心。桃園市以文化治理形塑城市認同，並以打造出代表臺灣文化的藝文之都為願景，規劃整體文化建設藍圖，除了文化硬體之外，同時也推動以文學記錄城市，藉由書寫、閱讀，讓我們更加認識腳下的土地，找回心中的共鳴與歸屬。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致力開創寫作舞臺，為傳承鍾老創作「大河小說」的文學精神，辦理長篇小說徵件。來自四方的優秀作品匯聚成廣闊的文學之河，徵件不限國籍與題材，期盼創作者將多元的生命故事化為文字，使社會中鮮少被聆聽的故事，以及隱埋於時代洪流中的事物，藉由文學躍然於世。

長篇小說的創作較費時且困難度高，不過仍有許多寫作者積極投入創作，今年度的投稿件數創下歷年以來新高。來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者，將各作品內容豐富呈現，或追尋歷史洪流中曾閃耀的生命故事，或深入梳理內心愛戀情感，或跨越時空隔閡探索異域世界，皆交織成一個個引人入勝的長篇故事。

在眾多優質投稿作品中，今年度長篇小說正獎得主由顏增至《永樂女伶夢》脫穎而出。《永樂女伶夢》透過主角的生命歷程，映照出日治時期到戰後大時代社會的景況與流轉，並深刻描繪眾多角色們相會於永樂社京戲班而發展出的人情互動，以及他們的個人命運，使歷史長河中的真實人物及史跡經由文字，在讀者的心中重新鮮活起來。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秉持鍾老「大河長流」的文學精神，讓更多優秀作品得以廣傳，為臺灣文學留下動人的篇章，因此將本次長篇小說的得獎作品付梓，以典藏文學作品，並反映臺灣文學發展的多元面貌。希望藉此拋磚引玉，鼓勵更多創作者踏入並堅持文學書寫，為文學長河持續注入新生能量。

桃園市長 鄭文燦

【局長序】

以文學留住時光

文學作品的產生和存在，經常是乘載著人們對於記憶的追尋。透過探究自我心靈、拼湊歷史碎片，讓隨著時光快速流逝的事物，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切的印記。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除了每年徵選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及童話等五種文類之外，間年舉行長篇小說類徵文活動，亦致力傳承鍾老推廣臺灣文學、栽培文學種苗的精神。自2017年出版張英珉《血樟腦》、葉公誠《追音》，2019年簡李永松《再見雪之國》、傅正玲《春靜》迄今，透過文學獎涵蓄的創作養分，建立文學愛好者相互交流的平臺，發掘並培育文學人才，持續創造巨大的藝文能量，使來自各地的創作活力注入桃園，也讓在地文化透過文學傳向四方。

2021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以島敘法為名，不限國籍與題材，由愛好文學的人士踴躍創作，以中文紀錄精采動人的故事。本年度獲得各地創作者的廣大迴響，參賽作品件數高達70件，競爭十分

激烈。長篇小說寫作題材選擇十分廣泛，包括政治社會觀察、伊斯蘭題材、同志婚姻議題、奇幻文學、歷史小說等，不僅呈現臺灣社會隨著時代遞嬗的流變，也得以窺見不同地域的獨特文化及生命故事。經評審委員嚴謹決選，一致選評正獎為顏堉至《永樂女伶夢》，獲得評審對作者寫作功力及詳實考據的高度讚譽。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將持續盡心耕耘臺灣文學土壤，值此作品集出版之際，感謝所有投稿者以及評審委員們的努力，才能讓長篇小說徵文比賽圓滿完成。此後也希望透過持續辦理文學獎，號召更多文學愛好者投入創作，為臺灣文學不斷創造多樣的風景。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莊孝美

【館長序】

島嶼敘事

文學源自於生活，又高於生活，每位創作者或多或少融入自己生命歷程，所成的文字結晶。而桃園何其幸運，能在鍾肇政老先生帶動之下，構築一個舞臺，讓所有愛好文字的創作者，得以發揮所長，相互競逐。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作為一個代表性的文學獎，在鍾老鼓勵以及鄭文燦市長的支持下，自2017年起增設長篇小說類別，讓所有的創作者有更充足的構思空間。今年長篇小說，總收件數創下歷史新高，若換算所有投稿者的創作字數，已逼近千萬之多，由此可見大家的創作能量有多麼豐厚。

在歷屆的得獎作品中，有以產業發展故事為背景的《血樟腦》，結合歷史和族群關係之間的矛盾；也有對聲音描寫出神入化的《追音》，奇幻而有文化深度；也有以原住民生活為底的《再見雪之國》，透過他的眼睛回望時代的變化；還有女性視角的《春靜》，呈現女性生命意識的開展歷程。而今年為數眾多的作品中，

創作題材豐富多元，敘事手法細膩綿密，故事結構縝密而宏觀，每一本紮實的作品都著實令評審難以取捨。有人描寫同志間的情愛字字入扣；有人循著歷史的脈絡道出時代下的命運多舛；也有人沿著家族之間的情感羈絆，道出角色間說不出口的無奈；每一本作品寫的都是你、我身邊，在這座島嶼的故事。桃園市立圖書館亦將本次《永樂女伶夢》付梓並典藏，讓文化積澱予以傳承、共享。

文學獎本著鼓勵大家投身文學創作的理念而設立，每年也都有許多新銳作家，透過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所提供的平臺，將自己的作品展現在世人的眼前。我們衷心盼望以此方式，延續大河長流的精神。文學與文字內涵的人文精神，是無可取代的普世價值，透過鍾肇政文學獎的推展，將宏遠流傳。

桃園市立圖書館館長 姚敦明

目次



002	市長序	書寫文化，城市典藏	鄭文燦
004	局長序	以文學留住時光	莊秀美
006	館長序	島嶼敘事	姚敦明
010	評審評語	評《永樂女伶夢》	李瑞騰
011	評審評語	評《永樂女伶夢》	周芬伶
012	評審評語	戲夢擬真	蔡素芬
014	得獎感言	致謝	顏埴至
016	得獎作品	永樂女伶夢	顏埴至
234	記 錄	長篇小說決審會議	
242	附 錄	2021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永樂女伶夢



顏埴至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畢業，現讀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

曾獲第四十屆政治大學道南文學獎短篇小說組三獎。

在桃園景福宮附近土生土長、喜好探訪老城區建築、古蹟，活用研究臺灣史的精神，進行小說創作。透過角色愛恨悲喜，試圖還原當時族群與場域的連結、一窺歷史集體記憶所繫之處。

【評審評語】

評《永樂女伶夢》

李瑞騰

2021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組有七篇進入決賽，主辦單位請三位決賽委員各勾選三篇，三人都選的有一篇，即最後得獎的《永樂女伶夢》，其他六篇都各有一票，委員各有堅持，始終無法有交集，充分說明委員忠於自己文學信念，慎重其事的評審態度。

《永樂女伶夢》之所以脫穎而出，當然是深具題材優勢：臺灣日治時期，一位從桃園來到臺北艋舺的茶商發願組外江女子京戲班，一位從桃園被賣到艋舺煙館而進入戲班的臺灣女孩，永樂社女班的興衰史就此展開，其所繫連的社會脈絡，以及內部複雜的重層糾葛，成了小說的主要內容，重現以桃園和艋舺為核心的舊社會和民間劇藝的發展困境。

全篇分楔子和本文42章，前後五十年，首尾相呼應，小說故事依歷史時間開展，有大時代中小人物在艱困環境奮鬥的人生況味，主要人物個性鮮明，周遭人物亦安排妥貼，很有畫面，作者顯然作了許多考掘，包括戲班的內部，可考慮改編成影劇作品。

【評審評語】

評《永樂女伶夢》

周芬伶

描寫民初永樂座京劇女伶的一生，重點以史與傳的方式書寫，歷史脈絡清晰，京劇行當與唱功的磨練，描寫頗為到位，人物、對話亦鮮活，最可貴的是能捕捉一個時代的特殊氣息，展現生活面貌，雖較少重大事件與戲劇衝突，如編史般偏向生活化、平淡化的文筆，讀來頗有韻味。與類似題材著如《行過洛津》、《男姐》偏重愛慾描寫不同，對臺灣養女習俗與結拜金蘭的姊妹情誼刻畫頗深，戲子間的姊妹情誼，在情慾流動上更隱微，它是弱勢同情弱勢，或是強勢結盟強勢，相互幫襯，傳達炎涼世態中的人情味，給作品添增一些溫暖，這在《海上花列傳》中表達類似現代化，沖淡情慾，著重信義，讓作品有些新意，可惜因偏向一人傳記，過於集中化，前半較細密，後半稍嫌省略。作者具有寫長篇的才華，也作了小說家該有的功課，年紀尚輕，能有此功力，令人驚艷，後勢可期，值得鼓勵。

【評審評語】

戲夢擬真

蔡素芬

做為描寫臺灣第一個女子京戲班的小說，除了顧慮到史實外，在真人真事的脈絡下加以摹情擬狀，並保有小說虛構本質，《永樂女伶夢》可說是據實外，發揮了豐富的想像能力。

從日據時期的養女文化寫起，還原當時藝旦的養成多以養女為主，養母為求回本與增值，買女養藝。這一班京戲班即由皆為養女的女童組成，各自擁有泉州語、潮州語、閩南語，卻在嚴荷的唱腔和身段訓練下，苦學京語唱詞。小說的企圖正是為永樂社京戲班留下文字紀錄，鞭辟情感流轉。

在京戲班組成，以及幾次更迭組織，及至沒落的過程，也就是日治初期到戰後京戲在臺灣的發展情況，文末大有一時繁華落盡，舞臺空留的唏噓感。取而代之的歌仔戲正在興起中，一個戲臺落下，另一個戲臺正在上場，時代更迭之感亦流串於小說中。

文中女伶多人，作者盡力描繪各人命運，相逢於戲班，相散於戲棚，演出時的相扶持或相爭鬥皆為人性之必然，而同為貧苦相聚，也有一份俠義相憐，可說戲臺上演盡滄桑，戲臺下亦是人生滄桑。

小說既要兼顧真實人物與事跡，又要描寫京戲技藝的專業性，並回歸對人情世故的體驗，給予人物生動的性格與情感形象，誠為不易。《永樂女伶夢》盡力的使這一切都鮮活起來。

【得獎感言】

致謝

顏堉至

京劇、歌仔戲等傳統戲曲，對於1994年出生的我來說，是陌生且艱澀難懂；畢竟時下臺灣年輕人的庶民娛樂，是到KTV高聲歡唱、紓解生活壓力。但如果辛苦唱曲，只為能吃到一碗白米飯，那又是如何的困境呢？因此為了滿足想像，我嘗試從文獻資料中爬梳剔抉。

本文以養女、反串老生和查某戲，加上白蛇傳的跨性別隱喻，鋪陳描繪出日治大正時期、臺灣內臺戲榮景和永樂社女班興衰的傳奇故事。

以真人真事創作小說，我在架構故事線、賦予角色樣貌的同時，取捨兩難；明知道史實中女伶們結局皆是紅顏薄命、悲劇收場，我卻忍不住要刻意給個夢想，想讓她們有所期待、挑戰現實的橫逆。

誠如電影霸王別姬經典臺詞：「要想人前顯貴，必得人後受罪。」、「人，得自個兒成全自個兒。」

女伶為實現夢想，必須有所付出；學戲艱辛、忍受嚴厲體罰，最終完美演出戲劇之美；永樂社女班童伶的成功，造成日後臺灣歌仔戲綁戲團仔的延續，「爸母無聲勢，送团去學戲。」傳統戲班俗諺，一語道破

童伶之起源與無奈。

這是一個時代的生活縮影。如今看來荒謬、不公平的養女和童伶現象，但在遙遠年代，卻是當時社會習以為常、謀生存的歷史記憶，鏤刻在臺灣戲劇史一頁。

我個人對於本篇小說的夢想，是希望能將之小說影視化，讓文中人物鮮活起來，尤其是在艋舺學戲的橋段。要讓講福建話和廣東話、互不相識的女童伶學北京話，從冷漠嫌忌、最後發展成相知相惜的姊妹情，那該是多麼令人感動呀！

然而可能更多的是「前臺不言更，後臺不言夢」，上述純粹只是我的臆想。

最後在史料的部分感謝博學多聞的徐亞湘先生，感謝他對臺灣戲劇史的報章整理和田野調查，將日治時期來臺演出之中國戲班詳列探析，其著作對《永樂女伶夢》的創作，提供有跡可循的考據脈絡。



永樂女伶夢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像得那麼好，

但也不會像你想像得那麼糟。

我覺得人的脆弱和堅強，都超乎自己的想像。

有時，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話就淚流滿面；

有時，也發現自己咬著牙走了很長的路。

——莫泊桑•《羊脂球》——

本文以臺灣本土戲劇史上第一個女子京戲班、桃園永樂社女班之真實人物和事件為脈絡演繹而成；謹以此文，向每一位曾經站在戲臺上表演，勤奮精進、突破創新，為臺灣戲劇付出生命熱忱的女性來致敬。

楔子

夕陽西下，倦鳥歸巢；落日餘暉染紅了桃園街東門溪，暮色漸濃。

對岸小檜庄阡陌縱橫、水田廣佈，微風輕拂青秧，看似一片祥和。

然而在如畫的農家樂背後，時代動亂的陰霾，卻已悄悄無聲降臨。

大東亞戰爭日趨白熱化，波及臺灣島北部。新竹州桃園郡的政經中心——桃園街，在昨天遭受到米國軍機空襲；桃園驛旁的肥料配合所倉庫被炸毀、不幸引發火災。

空氣中的餘燼燒焦味仍未消散，讓桃園街的居民餘悸猶存。

由地方青壯組織的防衛團，按照日常演練分派任務；擔任防空監視哨員的林文成，獨坐東門溪溪畔草地上，翻閱隨身當用日記。

即使在嚴峻的戰時體制下，他仍然堅持每日寫日記的習慣，趕在燈火管制之前、忙裡偷閒，記錄下今天的所見所聞。

「昭和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水曜日。晴。昨日米國軍機空襲桃園街，於中南街沿路掃射。桃園大廟口戲臺屋頂破損。今日支援桃園郡警防團，拆除戲臺。黃銅屋頂，依官廳頒布之金屬類回收令，獻納」

手中的鉛筆僅剩短短一截，讓他無法接續寫完「獻納帝國軍需」。

他的目光視線停留在「獻納」二字、注視良久，心中感慨萬端……。

圓頂六角戲臺，矗立在桃園大廟口、歷經二十載，上演過無數忠孝節義、悲歡離合，早已成為在地人的生活記憶之一。如今戲臺無端遭受戰火破壞，日本官廳以危險建物為由、順勢拆除；戲臺傾倒的瞬間，讓

圍觀見證的父老鄉親惋惜不捨。

想當年，景福宮大廟新建，桃園街商紳集資、在大廟口興建圓頂六角戲臺；眾人敲鑼打鼓、歡慶喜悅，絲竹管弦、感心動耳！

但如今，為戲臺遮風擋雨的黃銅屋頂，將被兵工廠拆卸分解，化做奪人性命的子彈彈殼；戲臺樑柱物盡其用、用來搭建防空壕的木架。

世事變幻，風雲突變。浮生如寄，讓林文成心有戚戚焉。

大廟口戲臺拆除之後的空地，將成為桃園街皇民奉公、青年徵兵送行的集合處；已收到入伍紅單的他，屆時也將披掛「八紘一字」的彩帶、加入皇軍光榮出陣的行列，把生命奉獻給大日本帝國。

幾名扛著鋤頭、做完勞動的學生路過，恭敬地向林文成脫帽行禮。

林文成報之以勉勵微笑、卻感覺受之有愧。身為公學校音樂教師的他，今日參與拆除戲臺，不禁慚愧和遺憾！

大廟口戲臺對於林文成而言，有其特別意義。熱愛鑽研臺灣戲曲的他，經常在上課時向學生分享心得；其中又以正音京戲，讓他津津樂道！

「三十年前、在咱桃園街的大廟口，誕生了臺灣本土第一個唱京戲的女班！那就是由桃園人林登波率領的永樂社女班……。」

與在地耆老閒聊，林文成得知當年人稱「查某戲」的永樂社女班，活躍在大正時期臺灣菊壇；其中某位女伶的藝名，九齡雪，勾起他童年回憶。

女伶容貌蛾眉螭首、似曾相識，讓他在意和牽掛！他想詢問親人，無奈父母早逝，唯一的兄長在二十五年前因病亡故；和他相依為命的大

嫂是啞巴、無法告訴他答案，但是大嫂神色倉皇、似乎另有隱情。

如今他即將奉召入伍，大廟口戲臺女伶的謎團，只能埋藏在心底。

從東門溪彼端傳來歌聲，隱約可辨，是京戲《四郎探母》唱段：

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

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

林文成閉目聆聽，遙想昔日大廟口戲臺風光榮景，讓他心馳神往。

高亢響亮的女聲隨風飄揚，伴隨溪水潺潺迴盪、久久不散。

第一章

明治四十三年、西曆1910年九月二十八日。臺北縣臺北廳艋舺區。

夏末秋初，夜幕漸垂；悶熱和潮濕，瀰漫在櫛比鱗次的狹長街屋。

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乞丐，蜷縮在陰暗街角；他熟練地活用烏黑的手指，將破碗內殘羹扒入口中，伸長乾癟舌頭、將碗舔個底朝天。

街角的另一端，艋舺市街褪去白天繁華，迎來紙醉金迷的幻夢夜景；酒樓娼館、遊廓花街，讓尋芳客慕名而來、流連忘返！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儘管歷史變遷、時代更迭，貧富懸殊就

如同明與暗，永遠共存於同一空間，毫無違和感。

艋舺新店頭街六十番戶的平樂遊旗亭，貴客雲集，座無虛席！

佳餚珍饈擺滿桌，藝旦輕撫琵琶唱曲，聲如鶯囀；士紳商賈在酒席間杯觥交錯、恣意享樂。平樂遊主人楊印堂面帶笑容、逐桌寒暄；原是曲師出身的他，亦以教曲嚴格出名，力求藝旦色藝完美。

就在此時，從雅間突然傳來「噼哩啪啦」杯碗擲地聲！

楊印堂眉頭一皺。為了阻止賓客酒醉鬧事，他連忙上前一探究竟。只見雅間內五、六個茶商，正圍著一名中年男子爭吵。

面色微醺、略帶醉意的茶商，對那名中年男子高聲責問：

「登波兄！我好意給你來敬酒，你為何舉杯不飲？」

旁人附和：「對呀！八寶菜、燒雞丸、炒魚片和五柳居魚；這些美味料理，攏是登波兄當初相輸時、所允諾的條件。今仔日你既然賭輸，依約在這平樂遊招待咱眾人，你就要心服口服來相陪！為何魂不守舍？咱給你敬酒也毋回應，真正敗興！莫怪咱會摔碗來抗議！」

被質問的中年男子，年約三十、身材微胖，留著短鬚鬚，看似個性溫和；他面有愧色，見眾怒難犯、連忙拱手道歉：

「真正失禮，攏怪我無細膩、才會來怠慢！我林登波願賭服輸，只是這賭輸的真正緣故，至今抑是令我百思不解、想攏無……頭拄仔才會英雄煞來懣神！登波先自罰三杯，懇求大家來原諒……。」

此人名叫林登波，是來自臺北縣桃園廳南崁區的茶販；與他同桌飲酒的人，則是與他交好、有生意往來的臺北三市街茶棧商人。

「懣神？我看你猶原分袂清楚，上海天仙班老生露蘭春，到底是



男？還是女？擺講這露蘭春是查某囡仔，你偏偏講伊是正港查甫仔、佢咱來相輸。你快曉分辨男女，應該掛目鏡看人才對！哈哈……。」

楊印堂聽出端倪，與近日抵臺巡演外江戲的上海天仙班有關。

今年年初，大稻埕新建開幕的淡水戲館，重金禮聘支那戲班駐場公演，吸引臺灣士紳趨之若鶩，讓購票看戲漸成娛興，自此蔚成風氣！

此次上海天仙班，以童女反串男角為票房賣點，格外引人注目。

雖然眾人起鬨來嘲笑林登波，但是他不以為意、委婉來解釋：

「我連續三天、專工前往淡水戲館、買頭等席的座位去看露蘭春搬戲呀！頭一天，我看暗暝的夜戲《文昭關》，露蘭春扮演伍子胥，我看伊捻鬚自若，擺無半分女子扭捏之姿；第二天、我看下晡的日戲《翠屏山》，露蘭春扮演殺嫂的石秀，伊舞刀翻撲、虎虎生風；那英氣凜然之姿，博得滿堂喝采！第三天，我看三時的日戲《李陵碑》，這露蘭春又扮成含恨撞碑的名將楊繼業，那唱腔悲壯、予人感覺心酸稀微……。」

「正因為是親眼所見，我才敢拍胸脯、賭露蘭春是查甫仔才對！」

林登波全盤托出，解釋他為何有自信、認定露蘭春實為男子，且願意以平樂遊筵席為賭注！這話引得眾人交頭接耳，討論起露蘭春的演技。

楊印堂得知始末，權當公道伯，出面來為這段風雅趣聞做個公斷。

「我認為露蘭春雖然是女子，但是伊在戲棚頂搬戲來演查甫人，若是伊扮得成功、講伊是查甫人，這位人客的解釋也算合情合理！」

楊印堂充當和事佬，繼續說道：「露蘭春，小小年紀以坤生出道、雌雄莫辨，當真是髦兒戲不可多得之人才！各位佳賓毋通因此產生誤會

和紛爭。今晚這桌筵席，就由我平樂遊旗亭免費奉送，稍等閣有水果來招待，也算是為這段梨園佳話來錦上添花！請在座諸位繼續歡喜暢飲……。」

平樂遊主人出面打圓場，雅間眾人見好就收，不再為難林登波。

惟獨楊印堂所言「雌雄莫辨」，讓林登波感覺趣味，便熱情地邀他對飲，恭敬來請教何謂坤生一詞。林登波直率坦蕩的言行，博得楊印堂好感，加上兩人年齡相近，讓他娓娓道出髦兒戲的始末：

「自大清朝以來，認為女子拋頭露面來扮戲是卸世卸眾，所以朝廷明令禁止查某人扮戲；直到同治初年，上海租界有個李毛兒，招攬散赤人的八、九歲查某囡仔組織戲班、教恁在戲棚頂扮戲來收錢！從此世人便將這清一色女子演員演出的外江戲，取名毛兒戲、髦兒戲。」

楊印堂以手指為筆、沾酒為墨，在桌上寫了一個端正的「髦」字。

「這個髦字用北京話來講，就是形容未經人事的查某囡仔！目前在上海、天津尚時行的節目，就是茶園聘用髦兒戲班、在劇場演出京戲；由於戲中男角由女子來扮演，才会有坤生一詞！乾為男、坤為女，有女扮男的坤生，也有男扮女的乾旦，這就是上海外江戲的特色呀！」

聽完楊印堂講解之後，林登波卻是不語，他在心中暗自盤算……。

「自古以來，娼館、酒館和戲館，就是讓有錢人甘願開錢的所在；我與其靠買賣茶葉、賺取微薄利潤，倒不如來組女子戲班、巡迴演出，賺那日領的便利錢才對！」

林登波的腦海，萌生出新奇又大膽的想法。

「我決定了！我要來組外江戲班、屬於阮臺灣人的髦兒戲戲班！」

林登波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卻讓楊印堂驚訝、認為他酒醉胡言。

「講起組戲班這代誌，無親像桌頂拈柑遐爾簡單！外江京戲又被稱為正音戲，汝甘知影是何緣故？我看你知橫毋知直、知頭毋知尾，你聽我苦勸來放棄，千萬毋通烏白想……。」楊印堂擔心他孟浪輕率、委婉來勸阻。

聽聞林登波想要自組戲班，眾友人皆訝異他為何突發奇想、偏要去攪和那戲班頭路？大家開始你一句、我一句來勸他放棄才好。

「登波兄，你睏罔罔、毋通眠夢！戲班這碗飯歹捧，我勸你卡早死心。」「莫非你是予露蘭春迷迷去、才妄想要組女子戲班？」

正當眾人七嘴八舌之際，卻見林登波對眾人拱手作揖，朗聲說道：

「感謝諸位好友的關心。我原本是桃園的生理人，多年以來販售茶葉，有緣份臺北三市街的諸位來往、結交成為好友，真多謝！」

林登波話鋒一轉、語氣堅定地繼續說下去：

「大家攏知影！現此時日本官廳允准開放支那外江戲戲班、來咱臺灣巡演；去年才開張的大稻埕淡水戲館，每場售票演出攏是客滿！所以我林登波相信，做戲班這途，絕對有贏面！所以我份各位來宣布，從明仔日開始，我將歸心來研究外江戲；在五年以內，我一定會組織起咱通臺灣、頭一個髦兒戲班！五年後的今天，請諸位閣再來平樂遊旗亭相聚、同齊檢驗，看我林登波甘是一個講話算話的人！」

林登波話剛說完，便斟酒入杯、仰頭一飲而盡，豪爽地摔杯起誓！

同桌友人瞠目結舌。林登波看重信用、一句話三斤六重，眾人見他心意已決、便不再多言勸阻，這場酒宴便在尷尬氣氛下草草結束。

夜深人靜之時，楊印堂回憶起過往，感嘆不已！

女子戲班唱戲，早有先例。十二年前有一曲師林某，邀集多名艸艸的藝姐，在竹篙厝黃宅教戲排練，並於艸艸龍山寺前演出南管戲，當時人稱「怡紅園女優」、「大女班」，頗受好評且轟動一時！就連楊印堂本人也曾一時技癢、在三年前為一女戲班教戲；精明如他，又怎會不知道女戲班有利可圖？只是維持女戲班之箇中辛酸、不足為外人道！如果林登波真想自組女戲班，必須克服重重困難……。

春去秋來，時間來到明治四十五年。

這一年，臺灣對岸的大清皇朝因勢傾倒、改朝換代為中華民國。

同年春節，《臺南新報》記者陳渭川募資成立合昌公司，招收八歲的男童組織戲班「小羅天」；禮聘福州徽班名角華嫩妹、陳淡淡教戲，在臺南關帝廟公演，成為臺灣戲劇史第一個本土京劇戲班！

同年七月，日本天皇病逝；年號從明治改為大正，新時代來臨。

林登波從當眾立誓之後便消失無蹤、不曾出現在臺北三市街。

聽聞有人在中國上海廣西路口的群仙茶園，看見林登波坐在包廂看戲；又有謠傳說他在上海南市新舞臺、鑽研新式劇場建築的奧妙。

傳聞半真半假，時日一久，就被忙碌度日的人們來淡忘。

往後每年的九月二十八日這天，楊印堂總會親自將平樂遊雅間打掃乾淨，卻又不對外開放，似乎在期待林登波成功歸來履約。

「啲，台，倉，倉倉；倉倉，倉才，倉才，倉才，才，倉」

鑼鼓聲催促、好戲登場！平樂遊的五年之約，逐漸進入倒數……。

第二章

大正三年、西曆1914年七月十一日，桃園五塊厝庄大埔村。

「淅瀝淅瀝……淅瀝淅瀝……」「轟隆！轟隆！」

正午時分，天空被綿密濃厚的烏雲籠罩，連日未曾停歇的大雨，伴隨著震耳欲聾的巨響雷聲、傾瀉而下。粗大的雨絲密集交織墜下，形成一片乳白色水霧，讓大埔村霎時朦朧，虛幻莫辨。

八歲的小女孩阿雪，無精打采地蹲在家門前的草簷下，望著屋外迷濛、沉默無語。她手裡捧著一碗剛煮熟、卻發芽的蕃薯根，正用筷子翻弄這家中僅存的糧食、尋思該如何啃食。

「呱……呱……呱……」屋內傳來一陣嬰兒哭啼聲，聲嘶力竭，用人類最原始的語言「哭聲」，來表達他長期處於飢餓狀態的不滿！

「唉！厝內米甕空空、無剩半粒米，又能拿啥物件來飼你呢？」

現實的殘酷，讓阿雪心灰意冷、意志消沉。

不是她心狠，不願意照顧才剛滿月的親弟弟文成；只因家中貧困、無錢買米，全家人一連三天都只靠吃發芽的蕃薯根來果腹！爹娘攏是消瘦無肉、無暇自顧，她又怎能有餘力，來餵飽嗷嗷待哺的弟弟呢？

連日大雨，阿爹水旺擔心農作物浸水，透早去巡田；阿娘阿蘭因為弟弟文成哭鬧，她不得已穿上蓑衣，冒雨外出向鄰居借米，留下阿雪看顧弟弟。阿雪擔心爹娘安危，卻又因為無法安撫弟弟而發愁。

「文成還只是個紅囡仔，妳做阿姐，要好好來看顧伊！」

阿娘臨走之前的叮嚀，言猶在耳。



最終阿雪放下手中碗筷，走近屋內竹床，憐惜地俯視弟弟文成。

嬰孩躺在竹床上蠕動身軀，他小臉的五官擠皺，表情佈滿痛苦；還未長牙的小嘴張合，兩腳亂踢、雙手抓扒，索討能滋潤生命的乳汁。

阿雪無計可施，只好揹起弟弟，在屋內來回踱步。她環顧屋內，用乾牛屎、黃土和稻草混合糊成的屋壁腐朽斑剝，壁角的土角灶焦黑污穢、粗碗雜亂擺放。她頭頂上傾斜的茅草屋頂漏著雨，「滴答、滴答」，雨點掉落在地、匯流成小水窪……。

眼前這一切，是阿雪自出生以後、早已看慣且熟悉的貧困破敗。

「搖搖喔，惜惜喔……阿成乖乖喔！等咱阿娘倒返來，攞拿好吃的物仔乎汝吃！」

阿雪，現在能做好的事，就是安撫弟弟阿成。

「阿雪！阿雪！」屋外隱約傳來急迫的呼喚聲！

阿雪認出這聲音是村裡的長輩阿全叔。她心想阿全叔冒雨來訪、必有急事發生，不祥預感湧上心頭！她揹著弟弟跑到門口。

滂沱大雨中，出現了五、六名戴斗笠、穿蓑衣的人影。阿雪細看才知道，是阿全叔、鄰居老鼠孀以及村裡的少年仔等六人。其中兩人抬著一塊門板、躺著一個人，臉被姑婆芋葉子蓋住遮雨，不知是何人。

一行人進入阿雪家中，阿全叔指示少年仔將門板抬進屋內、放在未被雨淋的乾燥處；接著他轉頭對阿雪說明來意：

「阿雪！妳聽我講。妳阿娘欲借米，料想快到！伊落雨天行路、無細膩去踏到路糊糜，煞來跌落去水坑！幸得我及時發現……。」

原來那躺在門板上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娘親！阿雪瞬時掩面嚎啕

悲泣，趴在她背上的弟弟阿成，也被嚇得哇哇大哭。這讓阿全叔一時不知該如何安撫；老鼠嬸才剛踏進屋，見狀連忙拉起阿雪，將她帶到門板邊。

老鼠嬸掀開遮雨用的姑婆芋葉子，溫柔地對阿雪說：

「阿雪！妳先看乎詳細，妳娘親還未歸天，猶原存一口氣！」

阿雪雙眼噙著淚水問道：「老鼠嬸！妳所講甘是真的？」

老鼠嬸牽起阿雪的手、放在伊娘親阿蘭的胸坎；阿雪感覺到伊阿娘的胸坎，因為呼吸而微微起伏、證明她是存活於世！娘親阿蘭雙眼緊閉、臉色蒼白，看似受到驚嚇而昏迷，阿雪憂喜參半、擔心不已。

阿全叔拿出他攜帶的布袋交給阿雪，親切地對她說：

「阿雪，這袋仔內底有淡薄仔菜脯干，攞加上妳娘親恰老鼠嬸借的兩斗白米，妳先拿去起火煮清粿，予妳娘親喝一口卡燒暖！」

「感謝阿全叔！」阿雪雖然破涕為笑，但她依舊不安。「我阿爹透早就趕去溪邊的沙地割蕃薯、已經規半晡，到現此時攞猶未轉來……。」

阿雪心有餘悸，擔心阿爹安危。阿全叔看了一眼她碗中發芽的蕃薯根、長嘆了一口氣，接著好言安撫她：

「阿雪，妳真乖！妳娘親淋雨、歸身軀澹糊糊，老鼠嬸會幫伊換衫；另外，我會帶人去找妳阿爹倒轉來，妳會當安心去煮糜！」

阿雪點頭答允。阿全叔摸摸她的頭表示讚許，他交代老鼠嬸幫忙、隨後又帶領少年仔離開阿雪家、向那風雨飄搖處去尋人。

老鼠嬸熱心幫忙，讓阿雪頓時有了元氣！她勤快地用柴枝點燃生

火、煽風；鍋中加熱的清粿開始沸騰、冒出白色泡沫。

阿雪餵娘親喝了幾口清粿，讓她恢復平順來熟睡；接著她又將煮得軟爛的清粿吹涼，餵給弟弟阿成喝，她自己也喝一碗熱呼呼的清粿來果腹。這一番折騰下來，母子三人勉強獲得短暫的喘息和安寧。

大雨持續下個不停，就像是要將整年份的雨水量，做一次來下完。

在感謝老鼠嬸幫忙，目送她返家之後，阿雪又獨自一人蹲在屋門的草簷下、望著遠方，盼望阿爹能無事歸來……。

＊

「無知影在大園庄的阿兄，伊最近的日子過了甘好？」

孤獨和徬徨湧上心頭，讓阿雪思念對她疼愛有加的阿兄，林文財。

十五歲的阿兄為著日子卡好過，孤身一人出外到大園庄去打拚，一去半年未曾返家！阿雪一想到阿兄，在陌生環境忍受艱苦拖磨，讓她眼眶泛紅，豆大的眼淚撲簌簌地流滿面！她祈求佛祖來保佑。

「保庇家己所愛的親人，攞會使平安無代誌。」

阿雪望眼欲穿。傍晚時分，她終於盼到伊阿爹水旺安然返家。

水旺表情陰鬱，他頭戴的斗笠歪斜，身上的棕蓑濺佈泥漿；模樣狼狽、拖著疲憊身軀和沉重步伐踏進家門。阿雪隨即端上一碗清粿給阿爹喝，並且告訴他關於阿娘發生的意外事故。

「人無事就好……妳甘有食？」水旺有氣無力、抬了抬手中的空碗。

「有啦！我和阿娘、小弟文成攞有吃飽。」手腳勤快的阿雪，又幫伊阿爹舀了第二碗米湯，將鍋內剩餘的零星米粒，也刮搜得一乾二淨。

「乖！阿爹今仔日有夠忝、真愛暎！若無代誌，妳卡早休暎。」

水旺吃飽、便自顧自地倒頭就睡。阿雪心想阿爹今天真操勞，不敢詢問收成是否安好；她爬上竹床，覓得舒適角落和衣而眠。

屋外的雨勢逐漸變小。在一片漆黑之中，水旺雖然闔眼、卻無法安心入睡，他想著即將到來的明天，害怕惡夢成真、徹夜輾轉難眠……。

第三章

一連下了四天的雷雨，終於停了。

雨後天晴，晴朗的彼端，浮現一道七彩繽紛的彩虹。大埔村裡唯一的石子路，被雨水沖刷出坑洞和水窪；水面映照出藍天白雲倒影，反射陽光而閃閃發亮，像是一顆顆精心鑲嵌的寶石！

大埔村的村民們，此刻卻無心情欣賞這上天恩賜的美景。

位於大園五塊厝庄的大埔村，由於鄰近蜿蜒曲折的石頭溪，水源充沛，因此村民從清朝嘉慶年間就引水灌溉，世代以務農為業。但是近年天災頻傳，每逢夏末秋初的風颱天，石頭溪的溪水暴漲且沖破河堤，將大埔村淹成水鄉澤國，農作物盡毀！收穫全無的村民們，只好靠借貸過日、將祖傳良田變賣還債；村民變成佃農，被一紙契約束縛，成為無法度翻身的散赤人，被碾壓在泥沼底層，永世不得翻身！

村人四處檢視暴雨過後的災況。村口刺竹屏障傾倒，土石流沖進村

中、夾雜著被水溺斃的雞鴨屍骸，曝曬後散發出難聞的腐臭味！豐茂農田無跡可尋，金黃色的稻穗，散落在夾雜野草的黃土堆之中。

「天公伯呀！祢按怎欺負我歹命人呀？攏無留希望給我呀！」

水旺將斗笠摘下，露出一張滿腹委曲、卻無處可訴的憔悴表情，他跪倒在地，用顫抖雙手撈起泥濘中污損的稻穗，朝天呼喊！

「你喊得攔卡大聲也無效！代誌發生，卡緊想要按怎補救。」

阿全從泥地撿回畚箕和破編籃、拍了拍黏附在上的泥塊，鼓勵水旺：

「一枝草、一點露！人生，猶原有一條活路通乎行！」

「本底想等粟仔收成、就要糶米來繳租，如今攏乎大水沖去、變成烏有去！這叫我欲如何來對業主講起？」

水旺情緒激動、繼續來訴苦：「去年苦旱歉收，我無奈將厝內僅存一隻牛牽去抵債；現此時我兩手空空、無物件來納租，叫我如何是好？」

他想起去年牽著牛、到業主家跪地求饒，希望能通融續租；沒想到業主邱阿舍非但沒同情他、還將今年田租調高一倍！

「哼！你麥攔假鬼假怪、裝可憐！你心甘情願畫押的契約，毋通講我軟土深掘！你若有閒佇遐哭爸哭母，還不如卡緊認命去作穡！」

邱阿舍揮舞著契約、趾高氣昂的模樣，讓水旺心生畏懼……。

如今他回想起來，都還會嚇得歸身軀皮皮挫、沁冷汗！

「真正是……『聞太師行到絕龍嶺，進無步、退無路』！」

禍不單行。水旺在石頭溪溪邊辛苦栽種的蕃薯，也隨水流走、變成

了溪底蝦兵蟹將的食糧，就連家人平日僅食一頓的存糧也沒了！

「年頭開春，武裝抗日的羅福星被判刑吊死，真僥倖！興許是伊冤魂不散，咱臺灣才會天災不斷、歹年冬！」「日本官廳的總督，上個月率兵討伐花蓮的太魯閣族，聽人講起蕃人死傷慘重、有夠淒慘！」「人無照天理，天無照甲子……。」

村民們七嘴八舌討論，今年接連發生兵禍，是大凶年徵兆！

正當村民們商量，要前往鄰近的下埔村、開漳聖王廟五福宮來參拜，祈求神明遶境、安定民心之時；卻見到大埔村的保正金火伯，匆忙從村口跑過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問在場眾人：

「呼！呼！水旺甘有在這？天大代誌來發生，要卡緊找到伊……。」

「保正伯，你稍歇喘一下、講乎詳細……。」

「快！水旺的大漢团文財車禍腳骨斷去。趕緊通知水旺！」只聽見「碰！」一聲，眾人紛紛轉頭查看。

原來是水旺突聞噩耗，一時受到刺激，情志不暢、胸悶氣滯！他突然直挺挺地往後倒下、暈倒在地。

「水旺佇遮雄雄昏昏去，緊來人鬥跤手，將伊扛去救治！」

阿全一聲令下，村內幾名少年仔將水旺抬起、扛到樹蔭下搨風；阿全將大姆指垂直往水旺的人中穴掐按下去！過了一會兒，見到水旺悠悠轉醒，眾人這才放心。水旺醒來之後，痛哭流涕、哽咽說道：

「嗚……文財！我的大漢团呀！你怎會遮歹運？」接連遭受災厄打擊的水旺，陷入冤苦愁緒、失神呆坐……。

「魚！有魚，緊來掠魚喔！」村人們突然發出喊聲、騷動起來！

原來是暴雨過後、多處積水的水坑，遺留不少擱淺的溪哥仔，讓人發現後雀躍不已！大家不分男女老少、紛紛拿起水瓢和簍籃來撈魚。

「就算粟仔攏予水沖無去，至少今晚會當呷魚、魚湯加減喝！」

「緊來鬥跤手！彼位閣有魴鰱……。」「我抓到一尾龜……哈！哈！」

阿全將兀自呆坐的水旺拉起：「水旺，免擱凍戇呀！你某阿蘭拄生子、猶咧做月內，走！咱來掠魚予阿蘭吃、補元氣！」

原本因為天災農損、陷入愁雲慘霧的大埔村村民，轉眼又慶幸有魚可吃、破涕為笑！苦中作樂，也許就是貧農的生存之道吧。

第四章

「阿爹、阿娘！阿全叔和老鼠嬭來了！」

阿雪朝屋內大喊，水旺和阿蘭連忙迎接來客。簡短寒暄之後，阿全問起水旺大兒子文財的後續狀況。

「水旺、阿蘭！恁大漢团文財的傷勢如何？伊是底兜位？」

「多謝恁來關心！文財在桃園街的病院住院，聽講伊是跤下腿骨頭斷去，打石膏來固定！伊的跤盤也損傷，毋知影伊甘會變成跛跤……。」

水旺想起大兒子文財，臉上蒙上一層揮之不去的陰霾。

「想當初，咱文財公學校畢業後、去大園庄應聘做推輕便車的車夫，歸工目屎配流汗、吞苦入腹內！誰知影文財今年犯煞，才來拄著輕便車翻車意外、右腳腳骨被沉重車板壓斷去……萬幸！伊沒傷到頭殼，輕便鐵道會社也幫忙出醫療費用，這才有讓阮做父母的卡安心……。」

水旺說完後便長吁短嘆，阿蘭更是悲從中來、掩面啜泣！

「恁兩人儉腸凹肚來飼子，歸村的人攏知影！如今拄著困難，阮厝邊頭尾嘛要來鬥相共！眾人湊了三圓、讓汝買營養品予文財補身體……。」

老鼠嬸邊說、邊把紅布包裹著的三塊錢交給阿蘭，並且叮嚀：「聽人講，病人喝牛乳較好！你就免計較，買來給文財喝吧！恁厝囝文成是幼嬰仔，喝牛乳嘛卡有營養。」

「阮翁仔某時常受恁贊助，真正感謝！我閣借米猶未還……。」

「阮攏是作田趁食的散赤人，有苦就鬥相挺。對啦！前兩日我對妳講的代誌，不知恁倆厝仔某考慮得啥款？」

老鼠嬸曾經提議林家紅嬰仔文成、過繼給別人當螟蛉子。

「阿蘭，恁厝囝文成面相好！真古錐、得人疼！所以呀……。」

老鼠嬸邊講邊將音量變小：「田心仔村那邊有人來問，恁甘有意願、將厝囝文成來出養？免講這後謝是肯定有，錢數還可以商量……如今繳納田租的期限，馬上就要到期！水旺、阿蘭，恁著要參詳看麥……。」

「老鼠嬸，關於這件代誌，我想……。」

阿蘭正待出聲、婉拒老鼠嬸的好意，卻看見水旺使眼色、要她噤聲！然後水旺向屋內喊：「阿雪！阿雪！你背著恁弟弟文成，同齊去村尾柑仔店賒一把麵線、兩粒雞蛋。行路要小心，聽到無？」

「好！我隨來去。」乖巧的阿雪聽從阿爹吩咐、揹起弟弟後便出門。看見女兒幼小身影逐漸遠去，水旺才正式回應老鼠嬸：

「老鼠嬸，真歹勢！阮還是想把文成留惦在身邊來看顧。文成伊阿兄文財發生意外、腳骨著傷；唉！文財若是跛跛、日後按怎討新婦仔？如今阮只有指望厝囝文成。」

水旺表情堅定，彷彿吃了秤砣、鐵了心，明確回絕老鼠嬸的提議；阿蘭感到欣慰，她眼眶濕潤、握緊伊厝婿水旺的手。

「水旺，我理解你的苦衷和為難！但是業主邱阿舍催收，恁要拿啥來納租？如今文財著傷住院、文成猶原要有人照顧，現此時正是要開錢的時陣！你若是攏無作為，我阿全無法度目睷金金、看你行到絕路！」

阿全好意相勸，五十多歲、滿頭灰髮的他，已經看過太多佃農淒涼慘況！大埔村歷經荒旱和澇災，佃農為了賠租、以債養債，輪番上演賣妻賣子的悲劇……。

水旺低頭不語、阿蘭緊搓乾癟雙手，夫妻倆為著即將到來的難關，六神無主！性急的老鼠嬸則是看不下去，直接問阿全叔：

「阿全兄！你是村內的頭人，卡緊想辦法幫水旺湊錢才是！」

阿全拿起竹煙桿、點燃煙絲，抽上一口煙，斬釘截鐵地說：

「水旺，你著要看破，卡緊來賣厝！」

「嗚……我的文成……伊還只是個紅嬰仔呀！」

阿蘭聽了阿全建議、全身顫抖來哀求！無能為力的水旺攙扶著阿蘭，卻是無法從口中擠出一句安慰話語。

「恁攏誤會我的意思了呀……。」阿全低頭吸一口煙。當他再抬起頭時，眼眸中閃現出一抹淡淡的哀戚。

「我所講的賣团，是賣掉恁查某团，阿雪。」

＊

傍晚時分，阿雪揹起弟弟阿成、來到家旁的池塘邊散步。

涼風輕拂碧綠池水，水面上浮萍緩緩浮移；池畔狗尾草隨風搖曳、紫色的花蕊正自由地綻放！晚秋風光，讓阿雪觸景傷情。

狗尾草，讓她想起了去年的除夕夜圍爐……。

阿雪一家四口圍坐、喝著伊阿娘熬煮的一鍋狗尾草雞湯；在蠟燭微弱亮光下，浮著一層油的雞湯、漂浮著幾塊軟爛食料。

「勉強講是雞湯……事實上，食料只有幾塊碎糊糊的雞皮啦。」

當時阿娘臉上的靦腆笑容，顯現出農村婦女堅韌個性。

「阿雪，來！我腹肚還飽飽、吃不下，這塊給妳吃！」阿兄林文財豪邁地說道。他體貼地將自己碗內僅有一塊雞皮、挾給妹妹吃；阿爹水旺也分雞皮給女兒阿雪、笑咪咪地說：「相分食有俸，相搶食無份。」一家人相視而笑、其樂融融……。

阿雪回憶起當時，雖然家徒四壁，但是一家人相互守護、過得平安快樂！個性溫和寡言的阿爹，告訴她要學會勤儉吃苦；慈祥的阿娘常在路邊採集野桑葚、讓她解饞；在公學校讀冊的阿兄，空閒時會拿樹枝在沙地寫字、教阿雪認識簡單的漢字和日文。

如今，這溫馨的親情卻宛如夢境、逐漸模糊消散……。

就在昨夜，阿娘雙眼哭紅、語帶哽咽地告訴女兒阿雪；由於家中貧困，爹娘無錢繳租，迫不得已要將她賣給別人當養女。

「阿娘！我毋願去，我要永遠留惦在阿爹、阿娘的身軀邊！」

「阿雪，阿娘知影妳乖巧、有孝！無奈阮母女情份無緣久長。」

聽阿娘講起卡早阿雪出世時，伊面容是目眉彎彎、歸身軀白肉，若親像是仙女下凡！伊阿爹水旺看著歡喜，請算命仙來取名。

算命仙批完八字後吟詩：「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水旺聽得霧煞煞、只好從中揀一字來命名，這就是林雪名字的由來。

父親水旺木訥言拙、不善表達，但是他疼惜女兒、村人皆知。這幾天他卻刻意迴避，深怕林雪埋怨他狠心拋棄獨女！

阿蘭縱然心疼女兒、萬般不捨，無奈造化弄人、由不得她！

她將女兒緊緊抱在懷中。孝順的阿雪，不忍心看伊阿娘歸暝以淚洗面，她安慰娘親：「阿娘，麥攏哭！我心肝嘛真艱苦！」阿雪依偎在阿娘的溫暖懷抱、淚眼婆娑；沒有弟弟阿成哭鬧來分心，她一個人獨占娘親的時間，竟是如此地短暫……。

嬰兒哼哼唧唧的聲響，將女孩阿雪的思緒，重新拉回到現實。

「阿成，日後你若是艱苦、攏吃蕃薯簽，你著要忍耐，知影某？」

阿雪轉頭望向她背上的弟弟阿成、出聲提醒他；嬰兒靈活的大眼骨碌碌地轉動、似懂非懂，露出無牙的天真笑容！

阿雪心想，如果不是將她來賣掉、而是讓襁褓中的弟弟阿成來出養，這恐怕會讓阿娘更加悲痛！唉……不知道以後阿成長大成人，他是

否還會記得多年以前、曾經為家庭犧牲奉獻的姐姐呢？

「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南塘。南塘餚得過……。」

阿雪唱起伊阿娘教她的兒歌，將心中煩悶盡情宣洩！

小女孩童稚的吟唱聲清亮圓潤，乘風吹飄散去，越過小池塘、越飛越遠……。

只留下她對親人和故鄉的依戀不捨，留在原地打轉徘徊。

第五章

賣女契字，白紙黑字，放在大埔村保正金火伯家的方桌上。

保正金火伯老神在在、端坐在藤椅，林水旺、謝阿蘭夫妻和村民數人，圍著桌上的契字來細瞧，卻因目不識丁、只能乾瞪眼。

「因為恁尪仔某攏無識字，我就將這賣女契字文書來念予恁聽，為了以示公正，保正伯今仔日也在場來做見證！」

阿全將文書契字逐字朗聲念出來，然而契字內容遣詞講究文雅，讓林水旺夫妻如同鴨仔聽雷、霧煞煞！

「立賣女為養女斷根字人，臺北縣桃園廳大坵園區五塊厝大埔村林水旺，同髮妻謝阿蘭有親生女子一口，名喚林雪、年登八歲，今因家務窘迫、日食難度，夫妻相議、即願將此女出賣，外托媒引就，向與臺北縣臺北廳艋舺區直興街第三十番戶林氏鵠，出首承買為養女……。」

阿蘭呆立屋隅、低聲啜泣；水旺眼神渙散、望著阿全。

阿全暫且停頓、喝口水潤潤喉，這才繼續接著念下去：

「……其銀即日交收足訖。隨將此女同媒交付林鵠收為養女、苟若她日長大、若不合家教、或配或賣、聽林氏鵠自裁任從其便，從此一賣千休、割藤永斷、林水旺夫妻不敢阻擋異言滋事……。」

「一賣千休、割藤永斷……。」

阿蘭喃喃自語、覆誦這八個字，她累積已久的情緒瞬間崩潰，顧不得在場眾人，她突然迸出一聲哀嚎！

「我歹命的查某囡呀！阿雪，阿娘我對不起妳！」

阿蘭喊完便向屋外衝出，眾人連忙攔阻，唯恐她悲傷過度、想不開去跳河自盡！賣女公開儀式，就在相關見證人循例蓋下手印，確認財字兩清後結束。直到最後，無人能改變阿雪被賣的悲慘命運。

從賣女契字生效的那一天起，阿雪與她親生父母形同陌路、再無瓜葛，成了別人口中的養女「妹仔」。

八月初某天清晨，天光尚未醒明，晨霧籠罩大地，四周寂靜無聲；大埔村村民們還在酣睡、做著幻想業主能將賤田墾地金減免的美夢。

一大一小的兩人身影，出現在大埔村通往外地的石子路上。

阿全叔表情陰沉、不發一語來趕路。打赤腳的阿雪，懷裡抱著包袱、亦步亦趨跟在他的後面；今天，她即將離開家人和故鄉。

「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

阿娘曾對阿雪說，這句詩是在描述古人的離別和重聚；阿雪心想今仔日自己離鄉，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才能重回故里！

小女孩依依不捨、頻頻回頭，讓阿全叔回想起，自己女兒的模糊容顏。

多年以前，阿全叔潦倒失志、酗酒好賭，無力償還積欠的百圓賭債；他同樣也在某天清晨、親自將老婆和女兒賣到外地當奴婢……

因為自己無能，親手摧毀家庭、成了孤家寡人；時至今日，阿全叔後悔莫及！觸景傷情的他牽起阿雪的小手，語重心長地交代她：

「阿雪，妳千萬袂使將妳爹娘來放袂記！知影無？無論按怎艱苦，汝要吞忍、拚死嘛要活下去！活惦這世間，寄望佢爹娘閣再相逢……。」

阿全叔的叮嚀，觸及阿雪隱痛；她強忍住不哭、用力朝他點了點頭。

不久之後，大埔村的村民竊竊私語、聊起了幼女阿雪。

「聽講水旺ㄟ查某团，是以高價賣去艋舺！甘是將伊賣去婁間？」

「真好空！可惜阮厝查某人，見生攏生查甫团、沒查某团來賣……。」

「嘖！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顧好家已腹肚卡重要。」

偏鄉窮戶重男輕女、行之有年的賣女交易，總是被村落耆老以「落塗時，八字命。」「恨命莫怨天」等俗諺，輕描淡寫來解釋帶過。

令人遺憾的是，林雪自從她八歲那一年離家遠行，從此就不曾再回來過；和村子裡以前被賣的幼女一樣，她那清秀可愛的純真面容，也逐漸被大埔村的村民遺忘。

然而林雪曲折離奇、充滿驚奇的漫長人生路，現在才正要開始……。

第六章

大正三年、西曆1914年九月六日，臺北廳，艋舺區。

「阿雪！泡茶！」尖銳女聲響起、直竄入耳，仿佛是一道催命符！

「阿旺嫂，我隨來！」林雪正捲起袖子洗碗箸，聽見有人喚她、連忙起身。她右手提熱水壺、左手捧茶葉罐，離開灶腳來到前屋。

她腳上穿著尚未習慣的柴屐，喀啦聲響在偌大宅院內迴盪。

年紀五十出頭、身材臃腫的佣人總管阿旺嫂，杏眼圓睜、雙手叉腰。看見林雪來到跟前，阿旺嫂用力拽起她的左耳、將她甩落在地！

「慢牛厚屎尿！洗碗簡單代誌，妳欲摸偌久？妳這貧惰囡仔！」

面對阿旺嫂連珠炮似的責問，林雪低頭不敢吭聲。

和阿旺嫂相處三天，讓林雪明白，無論她的回答是啥，阿旺嫂最後還是會手拿藤條，狠狠地鞭打她、咒罵她！讓她牢記疼痛、明白誰是強者……就像是剛穿牛鼻環的牛犢，被主人恣意鞭打、學會順從。

「哼！柴頭尪仔，緊來伺候人客！稍等我閣找妳算帳！」

阿旺嫂掀開煙館的房門布簾、將林雪推進屋內。屋內光線昏暗、煙霧繚繞，只能靠煙燈的光源辨認方向。人客躺在羅漢床上手持煙吹，將煙吹頭對準煙燈加熱煙膏、煙吹尾塞入口中，鼓動面頰來抽吸；兩縷白煙從他鼻孔徐徐噴出，原本愛暍龜的臉、變成爽快有元氣！

人客抽完福煙後容易口渴，林雪隨即奉茶、遞上面巾。

＊

三天前，仲介人領著林雪從桃園北上，來到臺北艋舺老深春。

老深春，位於艋舺區直街仔，是一座「二進一過水」的長型街屋；面街前半部為店舖、後半部為樓閣磚仔厝，持有人為林雪的養母林鵠。

林鵠原為清末艋舺藝旦，以擅長演唱泉州南音而出名；在她三十五歲時便攢夠積蓄贖身、並透過人脈取得開設阿片煙膏吸食所的特許，在艋舺直街仔購置新厝、與人合股開設煙館，取名「老深春」。

除了提供商紳癮君子解癮的場所，林鵠還兼營媒介熟識的藝旦出局陪酒，成為牽線牟利的鴿母；由於她經常在外忙於應酬交陪，所以將家中管理僕佣的事務，都交給幹練的阿旺嫂處理，當然也包括她新買的養女、阿雪的起居照顧。

阿旺嫂假公濟私、先來個下馬威；她對阿雪頤指氣使，命令她兼顧屋內曬衣洗碗雜務、還要去煙館泡茶伺候客人！

雖然遭受阿旺嫂動輒打罵，讓林雪感到痛苦；但是她心性純真、受委屈也只能吞忍，因為尚未見到養母，讓她有所期待。

「唉……何時才能見到養母呢？不知養母為人如何？若是讓她知曉阿旺嫂的惡行惡狀，肯定能為我主持公道！」

林雪將希望寄託於憧憬和幻想，直到第七天的到來……。

第七天傍晚，阿旺嫂罕見地幫林雪換穿新的對襟衫、把她凌亂的頭髮梳成長條髮辮、將柴屐換穿成新布鞋。待林雪著裝完畢，阿旺嫂便急忙領著她、兩人來到老深春後院樓閣內宅。

踏上通往內宅二樓的樓梯，林雪的小心臟撲通、撲通跳的好快！

因為她即將見到花錢買下她、成為她養母的林鵠。

「囡仔人有耳無嘴！妳待會見到主母，閒話減講，知影某？若是妳

敢講白賊話，今晚妳就免肖想吃到白米飯！哼！」

阿旺嫂怕林雪向林鵠挾怨告狀、所以先厲聲警告她。

正當林雪的小腦袋瓜左思右想、該如何謹慎回話之時，一陣美妙樂音從二樓客廳傳來。阿旺嫂聽到後未敢再前行、示意林雪停下，兩人暫且靜候；原來是阿旺嫂猜想有貴客到訪，只怕貿然入內會驚擾主母，故而她和林雪在客廳門口垂首站定、聽候吩咐。

然而林雪被好奇心驅使，她忍不住抬起頭來、向客廳內偷瞧。

只見到客廳內有三人、兩坐一站。一名男曲師坐著、手持洞簫吹奏，另一名留著短鬚鬚、身材微胖的賓客端坐聆聽；站著的女人雙手各持紫檀拍板、或撩或撥，發出響聲！待洞簫前奏剛歇，那女人便開始搖起拍板唱曲，洞簫聲也應合著拍板指揮來響起。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女人氣運丹田、用本嗓唱念，她行腔流暢、吐字清晰，抑揚頓挫之間有洞簫旋律來潤飾，讓高亢嘹亮的女聲，展現出英氣豪邁！

林雪沉浸在樂音之中，忽然驚覺那女人的視線正看向自己、兩人目光交集！女人嘴角揚起得意淺笑，這讓阿雪驚覺偷看失禮、連忙羞怯地

低下頭。

「會須……一……飲……三……百……杯……。」

女人唱到高音處、用眼神示意曲師在這段結尾來停下。一曲唱罷、餘音繚繞，杯字仍在空氣中迴旋飄浮，令人回味！

「好！」留短鬚鬚的賓客聽得興起、忍不住來鼓掌叫好！

「由阿姐妳來演唱泉州南音，無論在吐字、牽韻、歸韻等都能靈活表現，營造出意境！將詩仙李白這首絕世好詩、《將進酒》之及時行樂，展現得淋漓盡致！阿姐，妳不愧是寶刀未老，讓小弟我佩服！」

這句內行的點評和稱讚，讓女人聽了眉開眼笑。阿旺嫂眼見是好時機，連忙趁空檔領著林雪跪拜請安，原來唱曲女人就是老鴿林鵠。

＊

林雪怯生生跪在地上、低頭不語。

這唐突舉動讓阿旺嫂無名火起，她偷偷使勁掐捏林雪的大腿，提醒她快對主母喊一聲「阿娘」！

林雪卻是咬牙忍耐、紋風不動地保持跪姿。過了一會兒，她才慢吞吞地擠出幾個字：「林雪在此……向阿姑請安！」

被林雪稱呼「阿姑」，讓與她同姓、身為養母的林鵠，頓時表情尷尬，不知該如何來回應她。阿旺嫂頓時青筋暴起、破口大罵！「妳這囡仔怎會如此不受教！要妳叫一聲阿娘，甘有這困難？妳甘是存心來作亂，害我來失面子……妳，真正可惡呀！」

沒想到這林雪竟敢假鬼假怪、讓她在主母面前威嚴盡失！阿旺嫂壓抑不住心中憤怒，顧不得主母林鵠還有賓客在場，她便自顧自地捲起袖

子、作勢欲打林雪：

「夭壽死囡仔！看我安怎樣來教訓妳……。」

「慢且動手！」正當阿旺嫂舉起手、要往阿雪臉上打去時，那名留著短鬚鬚的男子，卻來出聲勸阻！只見他撫鬚向阿旺嫂勸道：

「芥菜無擎毋成櫟，囡仔無教毋成人！囡仔若是蠻皮，阮做長輩就用心來勻仔教就好！還請妳看我面子，毋通用打罵來對待伊。」

既然是賓客的請求，阿旺嫂只好苦笑隱忍、不再發怒。

阿雪跪在地上，慶幸得到貴人相助、逃過一劫；但是養母卻任由她長跪、也不願意出聲讓她站起來。為了緩和這尷尬的氣氛，那名男子假裝輕咳、提醒林鵠應該來回應養女請安。

只見林鵠慢條斯理，優雅地用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兩顆檳榔、放入口中咀嚼來提神，然後用自嘲口吻來安慰阿旺嫂。

「煞煞去！如今伊只願意叫我阿姑，代表伊心內猶原思念伊親生阿娘，這也是人之常情！這嘴是生在伊身軀，伊若毋願叫我阿娘，阮硬逼也無法度；阮就免計較，等待日後伊若有想通、自然會心甘願意來叫我一聲阿娘！」

「主母所講有理。」阿旺嫂咬牙切齒的回應，她心中已有盤算、要用特別手段來整治林雪。林鵠對忠心的阿旺嫂眨了眨眼，轉頭望向林雪。

「妳的名字……叫做林雪？來！乎阿姑我來看乎詳細。」

跪在地上的林雪站起身、緩慢地將頭抬起。

＊



眼前的陌生女人，用金錢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並且用薄薄的一紙契約，和自己建立毫無血緣、但以母女相稱的親屬關係。林雪睜大雙眼、直視養母林鵠，想從她的身上找出一絲半縷、與娘親有關的連結。

坐在她面前的林鵠，身穿一襲湖水綠色緹花布大襟衫、搭配繡花長直裙，髮型梳成破髻梳樣式；她妝容艷麗、眼神尖銳，彷彿一眼便能看穿人心！多年的風塵打滾歷練，讓她舉手投足、嫵媚動人。

林鵠並沒有阿雪生母阿蘭的溫順外表和慈祥眼神，這諷刺的對比樣貌，讓阿雪對她的第一眼印象感到失望……。

林鵠也從太師椅上起身，緩緩走近小女孩、前後細看。

她身材妖嬈、玲瓏有緻，穿著繡有牡丹花的長筒弓鞋；纏足的腳踝處用紅繩繫著小金鈴鐺，清脆的叮噹響聲圍繞著林雪。林雪感覺自己就像是林鵠買來的某個物件、等待被檢驗估價。

林鵠初次看見林雪，覺得她瘦小單薄的身軀、弱不禁風！她在心裡惦記著，日後要把她養胖些；仔細觀察她，才發現自己行好運、撿到了一塊未經琢磨的美玉。看呀！這女孩額頭上輕薄整齊的瀏海，加上水靈明眸和小巧可愛的鼻樑，厚薄曲線恰到好處的雙唇、圓俏的臉蛋和白皙粉嫩的皮膚，讓林鵠看了十分滿意！她在內心盤算著，等林雪以後長大成人、成為當紅藝旦，自己定能收取到一筆豐厚的出局費……。

一想到此處，林鵠忍不住心中竊喜、眉開眼笑。

林雪此刻瞧見林鵠露出黑齒而笑，讓她不禁嚇出一身冷汗！

原來林鵠長年累月嚼食檳榔，她的牙齒因為染色、竟由黃變黑，那紅唇加上黑齒，顯得格外突兀！

「好！若是妳日後不肯叫我娘親、只願意叫我阿姑，那也無啥要緊；為了表示公平，我也來幫妳起個稱呼！我看妳身軀輕巧，若親像是一隻剛出世的雞仔。所以我以後就叫妳、『雞仔囡』！」

「雞仔囡」三個字，讓林雪感到很憋扭；但是礙於現實，處於弱勢的她，只能勉強來接受、養母刻意貶損自己的稱呼。

「雞仔囡，妳來艋舺這幾天的生活，甘有慣勢？」

「多謝阿姑來關心。有阿旺嫂照顧，我若有閒攏去煙館泡茶……。」

「哼！」養母林鵠冷哼一聲、打斷林雪！她表情嚴峻對林雪說：

「我開錢將妳買回來當養女，毋是叫你泡茶洗碗，就會當來抵銷！若是叫妳做粗重工作，讓厝邊頭尾來講閒話，講我刁故意來苦毒、折磨養女，這款夭壽短命的罪名，我擔當袂起……。」

林雪不解其意：「除了泡茶洗碗，我又閣會使做啥代誌……。」

「我聽仲介的人講起，妳會曉識字、還攏會曉念歌……。」

林鵠對林雪半哄半騙：「從現此時開始，妳免去做別項代誌、就予我專心來去學唱戲！唱戲這空缺食好攏輕可，嘛算是我這做阿娘的，對查某囡的體貼佻愛惜。」

「阿姑……安捏甘會駛？唱戲是啥貨，我攏袂曉……。」

「袂曉就要學！這代誌就按呢決定。不而過，我醜話先講佇頭前，若是讓我知影妳刁故意來假袂曉、耽誤我的好事，哼！就毋通怪我無情，將妳的手骨、腳骨攏來拍斷，再將妳轉賣去做破相乞丐！妳尚好乎恁祖嬭聽乎清楚，知影無？」

養母林鵠翻臉如翻書！原先是諂媚的勸誘、轉眼間又變成脅迫恐嚇，將林雪嚇得點頭如搗蒜，她只能無奈來服從養母的安排。

「今日看來，養母並非心善之人，反倒是比阿旺嫂更加無理蠻橫！她無真心將我當做家己查某囡來疼惜……唉！如今的我，若親像是一尊提線傀儡仔，任由別人擺佈！」

林雪獨自一人，躺在佣人臥房的眠床上，胡思亂想。

「養母要我明日開始學唱戲……莫非是學，會須一飲三百杯？」

林雪的腦海之中浮現，養母林鵠那優雅唱曲的身影。雖然她聽不懂曲詞意義，但是豪放飄逸的音律，讓她感受到新奇、熱血澎湃！然而養母硬逼她學唱戲，她心想自己只是一個軟泔的囡仔囡，甘真正有辦法來成功？膽怯的林雪，突然萌生逃跑、躲避現實的念頭……。

但是她仔細一想，在艋舺這個陌生的街市，她舉目無親、投靠無門，又怎麼能確保無事平安、存活下去呢？

黑夜來臨，林雪再次思念起故鄉大埔村的娘親、淚濕枕頭。

第七章

「來！來！免來客氣。喝，喝乎伊爽快！」

當林雪擔憂徬徨之時，她的養母林鵠正設宴款待留著短鬍鬚的男子。她兩頰泛紅、笑顏如花，殷勤來向他敬酒。

「多謝阿姐款待！妳隨意、我乾杯就是。」

同桌男子舉杯一飲而盡，賓主盡歡！

「登波！這是你愛吃的豬肝炒韭菜，你著毋通細膩。」林鵠挾菜到男子的碗裡、親切地對他笑道：「你佢我攏同姓林、又攏同款是桃園出身，真正是有緣！所以阮兩人要時常來親近，你知影無？」

坐在林鵠面前、被喚做「登波」的男子，正是在艋舺平樂遊誇下海口、要在五年之內組臺灣髦兒戲班的林登波。林登波今年三十五歲，林鵠大他一歲，兩人相識後意氣相投、遂結拜以乾姐弟相稱。

「登波，我新買來的養女雞仔囡，伊予你感覺如何？」

林鵠故意問林登波，存心想在他的面前炫耀。

「阿姐的養女林雪，伊ㄟ面容生做真古錐！但是我看伊表面乖巧溫馴、私底下的性格應該真倔強；我建議阿姐教這囡仔，用講的就好、毋通佢打……。」

「哼！我開錢買伊、就是要伊為我趁錢，毋是當作公媽來奉待！如今我要伊去你的戲班學戲，伊若是表現毋好、憨憨無半撇，我就將無路用的伊、攏賣予別人。」

「阿姐，請妳來放心！我相信以後林雪在咱戲班，一定會有好的表現，伊會予阿姐發大財！」林登波撫鬚微笑、看似對林雪有信心；他隨後取出身上的手摺簿、翻到寫有人名的那一頁，用鉛筆在紙上添上「林」、「雪」二字。

「借我看！」林鵠調皮地伸出雪白玉手、將手摺簿搶去看。

一股晚香玉的濃郁香味撲鼻而來，讓林登波心神恍惚！

林鵠的年歲雖然已屆四十，但是她藝旦出身，精於梳妝打扮、養顏有術，令男人怦然心動！林登波連忙假裝淺酌，深怕被林鵠看出他尷尬的臉紅模樣。

「我看……到今仔日為止，新戲班的成員若是再加上我的養女林雪，也才只收了十九個查某囡仔呀！」

林鵠計算那紙頁上的人名，她把嘴一撇、看似不太滿意。「三年前的臺南小羅天童伶京班，剛開始教戲就招收四十幾個囡仔囡，真正是濟人濟跤手！」

林鵠藉著酒意、繼續對林登波發牢騷：

「登波，你的戲班要招人，卻是指定攏要未滿十歲、面容幼秀的查某囡仔；好佳哉有我幫你想辦法找人。事到如今，只有找到十九個，按呢人數甘有夠額？甘有法度來趁錢？唉……我入股投資你的新戲班，你袂當害我來蝕本呀……。」

林登波聞言之後，神情一怔、不禁要暗暗叫苦！

多年從商的經驗告訴他，林鵠故意來擔心、必定是有所求……。

林登波之所以會邀請林鵠入股、共組戲班，是因為他需要人面廣、長袖善舞的林鵠來鼎力相助。例如林鵠以報紙上刊載藝旦登臺、客串演出外江戲的新聞為例，建議並協助林登波與艋舺的娼館，簽訂三年契約、租借藝旦囡仔，幫忙解決髦兒戲班成員的來源問題！從各娼館挑選來自桃園地區貧戶、相貌姣好的女童，也交給閱人無數、經驗豐富的林鵠來負責。

「阿姐，請妳安心！」林登波捧起酒壺、將林鵠面前的酒杯倒滿，

然後他自信滿滿地說道：「我為了籌組咱臺灣第一個女戲班，已經用了四年的寶貴時間來準備；如今摺又有阿姐妳予我情義相挺，相信咱一定會來成功趁大錢！」

「膨風水雞剖無肉！你講甲喙角全泡，若無賺錢，咱攏做憨工！」

「阿姐妳若是煩惱，咱戲班的查某囡仔在學戲期間沒收入、戲班資金入不敷出，這摺又有何困難？我林登波，願意將學戲期間的支出所費，攏交由阿姐妳來管理。我相信妳頭腦足巧、一定會為戲班來節省開銷！」

林登波主動提出授權，讓林鵠暗自竊喜；她原本以為還要故作姿態、費盡口舌才能說服林登波，沒想到出乎她意料地順利。

「登波！你毋通怪做阿姐的我龜毛……你就放心將帳簿交代予我，阿姐我佮你保證、絕對袂來黑白亂開錢！」

雖然林鵠信誓旦旦說不會浪費，但是她卻在心中籌謀、巧立名目來對戲班查某囡仔苛扣盤剝，好讓自己荷包滿滿；她急於掌控戲班財務，才能任她予取予求！

新戲班成員開訓在即，林登波為了避免橫生枝節、不得不委曲退讓；將戲班支用錢銀的權限交給林鵠，這已經是他最大限度的退讓。

林登波言盡於此、無心和林鵠繼續爾虞我詐；他以酒醉頭疼為理由、婉拒林鵠的慰留，獨自一人離開了老深春。

走在直興街上，林登波想起了那個執意叫林鵠「阿姑」的八歲小女孩林雪。

「唉！無想著我的堅持，竟無法度佮一個八歲查某囡仔來相比！」

一想到此，林登波竟不自覺苦笑出聲……。

＊

艋舺直興街的媽祖宮前，聚集數百個龍燈、花燈和水燈筏，鑼鼓喧天、好不熱鬧！林登波想起今天是舊曆七月十七日、適逢艋舺媽祖宮慶讚中元、祭典遊行，信眾在河邊施放水燈、引領孤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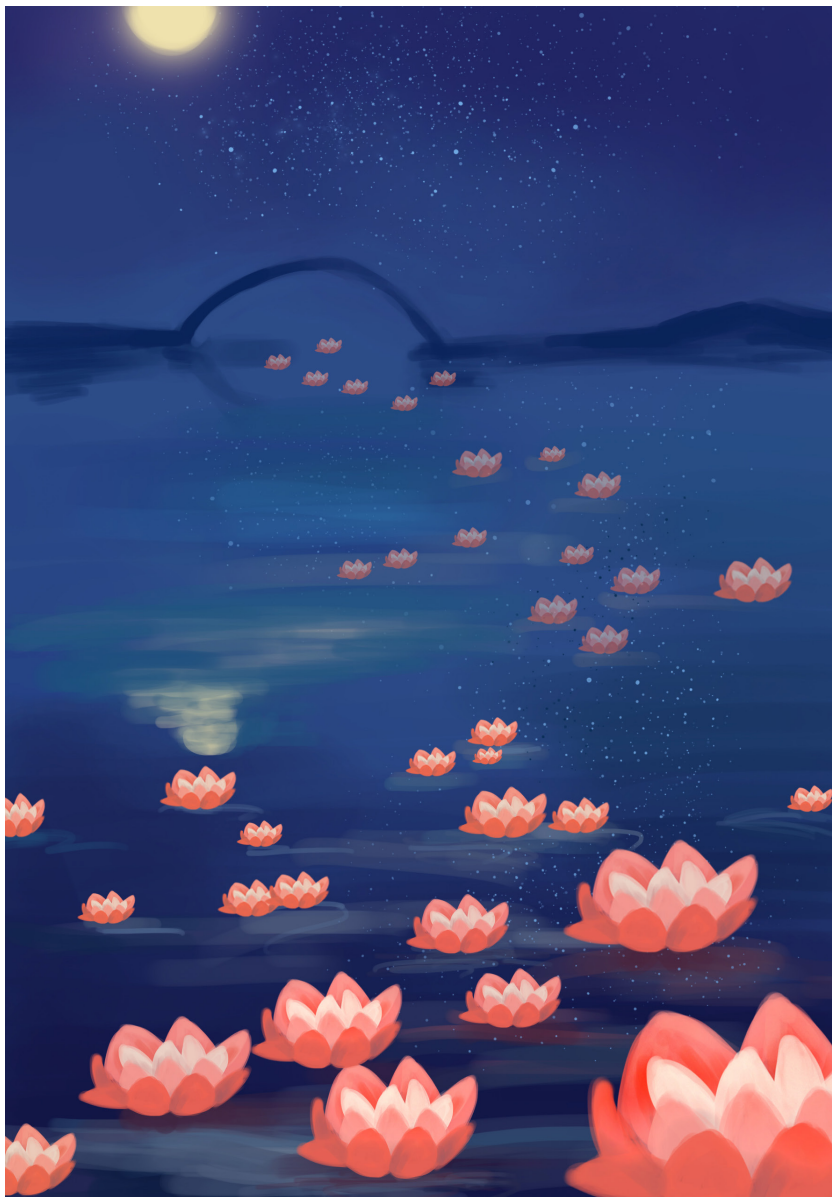
他隨著遶境行列，來到鄰近淡水河堤防的大溪口街；這裡曾經是清代商貿的卸貨碼頭，後來河道泥沙淤積、船運沒落，往昔船隻檣桅林立的興盛榮景，今時已不復存。

一盞盞水蓮燈，在漆黑的淡水河上，閃耀著星點光暈，緩緩朝下游漂去；照亮水路，引領孤魂、渡幽拔苦。林登波眺望河面，心中感觸良多；如今為自己指路的明燈，就只是想完成多年前、他在平樂遊旗亭許下的承諾……僅此而已。

為了瞭解外江戲特色，他從臺北三市街的商界隱跡消失、遠赴中國，從福州、上海到天津，探訪戲曲發源之地；如今他重回艋舺，雖然才剛踏出第一步、未來戲班之路艱辛漫長；但是他步伐堅定、闊步向前，誓為履約目標努力不懈！

當他走到一戶宅院，卻被門口一名穿木屐的少年叫住。「頭家……。」

林登波停下腳步、仔細瞧著這年約十五歲的少年，認出是他三天前招聘的小使；少年因為身體強壯、膚色黝黑而被喚作「烏肉」。烏肉守候在門口的這戶二進宅院，即是林登波出錢承租、做為日後新戲班教戲的所在。



「烏肉，你按怎無佢馬師傅來做伴，懣懣站佇厝門口做啥物？」

「頭家，今晚中元節祭典放水蓮燈，所以我想佢您請求，我甘會使去淡水河河邊看鬧熱？」烏肉半大不小、正值貪新愛玩年紀，他覺得馬師傅無趣，才會向頭家林登波請求去看水燈。

「嗯！我看你做代誌也算骨力，就允准你去看水蓮燈。」林登波不忘叮嚀烏肉。「但是記得別太晚回來，知影無？」

「是！頭家，我若看完、就隨倒轉來！」

烏肉邊跑邊說，語剛說完、他人已經蹦蹦跳跳地跑出一丈之外。

林登波望著烏肉消逝的身影、捻鬚微笑。他當初正是看上烏肉個性率直、手腳勤快，才會將原本是魴鮒花販子的烏肉，招聘為貼身小使，也算是為新戲班，找一個安心可靠的幫手！

＊

林登波走進宅院。

這裡原是清末魴鮒義倉之建築，是一座有正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一間的二進四合院；屋宅空間寬敞、環境清幽，兼有炊事廚房，院內的水井附近，矗立著一顆老槐樹。他看見正房仍有光亮，心想馬師傅尚未歇息、便前去拜見問候。

房門輕掩未關，屋內一角方桌上的長燭，散發著微弱光暈。

一名年約五十的長者，獨自坐在長板凳上；他的手中拿著一把京胡、正在專心調弦，未曾發現林登波到訪。

只見長者時而擰動琴軸來改變琴弦張力、時而拉弓和推弓，發出一陣咿呀呀呀的聲響，飄蕩在寂靜的黑夜裡。

林登波深怕驚擾到屋內的長者，恭敬地站在門口豎耳傾聽。

那名長者完成調弦之後，將左手虎口放在京胡的千斤鈎下方、把京胡琴筒安穩放在他左腿上方，京胡的琴杆則是向他身體的左方微微傾斜，擺出預備拉琴的姿勢。

須臾之間，他右手持弓拉奏，運弓平穩、忽快忽慢地演奏起練習的曲調。

恨薛剛小奴才 不如禽獸
吃醉了酒 不顧滿面含羞
闖下了滔天禍 一人逃走
連累他二爹娘 不能到頭
把一個兩遼王 午門斬首
樊夫人拔寶劍 自刎咽喉
眼見得忠良臣 絕嗣無後
可憐他斬草除根 寸草不留
天地含憂 怎叫我順水流舟
夫人啊

那長者一邊拉奏京胡，一邊引吭高歌，讓站在門口的林登波聽得是如癡如醉！直等到長者唱出吶字拖長音、由大轉小直至停止，他才忍不住來喊出一聲好！

長者轉頭望去。「登波！你既然來了，也無出聲相借問！」

雖然他面有愠色，但是礙於禮數、只好邀請林登波入內。

「馬師傅唱的這齣《法場換子》，盡顯鬚生唱腔特色，讓小弟我真心佩服！」

林登波拱手行禮，原來這長者就是負責教戲的馬師傅。

「三日無念喙頭生、三日無寫手頭硬。我只是將京胡來調弦，順繼拉一首練習曲來唱！登波，唱戲是我賴以為生的頭路，怎會因為一時貧情、就袂記得每日要來練習呢？」

對於林登波的稱讚，馬師傅並未喜形於色、宛如古井無波。

「馬師傅言之有理，登波感謝賜教。」

在馬師傅面前，林登波小心翼翼，不敢得罪眼前這位多才多藝的教戲師傅。馬師傅的屋內擺設簡單，唯一值錢之物，只有放在桌上的一把京胡、還有床底下的藤製衣箱。

馬師傅拉出藤箱來整理：「廿是大後日開始教戲？」

「是！大後日就是舊曆七月二十日，我請算命仙卜卦，戊戌日，這天的乙卯時是吉時，宜求財、移徙、祭祀和祈福；奉祀相公爺和喜神、新戲班拜師儀式需要的物件，也吩咐阮少年仔烏肉去準備齊全。」

馬師傅神情肅穆，從那藤箱內取出一大一小、用紅布包裹的兩個物件放在桌上；隨後他和林登波以虔誠之姿、雙掌合十來膜拜。

林登波此時感悟，要在短短一年之內，完成女戲班訓練、順利登臺演出，實非易事！他誠心祈求戲班諸事順遂、完成此生夙願。

第八章

大正三年、西曆1914年九月九日，臺北廳艋舺區，大溪口街。

黎明天際浮現魚肚白，緩緩流動的淡水河、波光粼粼。

艋舺大溪口街、鄰近河堤第一水門的某間宅院，原本是多年閒置、僻靜清幽，今天卻突然迎來了熱鬧吵雜的人聲！

原來是新戲班招收女童們到此地，開始了同吃同住的生活。

內院中央的老槐樹樹下，少年烏肉正站在圓凳上、手持鴨篋大聲來吆喝指揮，讓新來的十九名女童，以五人為一直行、依前矮後高順序，來排成四橫列；互不相識的女童宛如雛鴨，乖巧地聽從號令指揮、整齊站在定位。

林雪也在行列之中，因為她個頭矮小，所以排在第一列的第一個；她睡眼惺忪、搖搖晃晃地勉強站好，阿旺嫂緊隨在旁、緊盯著她。

「嘖！妳這頑顛慢鈍的囡仔，予我來猛醒咧！」

阿旺嫂冷不防地揪擰林雪左朵，讓昨夜失眠的林雪痛得咬牙切齒！

受到養母林鵠指派，阿旺嫂也來同住戲班、就近監管林雪。

大槐樹下擺放的七、八張椅子都有坐人。馬師傅坐在居中首座，戲班班主林登波和負責管帳的老鴿林鵠、分別坐在左右兩側次座，餘下則坐著戲班聘請來的曲師。

吉時已到。林登波隨即揮手示意烏肉退下，他站起身來向女童們抱拳行禮，然後朗聲宣布：

「諸位！今仔日歡迎大家來到這裡、加入咱的新戲班。我是林登

波，有幸被眾股東推選為咱戲班的班主；日後戲班內大小項代誌，攏是由我負責仲裁決斷，懇請諸位戲班成員，佻我來鬥相挺，真正多謝！」

林雪偷瞄了一眼、認出面前這位班主，就是曾在老深春幫她說情免責之人。

林登波說完開場白，便吩咐小使烏肉拿出預先準備的四角繡旗、並將旗展開。

緞布繡旗上方以彩色繡線、平繡法繡出「桃園」二字，正中央則是以金蔥線、盤金繡法加上「永樂社」直列三個大字；永樂社三字兩側，各繡有栩栩如生、展翅高飛的彩色鳳凰，這一面戲班繡旗金碧輝煌、氣派十足，讓眾人嘖嘖稱奇！

「永、樂、社，這就是咱新女戲班的班名！」

林登波意氣風發、溢於言表。

「續落來，我來介紹咱戲班重金禮聘的教戲師傅，上海老德勝班的『名角』，馬長奎師傅！」林登波介紹教戲師傅時，特別用了支那話「名角」二字，這讓隊伍中的林雪聽得霧煞煞！她心想這「明決」的稱呼還真是特別，但還是和其他女童一起來鼓掌，眾人將目光齊望向坐在首座的長者。

馬長奎從椅子上起身，環視眾人、抱拳行禮。

四十八歲的馬長奎，留著灰髮小平頭，他眼神冷酷、雙頰削瘦卻聲如洪鐘；身材瘦高、手拿摺扇，身穿灰色長袍和黑布鞋，不怒而威的氣場，讓人有壓迫感！

隨後由馬長奎引領新戲班眾女童，來到內院中最大的一間正房。

＊

此正房為戲班供奉戲神、放置戲籠以及議事的所在，日後代表戲班象徵的繡旗、添購的戲服和道具也會存放在此。供桌上擺滿五果六齋的供品，牆壁上神龕中供奉一尊頭戴簪花狀元帽、身穿狀元服的神像。細看神像，祂童顏紅面、嘴邊兩側畫有蟹腳圖案，身邊有金雞和銀犬伴隨護法。

「這尊就是咱戲班供奉的戲神、田都元帥，咱攏尊稱祂為相公爺！來，來，大家緊來點香拜神，相公爺會庇佑咱的戲班平安順利！」

烏肉口沫橫飛、說起戲神相公爺的傳奇故事。

相傳相公爺是唐朝人、名叫雷海青，剛出生的祂因為黝黑、被狠心丟棄在農田、滴水未進；此時竟然發生神蹟！田裡螃蟹爬到祂的嘴邊吐沫、鴨子張開羽翼來覆蓋保護，讓祂得以維生、被農家佃戶發現並撫養長大。在祂十八歲時，因為通曉樂器、被召入宮成為樂師，唐明皇欣賞雷海青的音樂天分，還讓祂領兵打仗，得勝凱旋授封為田都元帥！得道成仙的田都元帥，被後代梨園借神凝眾、尊奉為相公爺，庇佑戲班子弟。

烏肉活潑開朗，加上他比女童們大六歲、如同是女童的兄長，無形之間拉近和女童們的距離；眾女童依照他的指示、按部就班來拜神。阿雪有樣學樣、手持一柱清香，虔誠來默禱。

馬長奎接著從供桌底下取出藤箱，從藤箱內請出一尊、比神龕中相公爺神像高約一半的木偶；再由班主林登波向大家來介紹：

「這尊是咱戲班供奉的喜神，人稱孩兒爺，妳們可以和祂來親近、

尊稱祂為咱戲班的大師兄！」

原來前晚馬長奎從藤箱所取出一大一小用紅布包裹的物件，正是喜神木偶和田都元帥神像。由於請戲神儀式忌諱有女性參予，所以馬長奎和林登波、烏肉三人預先在昨日擇吉時請神入龕，再於今早集合眾女童來拜神。

是宗教習俗就會有其禁忌。林登波告誡眾女童，既入戲班應有避諱；供奉田都元帥之供品不可以有螃蟹和鴨母、戲班平日飲食也禁吃螃蟹和鴨母。其原因為田都元帥曾經受到螃蟹和鴨母來哺育、為了感恩才對螃蟹和鴨母尊敬且忌食；至於身繫紅肚兜、下穿開襠褲的木偶喜神，平日演戲如果需要孩童道具之時、則焚香恭請祂來出演；待演出完畢後再請祂歸位、讓祂面朝下、置於戲籠坐鎮！其禁忌是戲班成員不可以隨意坐在戲籠上。

據說戲班遠赴外地、演員如遇水土不服來微恙，此時若能誠心向相公爺祈求庇佑，演員便可由危轉安、順利登臺！前所未聞的戲班禮俗和禁忌，讓林雪心生敬畏；但神龕內相公爺卻是面帶微笑、讓人感覺親切，就像是在安撫心情忐忑不安的林雪。

＊

「續落來，被我喊到名字的人，向馬師傅三跪九叩、奉上拜師茶！」

林登波手拿點名冊、依照登記順序來唱名，準備進入拜師程序。

但是他接連喊了幾次、卻都無人出列；女童們相互觀望，不知該如何是好。

林登波一時沒了主意，即使再唱名一次，依然沒人回應。

馬長奎坐在首座倒是老神在在、向林登波要來了點名冊，然後從他口中說出了林雪未曾聽聞的話語，而且是用三種相同字數、不同腔調；就在馬長奎喊出聲之後，片刻就從隊伍中走出一位女童、神色緊張地來到馬師傅的面前。

「原來如此……我竟然一時來失察！只注意到要尋找年歲相近、條件符合的查某囡仔，卻忘了調查恁口音背景……。」

林登波見狀已知蹊蹺、頓時心生懊悔，氣自己未能想到以口音來做為挑選條件！

眼前的十九名女童，雖然個個面貌姣好、口齒伶俐，但是她們來自桃園各地偏鄉農村，有福建、廣東不同語言之族群；所以才會發生林登波以閩南語來唱名、卻發生廣東籍的女童聽不懂、無法出列拜師的窘況！

林登波看了一眼在座的林鵠，只見她表情古怪、搗嘴掩笑；想必她早知會如此、卻故意不說，存心要看他出醜！

幸好馬長奎在各地巡演，故而精通泉州話、漳州話和廣東話，他才能緊急應變、以三種常用語言來唱名。經過一番折騰，眾女童行禮如儀、完成隆重拜師儀式！

自此在場十九名女童，正式成為桃園永樂社女班的童伶成員。

永樂社參照潮州戲童伶班的編制而成。林登波身兼出資創班的「班主」、與負責演出業務的「大簿」，並委託老鵠林鵠統籌管理戲班財務；同時禮聘馬長奎師傅擔任教戲「先生」、負責執行戲班童伶的訓練

和責罰。

另外，少年烏肉的身份為「親丁」、職責為監控並防止童伶私逃；阿旺嫂身份即是「伙頭」、負責戲班的飲食，兩人皆有對童伶們實施體罰「抄公堂」、或是替受罰女童向教戲先生求饒「討保」的權力。在永樂社戲班的最下層階級、則是被稱為「戲仔」的女童伶，她們必須無條件接受嚴苛班規和殘酷管教。

馬長奎揮舞他手中的一疊紙張，向女童們說明其意義。

「我知道，諸位都是因為家庭散赤困苦、不得已才來賣身為養女；如今各位的養母將恁轉贖給永樂社戲班。恁以後學戲必須聽從我的管教、嚴守紀律，如有不服或違反班規之人、必遭受重罰！人各有命，若是恁不幸猝死亡故，概與本戲班無關！我手中的紙張，就是各位的養母簽認同意的生死契約；還希望各位與我來配合，若無到時有人意外無命，毋通來怪我心肝雄！」

馬長奎的事前警告，同樣用泉、漳、粵三種語言來宣達。眾女童聽完之後面有懼色、惶恐不已，卻都不敢出聲來抗議；畢竟馬長奎的表情認真、語氣鏗鏘有力，一瞬間便震懾了眾女童！

除了陰晴不定、喜怒無常的養母林鵠，如今又遇到冷酷嚴厲的馬長奎！

林雪不免要來擔憂，未來她在戲班該如何安然度日……。

第九章

「妳坐好，毋通烏白振動！妳攔亂振動，莫怪我一時失手、將妳的耳朵剪掉，嘿嘿！到時你就無法度惦在戲班存活了！」

阿旺嫂雙手使勁、將林雪按坐在板凳上，然後她拿一把利剪、「喀嚓、喀嚓！」，動作粗魯地將林雪的頭髮剪短至耳根處、參差不齊。

女孩天性愛美，一頭烏黑細長髮絲、此刻卻如落葉般散落一地。

女童伶學戲期間，每天要訓練翻騰、踢腿等毯子功；如果蓄留長髮將成累贅，必須定期修剪成清爽俐落的短髮。但是女童嚴禁外出，便由阿旺嫂來為女童們剪髮。

「剪好了，換下一個！」

阿旺嫂哼著小調、心情愉悅地揮動手中剪刀；女童們卻是眉頭緊蹙、無言來接受戲班內第一項紀律規範。

烏肉分批帶領女童們，來到宅院東、西廂房分配住所；十人住一間廂房、兩人共用一床。眾人各自將隨身包袱放在床頭、先佔先贏；等到林雪來到東廂房時，只剩下離房門最遠的床位給她。廂房內空間雖大，卻無衣櫥或桌椅、也沒有枕頭和棉被，只有簡陋的眠床，廂房角落放著夜間小解用的尿壺。用兩張長板凳搭塊粗木板、鋪上草蓆就是眠床；若是覺得床板太硬，要去灶間拿乾稻草束鋪在木板上、再墊上草蓆。

林雪抬頭望向廂房屋頂，沒有破洞和透風縫隙。她明白這裡僅是提供遮風避雨的臨時住所，但是從今以後，她要習慣以戲班為家。

＊

「來喔！食中晝飯啦！來食飯喔！」

時近中午，阿福嬌放開嗓門大聲喊叫。

阿旺嫂腦筋動得快、向馬長奎討教了幾句常見的生活用語，她依樣畫葫蘆、用三種語言來呼喊。眾女童循聲來到宅院灶間前的空地集合用膳。空地前擺放一張桌子、四張長板凳，馬長奎、林登波和烏肉分坐三面，僅剩一張長板凳空無人坐。阿旺嫂將四人份飯菜先端上桌，她隨後又搬出粥桶和醃漬物、舀盛女童們的午飯。

「緊來！隨人攏排隊來領、碗箸家己拿！」

林雪望著排隊領到的食糧、悶悶不樂。她手中碗內是熱騰騰、水分居多的淡粥；幾粒半白的粳米飯粒，僅有兩片薄嫩薑來提味。

「這分明就是一頓讓人餓死、脹死的中晝頓！」

在養母家老深春住了幾天、開始習慣吃鬆軟白米飯的林雪，如今領到這碗清淡如水的淡粥，她竟然覺得難以吞嚥！她偷偷望向別的女童，卻看見她們都喝的津津有味……。

林雪仔細思考、想通原因，這才恍然大悟！

「我竟然貪戀吃白米飯的滋味……如今我和逐家全款、攏是到戲班來學戲，我又有啥資格、來棄嫌這碗淡粥歹食呢？」

正當林雪感到羞愧、準備獨自進食，卻有兩個人攔住她的去路。

「等一下！妳先別走，咱有話要問妳。」

一名鼻樑高挺的女童，開口問林雪；在她身後還站著一個長相水靈、眉目含笑的女童，這兩人看似認識、結伴來找林雪講話。

「妳是不是認識彼個煮飯的阿姆？」鼻樑高挺的女童手指著阿旺

嫂、質問林雪；見林雪不語，她便眉毛斜挑：「敢講妳是聽無？」

「阿姐，伊是我養母林鵠的管家，我攏叫伊阿旺嫂。」

林雪謹慎來回答。今年八歲的林雪，比戲班其他九歲的女童年紀來得小，所以都是以阿姐來尊稱對方；她看著眼前這兩位陌生的阿姐，心中納悶不解，為何她們要找上自己、問起阿旺嫂……。

「原來伊叫做阿旺嫂呀……我記得點名時，班主叫妳林雪。林雪！我看阿旺嫂攏專門找妳麻煩，我掛心妳予伊欺凌，所以才來問乎詳細……。」另一名女童露出擔心的表情，她自報姓名：「我名叫紅豆，剛才出聲問妳的人是如意，咱兩人是好姊妹仔伴。」

鼻樑高挺的如意、也向林雪點頭致意，林雪羞怯地低下了頭。

「林雪，妳甘有了解阿旺嫂？比如伊合意啥？按怎討伊歡喜……。」

紅豆細問阿旺嫂的個性和習慣，反倒讓林雪起了疑心。

「當然！阮會問這些，攏是要鬥相共、予妳避免被阿福嬌來苦毒！阮是真心將妳當做小妹來疼惜……。」如意也幫腔解釋、並向紅豆使眼色，兩人將林雪帶往一旁續聊。

＊

林登波一面挾菜吃飯、一面偷偷觀察眾女童的反應。當他看到林雪和兩個女童走在一起，不禁莞爾一笑。

「通人講，人就要有囡仔伴來相陪、才有趣味。這真有道理！」

林登波有感而發的一句話，反倒讓身旁的少年仔烏肉不解其意。

「頭家，那會是啥人來做我的囡仔伴呢？」

烏肉停止低頭扒飯、好奇來問林登波。林登波看著嘴角還沾黏飯粒的烏肉、尋思來捉弄，便對他打趣地說道：

「現此時，你的囡仔伴，就只有阿旺嫂一人。」

看著烏肉表情由喜轉悲、欲哭無淚，讓林登波忍不住噗哧一笑！

「咦……林鵠怎麼沒來一起吃中晝？」馬長奎師傅冷不防地、問起了鴿母林鵠。「我還要佢伊來參詳戲班查某囡仔的吃穿採買……。」

「稟告師傅！林鵠拄才先來離開，伊要去找股東入股咱戲班。明仔日下晡時，伊就會佢你來回報。」林登波向馬長奎解釋。

「嗯……。」馬長奎沒再追問。林登波看著自己碗中的米飯、再瞧了一眼女童們吃的淡粥；他心裡明白，馬長奎找林鵠要問的是何事……。

阿旺嫂煮給眾女童吃的淡粥，是用粳米、以「扣飯」方式來處理。

「扣飯」是指先在鍋中加入大量的水、然後再加入粳米煮；等鍋中的水沸騰之後、再用飯耒將大部分的熟米粒撈起、炊熟，這就是放在桌上讓馬長奎、林登波和烏肉吃的白米飯！而鍋中殘剩大量的水和少許的熟飯粒，則成了女童們碗中的淡粥！

林登波猜想，阿福嬌在灶間應該還存放著煮剩的米湯，準備將其放酸之後、物盡其用，再拿來清洗女童們的換洗衣裳。

「林鵠說要幫戲班節省開支，當真無假！目前咱戲班有十九個學戲囡仔，攏無演出酬勞，每日三頓的開銷，錢財壓力實在有夠大！現此時就只能逐項儉儉仔用……。」

由管家阿旺嫂負責女童的生活飲食、小使烏肉負責監管，已是永樂

社戲班目前所能運用的最大人力。但是倘若三餐都是淡粥，難保女童們會難忍腹飢之苦、心生逃跑的念頭！如今之計，必須縮短女童們學戲時間、早日讓她們登臺演出，才是因應良策。

「馬師傅，您看這學戲的教習，應當如何來安排？」

「登波，緊事寬辦！你免來著急。」

馬長奎並未回覆林登波的詢問；他轉為對眾女童說道：

「這桌頂閣有一碗飯。在場的各位，若有誰人、自認有資格成為咱戲班的大支柱，請行到遮，坐落來挾菜、吃白米飯！」

軟嫩好吃的白米飯，讓人饞得直流口水、垂涎三尺！女童們對於這誘惑、卻是裹足不前，因為不曉得馬長奎所言是真、還是假？

正當眾女童滿腹狐疑、無人敢冒險前去；卻有一名身材瘦小的女童，昂首挺胸走到飯桌前。這名女童五官清秀、鵝蛋臉，杏眼櫻唇加上濃黑的劍眉，給人難以親近的孤傲印象！為求慎重、也尊重對方，馬長奎再一次問她。

「妳，確定在未來能成為咱永樂社戲班的大支柱？」

「若是馬師傅無私來牽成。我相信，我會成為咱永樂社戲班的名角！」

這女童說完之後便抬起頭、仰起下巴，以堅定無畏的眼神與馬長奎對視。

馬長奎冷笑一聲來回應女童：「我記得妳名叫阿桂……好！既然妳有勇氣敢站出來，我就信妳一次！妳坐落來，佮我同齊食飯吧。」

得到馬師傅親口允准，女童阿桂才敢入座、與他同桌用膳。接著馬

師傅向眾女童宣布，在日後的唱曲演戲訓練，若有表現特別優秀之人，便可獲得他口頭褒獎、並且升格和馬師傅同桌吃白米飯！

其他女童們見狀後竊竊私語。有人覺得阿桂真有膽量、也有人認為伊是在膨風，馬師傅是予伊騙去。無論如何，這段意外的插曲，倒是讓馬長奎在眾女童的心目中，建立起言而有信的形象！吃一碗白米飯，成為童伶階級晉升的象徵。

十九名互不相識、個性迥異的女童，因緣際會相聚在永樂社女戲班；她們還不知道，從這一天起，自己擁有了能改變人生的機會。

第十章

「塗豆糖、塗豆糖、好食的塗豆糖來囉！緊來買喔！」「來哦！來哦！厝邊頭尾，來買甜物物的甜粿、紅豆粿哦！」

挑著糖餅、點心擔、沿街朗聲叫買的小販吆喝聲，此起彼落、在林雪的耳邊響起；雖然她知道在作夢，卻忍不住口水直流、酖溺在甜食幻想，不願從夢境中清醒！

在永樂社戲班學戲的女童伶，固定在早上卯時、晚上酉時喝粥進食一次，每日兩餐、半飢不飽，只能靠午時休息時多喝水、勉強撐到午後。從宅院牆外傳來的小販叫賣聲，不斷引誘著饑腸轆轆的童伶們，雖僅有一牆之隔，卻遙不可及……。

「恁攏免肖想逃走出去！嘍相害喔！」

看著女童們露出嘴饞表情，烏肉再三告誡她們，如果私自偷跑，就會被門外乞丐拐賣！萬一女童逃跑，他身為負責顧門的小使，難辭其咎、將受池魚之殃。

「哼！從艋舺大溪口街到歡慈市街，這一帶的妓院遊廓，無人不識阮老深春主母林鵠！就算恁能得好運、偷走出去，只要阮主母林鵠喊一聲，恁到最後抑是會抓倒轉來；恁若是無驚討皮疼、就儘管逃走，恁祖媽準備籐條來好好款待！」

阿旺嫂手叉腰、惡狠狠地來回掃視，恫嚇女童們。女童如意仿效阿旺嫂的強勢語氣，用廣東話對著聽不懂閩南語的女童重複說一遍；其他女童們聽完後臉色慘白、還有人因為害怕而哇哇大哭！

女童紅豆順勢勸說：「咱攏是被父母賣掉的歹命困，原本要在查某間查某嫖、任人使喚；如今走好運、有這機會來到永樂社戲班學戲。日後學成登臺搬戲，也好過恁在查某間、予人看輕來糟蹋！」

「哈哈！原來如意妳會曉講廣東話。那以後就由妳和聽話得人疼的紅豆，來幫忙我管教，我就不信有青睞仔來作亂！哼，敢死，免驚無鬼通做！」

阿旺嫂拍手叫好，將如意和紅豆兩人招來當親信使喚。除了是她們兩人主動來示好，阿旺嫂還看上她們個性外貌一剛一柔、都會說閩南話和廣東話的特點，故而略施小惠、授予特權，分別安插在東、西廂房監視其他女童。

見如意和紅豆恃強凌弱，林雪這才知道，她們調查阿旺嫂、是為了

投其所好。

事已至此，再也無人膽敢妄想逃離戲班，眾女童全都依順阿旺嫂，聽從她分派輪流洗衣清掃、各自安頓。

夜已深。宅院正中央空地上的老槐樹，羽狀樹葉宛若入睡般閉合，在夜風輕拂下發出沙沙聲響，是大自然即興演奏的催眠曲。

半夢半醒的林雪，隱約聽見身旁傳來細微的啜泣聲！她悄悄睜開雙眼、望向同床而眠之人，那人正是和馬師傅同桌吃飯的阿桂。

林雪心想，阿桂應該有不為人知的辛酸經歷；只是她表面故作堅強，只能等眾人沉睡之後、才能夠宣洩釋放！林雪回想起阿全叔的叮嚀，決心要像阿桂來學習，遇到逆境也要忍耐、將委屈吞腹內，絕對不要在人前落淚示弱……。

「我一定要堅定意志、努力活下去！」

林雪在黑暗中，將無形的信念拽在手中、緊握不放。

＊

大正三年、西曆1914年，十月四日。

秋日破曉、天光微亮，薄霧緩緩消散，市街兩旁的磚造建築和道路輪廓逐漸浮顯。

一轉眼，林雪來到永樂社戲班已經近月。

正當眾女童貪睡之際，突然響起淒厲卻又熟悉的咒罵聲，劃破黎明前的寧靜！

「恁這群貧惰骨，日頭曝尻川、閹毋起床，還不快起床學戲！！若是妳自認皮厚就繼續睏，等我來好好教示恁……。」

原來是阿旺嫂等不及雞啼報時，她便手持藤條、如同貓抓老鼠般迅速衝進東廂房；她揮舞著手中的藤條、罵聲連連，驅趕催促女童們離開被窩、馬上起床！

聽到這駭人的吼叫聲，女童們個個表情驚慌、迅速從床板上一躍而起；就害怕起床稍顯遲慢，阿旺嫂的無情藤條，會如下雨般打在自己身上！猛然驚醒的林雪，連滾帶爬、三步作兩步，急忙竄出東廂房；她跟隨其他女童，來到內院影壁前的空地集合。

緊接著換成西廂房，傳來阿旺嫂的怒吼引發騷動……。

日復一日，女童們在阿旺嫂的吼叫聲中，展開一天的學戲行程。

林雪疲憊不堪，感覺自己像是一隻以繩緊緊纏繞、再被人用力拋飛的陀螺，為了戲班公轉、為了活著自轉。

教戲師傅馬長奎正站在內院中央，清點女童人數；他挺直腰桿、中氣十足，喊出指令：「自己找個面牆的位置，照例晨練、開始喊嗓！」

按照馬長奎先前的教導，林雪先伸展手腳、活動筋骨，然後她使勁揉了揉臉，讓五官舒張、驅走倦意。

接著她選定適當距離、面牆而站，挺身昂首、雙目平視；舌抵上顎、鼻子緩緩吸氣來送至小腹。直到她感覺小腹充盈、丹田飽滿之時，再將腰桿挺直、慢慢將兩側肋骨放鬆、收緊小腹讓丹田出力，提氣上升、從口中徐徐呼出……她反覆數十次來練習呼吸，直至氣隨意轉、調息自若，讓自己的口、鼻、喉嚨和肺部，逐漸習慣清晨的寒意滲入。

林雪做完暖身、張口喊嗓，依序喊出「咿」、「啊」、「嗚」。

她雙手叉腰、輕按小腹讓丹田出力，運氣喊聲由弱漸強、從低漸

高！她連喊了幾次，豆粒大的汗珠已從額頭流下、仍不敢鬆懈。因為林雪知道，她身後站著的馬師傅耳朵聽力極佳；若是有人在喊嗓時，故意弄虛造假、虛應了事，少不了要挨他一頓責罰！

「如意，站出來受罰！」

馬長奎聽聲辨位，竟然發現女童如意喊嗓，只是假裝張口、卻未出聲！原來如意偷懶、企圖在眾人喊嗓時蒙混過關，但她無法騙過敏銳的馬長奎。

如意低頭不語、全身顫抖，來到馬長奎面前認錯。

馬長奎指著一旁的竹板凳、示意如意脫下褲子、要打她屁股。

「如意，妳原本資質不錯，如今卻故意含糊喊嗓！我誇你幾句，妳是不是自以為比別人厲害、就不用再練習喊嗓？哼！今天我就用藤條打五下的處罰來打醒妳，讓妳知曉，啥物叫做謙虛！」

如意總是在私底下炫耀被馬長奎賞識，對其他女童頤指氣使、傲慢不恭，甚至對苦練喊嗓的阿桂嘲笑譏諷；沒想到她得意忘形、竟然犯下懈怠之錯誤！如今將被馬長奎嚴懲，她自知理虧、跪地求饒！

「馬師傅，毋通褪褲啦……真歹看！」

「毋通褪褲？哼！我要妳來褪褲，是驚打破褲！」

馬長奎表情嚴峻、不為所動。如意臉色蒼白如紙，她自知在劫難逃，只好在眾目睽睽之下、乖乖地將褲子脫到膝蓋處，露出雪白的臀部，趴在竹板凳上、簌簌發抖！

其他女童皆是噤若寒蟬、不敢作聲。

馬長奎高高掄起手中的藤條、狠狠地打下去！

「咻！咻！咻……。」響亮的藤條聲此起彼落，讓人聽得膽顫心驚！

如意細嫩的臀部，浮現一條條醒目的血痕紅印！椎心之痛，讓她疼得齙牙咧嘴、冷汗直流；但是她挺直了身軀不敢亂動，就怕稍有偏差會被打到大腿、導致殘廢……。

這驚心動魄的一幕，讓其他女童嚇得目瞪口呆！林雪雖然看不慣如意仗勢凌人，但此刻見她被鞭打，卻不免要對她頓生憐憫。

馬長奎當眾鞭打如意，重申「以打教戲」的鐵律；如果女童們不專心學戲來犯錯，就要被處以罰跪、打手心和打屁股！外江京戲班傳承的殘酷體罰，被渲染成為對教戲師傅的無形敬畏，迫使女童們不敢辨駁、忍受嚴苛管教；若看見別人被處罰，自己就要心生警惕、千萬別成為下一個衰尾被打的人！

＊

寅時的練習喊嗓結束、已到卯時。

眾女童們魚貫排隊來到正房，向相公爺和大師兄恭敬行禮；然後到阿旺嫂煮飯的灶間內、喝碗稀粥當早餐。辰時則是回廂房，由林登波聘請私塾先生教導女童學漢文、學講北京話；教材是清代蔡伯龍編撰的《官音彙解》、張錫捷的著作《官音便覽》。

「一葫蘆酒九兩六，一葫蘆油六兩九。六兩九的油，要換九兩六的酒；九兩六的酒，不換六兩九的油。」

私塾先生搖頭晃腦、念著繞口令，要女童們跟著齊聲覆誦。

不論女童們在進戲班之前說的家鄉話，是閩南話、還是廣東話；從

現在開始，在學戲時一律都要說北京話！繞口令，是馬師傅特別交代的課題，其目的是要讓女童們學習外江京戲，念白時要咬字清楚、分段唱詞時能一韻到底。

廂房內睡覺的床板、權充課堂的桌板，教本和習字帖則是兩人一組輪流共用；雖然學習環境簡陋克難，但是林雪珍惜這難得的機會。

戲班的女童們，能在這日本殖民的臺灣島來書寫漢字、學習陌生的北京話，這真是奇妙的人生體驗！聽私塾先生說起北京話的出處，是來自支那尊貴天子居住的京城；但對林雪而言，支那是陌生且遙不可及的國度，只能在夢境神遊……。

書聲琅琅，卻只有一人能將平舌音、翹舌音流暢轉換；那人正是立志要成為戲班臺柱的阿桂。為了證明自己能成功，阿桂比其他人都還要認真，這讓林雪對她心生佩服！

辰時的漢文教習結束之後，緊接著來到巳時的基本身段練習。雖然每天都在重覆訓練站姿和坐姿、單調又枯燥乏味，但是童伶們依然戰戰兢兢，就怕稍有不慎、被馬師傅給盯上，免不了要挨一頓毒打！

第十一章

「千萬要記住！伶人上臺演戲，最忌諱以正面來看向臺下的觀眾；不管是站還是坐，身體姿勢的角度，要向左或向右來微側。」

馬長奎逐一檢查女童們站正時腰桿是否有挺直？兩腿是否有繃緊？左右腳根是否有靠攏等細節。

「站丁字步，兩腳成丁字的交合處正對觀眾、身體要側向左腳尖方向來挺胸，這就叫做子午相！妳們就算練習結束，在平常的站和坐，都要勤練子午相，聽到了沒有？」

「是！師傅！」女童們迅速齊聲應答。

有一次林雪心不在焉、忘記回應，就被馬師傅厲聲斥責、勒令罰跪！所以不管訓練有多苦、有多累，林雪始終記得要馬上回應、表示對馬師傅服從和尊重。

除了端正站姿和走路步伐，女童伶還要勤練山膀和整雲手、再配合喊嗓，在內院空地繞圈、邊走邊練。馬長奎則是站在圓圈的正中央，手持戒尺、目光如鷹緊盯著女童伶，捕捉每個人舉手投足間細微變化、發掘其口語聲調和嗓音特質。

經過一個月的基本訓練，身為開荒啟蒙師傅，馬長奎將會依照女童伶每個人的表現、分配其出道演戲的角色行當。就像是不同黏性的泥土，在經過師匠槌敲、摔擲和揉壓的徒手練土之後，成為軟硬適中、黏度與可塑性卻又各自不同的陶土團！未來會是花瓶、還是破瓦罐，那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童伶的訓練循序漸進，永樂社女戲班班主林登波看在眼裡、內心卻是焦急萬分！他急忙找馬長奎商量，想要得到令他滿意的答案。

內院正房。戲神神龕內，齊插三柱清香、爐煙裊裊。

永樂社女戲班班主林登波臉色凝重、與馬長奎師傅同桌而坐。

關於童伶何時能學戲結束？預計在哪一天登臺演出？馬師傅始終沒能給個準確答案。林登波受到股東的催促壓力、曾多次詢問馬長奎，今天終於獲得答案，但結果卻令他驚訝到合不攏嘴！

「若想要查某囡仔學會曉唱戲，快則需要十個月，慢則一年……。」

「十個月？馬師傅……甘有法度閣減一個月？我恐驚會趕袂赴……。」

林登波擔心平樂遊五年之約，會因為超過期限而失信於人。

「這又不是在菜市仔買菜來啄價！」馬長奎眉頭緊蹙、堅持不退讓。「想當年，臺南小羅天戲班是用八個月的時間、教會童伶十餘齣戲；按此推算，如果有十個月充裕的時間，我馬長奎掛保證，永樂社的戲班成員學成之後、絕對有資格能在大稻埕的淡水戲館登臺公演！」

「馬師傅……我拜託您能不能通融、縮短教戲的時間？」

任憑林登波苦苦請求、馬長奎依舊斷然拒絕，他接著解釋起箇中緣由。

「登波！你招收的女童們來自不同籍貫，口音龐雜，這需要三個月的時間來糾正、學習並熟悉支那正音，還要再以上海京班的演出陣仗來整編……況且學戲怎能急就章、應付了事？我應你之邀來到艋舺、將平生所學傾囊相授，是為了報答你的恩情！不過，你可別忘了一年、在臺中葫蘆墩對我許下的承諾……。」

馬長奎義正辭嚴、堅持己見，讓林登波啞口無言。

回想起他與馬長奎相遇當年的情景，林登波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

一年前的林登波，正苦尋精通外江戲的教戲師傅。

某次機緣巧合，讓他得知老德勝戲班，有一老生演員馬長奎。

聽說此人原為福州上三班之一、大吉陞戲班的武生，他搭班演戲資歷豐富、且愛戲成痴，亦精通文武老生角色。

為了驗證此消息是否屬實，求賢若渴的林登波親自南下、一路風塵僕僕，趕到臺中葫蘆墩，一連三天在開漳聖王廟、觀賞老德勝戲班的公演。

馬長奎的老生嗓音蒼勁醇厚、身段從容流暢，令林登波十分折服！

他連忙備齊厚禮拜訪、欲邀請馬長奎擔任他新戲班的開荒師傅；但是總被馬長奎以尚有戲班契約、不能違約為由來婉拒！然而林登波並未氣餒、留在葫蘆墩期待轉機出現……。

接連數日沒見到馬長奎登臺亮相，探聽之後才知道他因為急症嘔血、缺錢就醫而臥病在床；林登波慷慨傾囊相助、聘請名醫診療，終於將馬長奎從鬼門關救了回來！終於讓馬長奎感動、點頭答應教戲。

「當初時你對我講，要在這日本殖民地臺灣，延續咱漢民族的戲劇表演藝術，將傳統忠孝節義精神傳承延續！我深知創設外江戲班之艱辛，問你是否願意任由我全權負責教戲？當時你爽快允諾，還信誓旦旦、言明要和我共創一個不輸給上海京班、臺灣本土的髦兒戲班……。」

「馬師傅，我知錯了！請您來原諒我……。」

林登波滿臉羞愧，低頭向馬長奎來道歉。「你所言確實有理，我不

應該為了一己之私、而忘了自己創設永樂社戲班的初衷！」

「登波，你要知曉！以前臺灣的外江戲班童伶，為啥攏無法度來成功？原因就是貪快速成、想盡快登臺表演來賺錢，結果讓童伶如鸚鵡學舌、學到皮毛，徒具其表而無內在，所以最後都以票房失利、獲利慘澹來收場！欲好三年、欲敗做一時！吃緊損破碗的道理，登波，你千萬要謹記在心呀……。」

馬長奎對林登波耳提面命，只因為他看過太多戲班班主因為貪圖小利、最後落得借錢度日、窮困潦倒的下場！

看著林登波無語、面有不甘，馬長奎嘆了口氣。

「我知影你煩惱戲班教戲期間，錢銀未進、諸項開支如水流！我答應你，自明日開始，戲班教戲時間自卯時起、到子時止，縮短女童們食飯和睏眠的時間！早起三朝當一工、早起三年當一冬，如此便能讓戲班童伶提早演出……。」

「我真正足感謝你！馬師傅……。」

林登波感激涕零，向馬長奎拱手行禮、久久說不出話來。

＊

馬長奎閉目養神，任由思緒翻騰、想起他以前剛學戲時……。

想當年，他原是中國福州城旗下街的滿族後裔。貴為八旗子弟，他錦衣玉食、養尊處優；整天就愛看戲捧角，不料竟染上揮霍無度、奢侈浪費的惡習！

在他十八歲那年，坐吃山空、敗光家產；走投無路，不得已才會自簽賣身契、淪落到戲班拜師學藝！他走上戲子一途，只為圖個一床安

枕、一餐溫飽……。

「想我年少得意時，坐在戲樓雅座，泡一壺武夷大紅袍品茗、翹腳磕瓜子來聽戲，聽到絕妙處便叫聲好！失意之際，為了每日能吃上兩頓稀粥，我在戲班受盡嘲諷凌辱……。」

馬長奎每思及此、總是感嘆造化弄人。十八歲的他，因為筋骨不夠柔軟、嗓音倒倉，讓他在學戲之路摸爬滾打、備嘗艱辛！為了精進技藝，他主動向樂師學習京胡，經過苦學之後，終於讓他練就老生、武生角色「兩門抱」的境界……。

「上天可憐我，讓我嶄露頭角，被福州知名徽班、大吉陞戲班挑選入班！因緣際會，我結識搭班駐演的上海京班演員，有幸一窺京劇藝術之奧妙；當時以官話正音為主的京劇，被官員士紳追捧為雅樂，盛行於官場筵席助興、神廟誕辰慶典。我鑽研京戲，很快就成為紅極一時的鬚生！」

正當馬長奎意氣風發、要在菊壇大展手腳之時，卻爆發了革命黨人辛亥革命起義、推翻滿清！一夕間改朝換代，讓福州城時局動蕩、經濟蕭條，戲班生意一落千丈而解散；迫於生計，他飄洋過海、來到這日本殖民地臺灣島投靠戲班。

「唉！人在異鄉，過著南北奔波的日子，突遇水土不服、惡疾纏身之狀況，死活存亡只能聽天由命！就在我因病嘔血、命懸一線的危急時刻，幸賴有林登波仗義相救；為了報答他的知遇之恩，我一定要讓永樂社的女童伶學會演戲！」

他期待在永樂社戲班的女童伶之中，能夠有人可以勇敢地掙脫孤

獨落寞、學藝有成，將京戲的藝術精髓發揚光大，成為臺灣菊壇的閃亮之星！

「希望咱戲班的查某囡仔，能明白我的苦心、忍耐堅持來學戲。」

第十二章

秋風吹盡舊庭柯，黃葉丹楓客裡過。

秋末冬初，內院中央的老槐樹樹葉由綠轉黃、緩緩飄落，恰似蝴蝶漫天飛舞。

立冬這一天，勤奮苦練的女童伶們，齊聚在供奉相公爺的正房門前，由馬長奎當眾宣佈，永樂社戲班十九名女童的角色行當名單，班主林登波、負責財務的鴿母林鴿也一同列席，以示公平。

「各位！眾所周知，永樂社戲班皆為女子演員、而且訓練時間只有短短一年，因此我選擇教導的京戲劇本，是以唱工取勝的文戲居多、刪減翻騰撲打、容易勞損的武戲……。」

馬長奎簡單扼要，說明選角原則：

「我以神情英武、嗓音醇厚者選為坤生，體態秀麗、嗓音甜潤者選為坤旦；永樂社戲班現有十九名成員，將末、丑兩項刪除，依照生、旦、淨三項的順序來分配角色行當。」

生：包括文武老生、老生、小生

文武老生——月中桂

老生——丹桂、阿凸、清香、七里香、梨春

小生——筱雪、碧桃、武陵春、玉如意

旦：包括青衣、正旦、花旦

青衣——紅豆

正旦——紫金英

花旦——大寶玉、大桂

淨：包括大花、二花、武大花

大花——玉樓燕、筱桂、來春

二花——珍珠寶

武大花——賽寶金

行當公布，眾女童卻對名單上陌生人名感到疑惑！鴿母林鴿解釋，這些人名，皆是馬長奎師傅為每位女童所選定的出道藝名。

「阿桂，出列！妳是戲班之中最刻苦勤學、表現優異之人！既然妳自許要成為永樂社戲班的臺柱，為師我自然要賜給妳一個響叮噹的出道藝名！」

馬長奎得意地來講解他取名的意義。

「清代乾隆年間，吏部尚書蔣溥，曾經在中秋節畫了一幅《月中桂兔圖》，獲得乾隆皇帝的讚賞、讓他隔年就升了官！所以我將『月中桂』這個響亮藝名交給妳。阿桂，不！月中桂，妳日後定要一舉成名，

切莫辜負我對妳的用心良苦！」

「多謝馬師傅賜名！月中桂謹遵教誨！」

月中桂態度恭敬、向馬長奎行跪拜禮來致謝。

月中桂平日勤練基本功、從不喊苦埋怨，而且她舉手投足皆到定位、眾人是有目共睹。雖然她受到馬長奎師傅的肯定和厚愛，但是她喜怒不形於色、不願與人閒聊是非，反倒成為如意和紅豆排擠嫌忌的對象！

如今月中桂獲得馬長奎親賜寓意深遠的藝名，此等恩厚殊榮、豈不是更令旁人心生怨妒？反觀戲班其他人的藝名，與「月中桂」相比，簡直是雲泥之別、相去甚遠！

例如，如意的藝名只多加了一字、寫成「玉如意」，紅豆則還是「紅豆」，林雪則是改動一字、寫成了「筱雪」……其他人的藝名，都不及「月中桂」這三個字來得響亮！埋怨、質疑和不解其意等表情、在各女童臉上輪流轉換，每個人內心情緒複雜糾結……。

鴿母林鵠悄悄離席、走近養女林雪身旁，在她耳邊小聲笑道：

「真正可惜！我還以為妳會被選成青衣或花旦……結果是小生行當呀！雞仔团，我看你惦在這戲班，亦無得人疼呀！嘻嘻！」

「阿姑，我在永樂社戲班學戲，比在老深春泡茶閣較快活呀！」

林雪故意頂嘴回應，讓林鵠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氣得牙癢癢！

林雪知道養母林鵠是故意來諷刺她，然而她天性純真、並不會去計較自己是何角色行當；其實月中桂的天資聰穎、學戲專精，讓她尊敬又崇拜！但如今馬長奎對戲班成員藝名的選取、明顯厚此薄彼；林雪不禁

要為月中桂擔憂，惟恐她會被戲班其他成員討厭和排擠。

＊

「筱桂，我擔心月中桂不得人緣、她以後會更加孤單呀……。」

「筱雪，咱先來解決眼前的難關吧！妳看，這盆裡還有一堆衫褲要清洗，待會咱還要去收晾掛的衣服來烘乾！」

筱桂一邊用凍紅的雙手、搓洗木盆中的髒衣，一邊督促筱雪趕緊完成輪值的雜務。筱桂與筱雪同年，兩人個性相通、遂結交為談心之人；與玉如意和紅豆交往不同，在筱桂面前，筱雪可以暢所欲言、不用擔心被奚落責罵！

「好啦！好啦！我聽妳話，阮兩人作伙來洗衫。更何況，彼時陣我破病發燒，筱桂妳不辭辛勞來佮我照顧，予我會當早日病癒、恢復元氣！真多謝！」

「筱雪，關於照顧妳這件歹誌……我必須要說真話，佮妳來解釋……。」

筱雪真心感謝，反倒讓筱桂覺得受之有愧、渾身不自在！她吞吞吐吐、向筱雪說出真相原委。「真正照顧妳的人……是與妳同床共寢的月中桂！但是月中桂怕別人知曉、轉而排擠妳，所以她才拜託我出面承認、說我才是不眠不休照顧妳的人……。」

這真相確實令人難以接受！筱雪想起她前幾天不慎感染風邪，額頭熨燙、高烧不退，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思緒混沌迷糊，只感覺有人在旁細心餵藥照料，本以為是熱心的筱桂所為，沒想到竟然是不苟言笑、冷漠待人的月中桂！

「無緣無故，月中桂為何要幫我？她既然幫了我，又為何要對我刻意隱瞞？」

一連串疑問，任筱雪想破頭也無解；若直接問月中桂、她必定否認。

筱雪在心裡惦記，要找個合適機會，找月中桂當面問個清楚！

永樂社戲班各角色行當既已確定，馬長奎師傅和老鴿林鵠兩人商議，各領一批女童，以兩進四合院的影壁為界、分別在內院和外院教導童伶身段。

馬長奎負責教導人數較多的生、淨兩行當，在內院一字排開演練，其中有藝名筱雪的林雪與月中桂、玉如意和筱桂等人。既然是以女扮男的坤生，剛開始訓練即仿效古代男子打拱作揖、練習抬腳走四方步。看完馬長奎師傅標準的示範動作，女童伶們輪流依樣畫葫蘆、走上一趟，讓馬長奎逐一點評糾正。

「目光要有神，收下巴、腰桿挺直，抬腿要亮鞋底！所謂四方步，就是走路要四平八穩。都給我記住！扮坤生就要展現男子氣概，別畏畏縮縮地像個女子！」

「是！師傅！」女童伶們整齊劃一的回答，沒有一絲懷疑和猶豫。

女扮男裝、陰陽顛倒，這離譜的指令，讓筱雪在一瞬間感到迷惑！然而現實不容她細想，她的肢體卻早已經忠實地配合運作！若想要繼續在這戲班生存，就得聽話和服從，任何不合理的要求，逐漸變成了理所當然……。

在影壁的另一側，老鴿林鵠正帶領包括紅豆等人數較少的旦角行

當，在外院來講解身段。此刻卻傳來女童悲泣求饒聲，讓人好奇究竟是發生了何事……。

第十三章

「這是……啥物件？」

紅豆雙手捧起林鵠帶來的奇特物件、仔細端詳。

她撫摸物件形狀，發現這兩隻物件樣式相同、彎曲似鞋，所以她猜想這是一雙穿在腳上的鞋子。然而這雙鞋尺寸比女童們腳穿的鞋還小，鞋身長約三寸，前尖後圓、中間內凹；腳後跟突兀地向上、往後拔起，形成一托足板，由鞋身側面看，就像是牛的舌頭！

「這鞋仔……我攏看無欲按怎穿？」

紅豆拿起鞋子、用盡各種方法嘗試了半天，卻總是無法來順利穿上；她一氣之下、索性將鞋子扔擲在地上！

「林鵠姨仔，妳甘是刁故意來創治我？哼！拿我來變猴弄！」

「紅豆！佢序大人講話，袂使無大無細！」

在外院顧門的烏肉旁觀見狀、連忙斥責紅豆；但是老鴿林鵠並未發怒、反倒掩嘴輕笑！她對紅豆說：「你這囡仔真正趣味！若是想穿這柴頭蹺鞋，你要先來褪赤跤……烏肉，你也來幫忙吧！」

在林鵠的指揮之下，烏肉滿頭大汗、手忙腳亂地幫紅豆的雙腳穿上

了木蹻鞋。

與其說是穿上鞋，倒不如說是綁上鞋。紅豆的腳掌前半部向下插入木鞋的凹槽、腳後跟卻是懸空；腳掌兩側被兩片薄木板夾住固定、再用寬布條一層層來包覆綁縛。

「烏肉！你甘是無吃飯？來，出力！再把布條綁緊一點！」

綁完紅豆腳掌，林鵠要烏肉將紅豆的腳後跟、連同木蹻鞋的托足板，也用寬布條來綁緊；乍看之下，紅豆的雙腳就像是兩顆上圓下尖的肉粽！

紅豆原是赤足坐在椅子上、讓烏肉將木蹻鞋纏綁在腳上；直到綁牢固定，她便嘗試站起身來走路，豈知竟然重心不穩、踉蹌倒地，模樣狼狽不堪！

「烏肉，你把紅豆抱起來、讓她靠在前院的牆邊站著！」

林鵠原本和善親切的面容，須臾變成冷酷無情。「哼！紅豆，沒有我的允准，妳不准坐下來休息！妳若知輕重、就別埋怨，除非妳今晚想站著睡覺。」

「……。」紅豆本想回嘴，但見到林鵠怒視她，只能嚥聲來屈服。

接下來，永樂社戲班旦角行當編組的五名女童，全都穿上了木蹻鞋，排成一列、雙手撐牆站立。每個人臉上冒汗，兩腳因為要勉強保持平衡而顫抖不已。

林鵠手拿戒尺、在女童身後來回巡查；陪伴林鵠的幾位妓院老鴇，則是坐在前院倒座房，饒有興致、欣賞林鵠調教女童的好戲。

「姨仔饒命！我雙腳痠軟、強欲凍未條！敢會使予我椅仔來

坐……。」

紅豆站久腿痠，哀求著林鵠能讓她喘口氣、暫時歇息！

她低頭看著自己雙腳前半部，纏裹的寬布條縫隙滲出幾許血水；原因是她將腳硬塞進細窄木蹻凹槽，稍不站穩、重心失衡，她的腳掌就會被蹻鞋凹槽的邊緣擠壓而受傷。

「這就叫做『扎蹻』！你若是想要走路，先讓腳趾著地站穩，再抬起腳跟來移動；我只是叫妳站著，沒叫妳不能亂動；妳若是感覺腳麻，就雙手扶牆走動走動！」

「姨仔，咱是誠心來向妳學戲，你何苦來刁難人！通人攏知影，你是大慈大悲觀音媽來轉世，我求妳做好心、緊來放開這柴頭鞋仔！」

任憑紅豆低聲下氣、哀求討饒，林鵠絲毫不為所動。林鵠身體微彎、將她長裙微微掀起、露出自己引以為傲的三寸金蓮繡花鞋，來讓女童們瞧瞧、開開眼。

「外江京戲的旦角走臺步，雙膝要併攏、步伐要小……。」

林鵠有模有樣地走幾步，只見她蓮步輕移、柳腰款擺、搖曳生姿！

「若是演旗婆旦，就要穿花盆底鞋來走路。恁原本是庄跤囡仔人，細漢時毋捌來縛跤，攏是一雙大跤蹄，按怎穿花盆底鞋？速成之計就是予恁踩木蹻鞋、練習旦角身段！」

「新娘轎扛到，才想要縛腳！」

說話之人，正是在場的林鵠友人之一，也是艋舺凹肚仔街、迎春閣妓院的老鴇罔市。罔市見女童們表情痛苦，忍不住出言諷刺。「話講倒轉來，恁若是能忍受這木蹻鞋之苦痛、將外江京戲旦角來演好，日後肯

定要比月中桂老生行當出名、更加受人歡迎！」

「罔市姨仔，此話當真？你毋通清彩講講，存心來欺瞞我……。」

紅豆聽到能勝過月中桂，一時來激起她的好勝心！

但是她又懷疑罔市、害怕還有比木屐鞋更殘酷的教戲招式……。

見紅豆膽怯，林鵠、罔市和其友人覺得有趣、笑得花枝亂顫！

「戇囡仔！罔市姨仔佢講實在話，恁煞當做我是佢講要笑！」

罔市姨仔笑著回答紅豆，說明為何她會有自信、旦角一定會紅的原因。

「妳免來煩惱扮戲袂出名！我佢保保證，肯開錢來看戲的查甫人，攏是愛看嬲姑娘仔啦！哈哈！」

「別以為罔市姨仔是開妓院的鴿母，恁就來看袂起伊！早在十六年前，伊是咱艋舺最出名、怡紅院女優戲班的當家小旦，也就是外江京戲的花旦行當！而旁邊坐著的這位阿好姨仔，則是青衣行當。」

林鵠如數家珍、向紅豆細說艋舺藝旦戲的輝煌歷史……。

當年紅極一時的怡紅院女優戲班，又被稱為艋舺大女班，成員都是從艋舺知名妓院的藝旦來擇優選角，在竹篙厝的黃家大院訓練成清一色的女子戲班。

艋舺大女班解散之後，罔市和阿好以賺取的豐厚賞金來贖身、脫離藝旦身份，但是她們沒有其他謀生技能，只好重操舊業、自此成為青樓妓院的老鴿。

「一時風，駛一時船！紅豆，我看妳五官端正、目矚會來使目箭，外表條件算是上等；但是妳若要扮戲演青衣，就要將原本輕浮的天性來

改正！」

阿好姨仔有心來栽培紅豆，所以勸她收斂脾氣。「青衣在旦角行當之中，唱功最為繁重，妳若是耐心認真去學，日後一定會有出脫！」

「好！為了活得比別人更好！我一定要改變我自己！」

紅豆在心中發誓。她咬緊牙關、強忍著雙足刺痛，重新挺起胸膛來平衡站立；看著眼前的林鵠、罔市和阿好三人，在她們濃妝豔抹的容貌背後，紅豆彷彿看見自己難以擺脫的宿命。

第十四章

四合院內老槐樹樹葉掉光，剩下光禿的枝條高舉向天、傲然屹立。

樹皮乾皺縫隙間，小螞蟻忙著收集蚜蟲卵，搬運到蟻巢儲存過冬。

隆冬時節、萬物蟄伏，永樂社女戲班的訓練持之以恆、從未間斷。穿著單薄的童伶們嘴已凍麻、簌簌發抖，在刺骨寒風中晨練喊嗓！坐在一旁的馬長奎則是拉起京胡、指導童伶如何辨識琴聲高音，從而訓練童伶的耳音聽力。

「女伶最難之處，是將坤生演得出神入化、雌雄莫辨！除了靠服裝造型、肢體動作來模仿男子，生角唱戲聲調也要用寬廣本嗓，而不是像旦角、青衣用小嗓！」

由於馬長奎是男人、無法示範唱出女扮男坤生的聲調，在老鴿林

鵠的牽針引線之下，邀請大稻埕藝旦鏡市、到永樂社女戲班擔任助教。藝旦鏡市曾經幸獲馬長奎師傅指點、與老德勝戲班同臺演出京戲《空城計》；為了報答馬長奎，鏡市毫無藏私、認真教導女童伶練習坤生發聲和念白技巧。

馬長奎拉起京胡伴奏，鏡市在耳朵上戴掛假鬚鬚、輕搖手中羽扇，扮起京戲《空城計》高踞城樓的諸葛亮，唱出鬚生的經典名句：

我本是卧龍崗散淡的人，憑陰陽如反掌博古通今。
先帝爺下南陽御駕三請，料定了漢家的業鼎足三分。

「嗓音初起時以低吟托腔、而後逐漸響亮；如同實月在虛雲之間隱約浮現，這就是老生唱腔的巔峰境界——『雲遮月』！小生行當唱戲時，若能將京白和韻白交錯、一口氣流暢地唱出來，即是人稱『風攪雪』的特色！」

鏡市逐一講解生角行當的專有名詞，讓童伶們頓時茅塞頓開！筱雪卻是面有難色，她鼓起勇氣、問鏡市一個尷尬的問題：

「鏡市姐，為何扮戲演老生、攏要來掛假喙鬚？假喙鬚掛在雙耳、放在鼻仔下趺，彼款臭咪摸的氣味，我實在擋膾著！敢會使將嘴鬚改成用畫在臉上？」

「躉妹仔！假喙鬚試掛時攏要先用嘴咬著、調整喙鬚兩邊的鐵線，直到緊度合適才來固定；免講加減攏會搵到喙爛，久了就會有臭味！而且這假喙鬚的材質，通常是用馬尾溜的毛、抑是查某人的長頭髮來編

成，有怪味是正常代誌！」

鏡市看出童伶對掛戴假喙鬚有所遲疑、甚至厭惡！她解釋鬚鬚之重要性：

「這假嘴鬚，又稱『髯口』，除了手工精製、價錢昂貴，還有其戲劇效果！例如用手捻嘴鬚、是代表佇咧思考想代誌；撮嘴鬚代表生氣、將喙鬚捧起來顫抖是代表著驚……恁扮戲時若是能活用髯口動作，就能表達角色情緒變化。來，大家來摸一摸假嘴鬚吧！新奇又閣趣味喔！」

芳齡十六的藝旦鏡市，她教戲時不像馬長奎板起一張嚴肅臉孔，而是和顏悅色、將女童伶當親妹妹來對待，鼓勵她們將學戲當成興趣來培養！鏡市教完生角行當技巧之後，緊接著她又來教導旦角行當如何扮妝。

＊

西廂房裡，三張長板凳併成一張桌，桌上放著鏡子和各色胭脂。鏡市正細心教導女童紅豆，依順序自畫旦角妝；繁瑣的工序，讓其她女童看得眼花撩亂！

「旦角上底粉之前，一定要先來洗面洗乎清氣……柳葉彎眉要畫淡薄仔粗，安捏在暗暝的夜戲卡明顯！化完妝後要吊眉，再來貼片子；小彎和大柳都要貼在固定位置，安捏才会有古錐的瓜子臉……。」

紅豆初學化妝，一開始不免手忙腳亂、幸賴有鏡市從旁耐心指導，按部就班、敷粉定妝；接下來是戴線尾、勒網、繫大簪、梳大頭和包水紗，完成勒頭的過程。最後再戴頭面、戴頂花、偏鳳和鬢花。最後檢查一遍、妥當無誤，才算是大功告成！



鏡中的紅豆，眉目含春、雙頰緋紅；秀髮如雲，裝飾精緻閃亮的紅色水鑽頭面，光彩奪目！原本素顏的她，搖身一變成為京戲《梅龍鎮》活潑嫵媚的李鳳姐！

「紅豆，妳要勤加練習、縮短化妝時間，才有法度趕會赴、在開場鑼響起以前，化好妝、穿好戲服來登場亮相！」

鏡市囑咐紅豆，切莫因為化妝太久而誤場、違反戲班班規。

其他女童也圍著紅豆來欣賞、讚嘆連連；讓自恃美貌的紅豆，得意洋洋！

鏡市看著初進戲班的眾女童，從青澀靦腆逐漸蛻變為成熟，讓她不由得來感嘆，時間真能改變一切！或許是因為女童伶學習唱念和身段訓練，如今她們說話的語氣和手勢，不經意會仿效戲中人物、老氣橫秋，彷彿是被強迫早熟的小大人一般。

為了滿足商紳的風雅逸趣，戲班女童伶被急於求成、揠苗助長，失去了原本快樂無憂的童年！然而身為大稻埕藝旦的鏡市，又何嘗不是身不由己呢？

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公布「佐久間總督の五年計劃理蕃事業終了に際しての訓示」，宣告結束多年的理蕃軍事行動，讓時局迎來了安定祥和。

「劈劈、啪啪！」四合院牆外傳來一陣響亮喜慶的爆竹聲。

在二九暝這一天，牆外家家戶戶歡喜來圍爐、小孩撒嬌向爹娘討壓歲錢；筱雪和永樂社戲班的女童伶們，在牆內例行的練功吆喝聲中，迎來了新的一年。

第十五章

春雨綿綿，滋潤大地萬物，四合院的老槐樹，新芽初萌。

大正四年、西曆1915年五月。永樂社戲班童伶在艋舺學戲、已逾九個月，因為連日下雨緣故，眾人改在廂房內分組排練對戲。

一切看似如常，但是童伶私下齟齬不合、爭吵迭起的次數卻日益增加；山雨欲來風滿樓，一觸即發的衝突導火線，是來自戲班「四樑四柱」的人選名單。

「四樑四柱」，指的是戲班內各行當的優秀角色，除了表演根基深厚、唱作俱佳，還要能在同臺演出時、襯托並輔佐領銜的大支柱，如同穩固的房屋樑柱，恰如其分、肩負起支撐戲班的重責大任！

為了成為「四樑四柱」，增加自己登臺演戲的機會，永樂社童伶們無不磨拳擦掌、積極爭取！性格恬淡的筱雪，無心與他人互別苗頭、一較高下，但是這卻為她帶來了揮之不去的困擾……。

馬長奎教折子戲的方法，是依照泉州小梨園戲的七子班來編組。

首先是「圍鼓邊」。

依照選定京劇的折子戲內容、選定由誰擔任劇中人物角色，以童伶七人為一組、圍坐在馬長奎身邊；由馬長奎用京胡、司鼓等單一樂器來伴奏，同時將唱詞口述、逐字念出。沒有文字劇本可供閱讀，要求童伶死背熟記！由於包含生、旦等行當角色都同時在場，所以同一齣戲各演員的唱詞，戲中其他角色也能通曉。

緊接著是「唸戲」。

讓童伶依出場順序、依序唱念，馬長奎拉起京胡來伴奏、引導和提點；尚未輪到出場的角色，則是在心中同時默念唱詞。

「圍鼓邊」和「唸戲」之目的，在於讓戲班女童伶理解劇本故事內容、熟記自己的出場順序，但這僅是零散分段的靜態教習；所以有「串戲」之進程，要求主角和配角依照戲曲伴奏氣氛、在唱曲和念白時投入感情；與同戲演員互動之際，凸顯戲中人物喜怒哀樂情緒，營造出戲曲高潮起伏！

馬長奎從串戲過程之中細心觀察、評估各人行當表演是否稱職，如果有女童伶表現失常、態度鬆懈且錯誤百出，她就會被淘汰、其原定角色改由別人頂替。

最後一關則是「行庭」。

由林鵠聘請酒館曲師到戲班伴奏，讓女童伶在內院的空地來走臺、模擬正式演出的完整唱念和身段；「行庭」如果順利、且經過馬長奎認可，則代表這一齣戲的演出角色行當已然確定、不會再更動。

＊

然而童伶在「行庭」的表現，卻是狀況百出、讓人大失所望！有人因為緊張而忘詞、搶詞，或是在走位時走錯區位、科步一團混亂！戲班女童們相互指責推諉、吵成一團，讓馬長奎怒不可遏、對童伶處以「打通堂」的連坐處罰！

「一人犯錯、把戲演砸了，參予這齣戲演出的人，全都要打屁股！」

「打通堂」這看似理所當然的公平，讓女童怨聲四起、拒不受罰！

月中桂不發一語、默默地走到排練場邊選了張長板凳，迅速地撩起上衣、褲子半褪，趴在板凳後躺下不動；她雪白圓潤的屁股，在春日陽光映照下格外醒目。

這情景讓其他童伶瞬間噤聲、轉而望向手持藤條的馬長奎，要看他如何處置同齣戲演出老生、卻未出錯的月中桂。

「哼！十指伸出無平長，我就不相信馬師傅能狠心處罰月中桂！」

在同齣戲演出青衣、自認無錯免罰的紅豆，雙手抱胸、質疑馬長奎能否公平。

馬長奎輕嘆一聲、走向月中桂，他毫不猶豫、照樣掄起手中藤條、重重地鞭打下去！

「做錯受罰！錯就錯在，不、能、夠、出、錯！」

最後五個字，唸出一字就打一下，力道未減、分毫不差地落在月中桂白皙的臀部！月中桂受罰後表情依舊如冰、恭敬地向馬長奎磕頭謝打。這舉動讓紅豆和其他女童啞口無言，只能默默地也趴上長板凳、認命來接受「打通堂」的處罰。

馬長奎處罰完後、高舉藤條來告誡女童伶：

「不管妳是分配到演出跑圓場的旗軍、還是端茶的奴婢；只要妳上了戲臺，都要謹守本分、不可輕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若是不想害別人受累被罰，就給我振作起來！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多謝師傅！」

女童們齊聲回應，一個個繃緊神經、相互提醒別再犯錯。為了讓戲班能穩定軍心，月中桂甘願以身作則、主動受罰；筱雪望著月中桂孤獨

的背影，崇拜之心油然而生！

「永樂社」三個字的意義，代表團隊榮譽的象徵，在童伶們的內心隱約成形。

＊

與此同時，嘉義廳山仔頂區區長林玉崑，募股集資壹仟伍佰圓為經費，從臺灣北部招募十餘名十五歲的少女，創設「娛樂園」女子戲班；並聘請宜春樓旗亭樂師在林氏東門舊宅、教習外江戲，預計在今年底登臺開演。

剛從福州採購戲服和道具返臺的林登波，從老鴿林鴿口中得知此一消息，讓他又驚又喜、心中五味雜陳！

他驚的是嘉義娛樂園女班的教戲時間、只需短短三個月，而桃園永樂社女班訓練至今卻是已近一年；喜的是終於也有人和他一樣、預見女子京戲班在臺灣大有可為！儘管舟車勞頓，但是林登波顧不得歇息、連夜趕回艋舺大溪口街的永樂社戲班所在，與馬長奎師傅商議戲班正式登臺的日期。

「八月十五日，中秋夜。」

胸有成竹的馬長奎師傅，為永樂社戲班的首演擇定良辰吉時！林登波暗自慶幸，戲班預定初演的這一天，並未超過自己當年在平樂遊旗亭所訂下的五年之約；他回想起多年來的勞心勞力，在不久之後就要獲得回報，忍不住喜極而泣！反觀馬長奎卻是眉頭深鎖、心事重重……。

林登波細問之下，才知他是為了戲班內「四梁四柱」人選、尚缺一人來煩惱。

「登波！這是我所整理出戲班的四梁四柱人選名單，還有目前永樂社戲班排練的十五齣折子戲劇目，我現在鄭重交代給你；你身為班主、千萬要熟記，以後戲班出外巡演，就全靠你安排劇目、管理演員調動！」

「馬師傅，這一份四梁四柱名單，按怎攞看無筱雪的名字？」

林登波看完名單後、關心筱雪的近況。在老深春初見她時便印象深刻、又是林鵠的養女，所以林登波刻意偏愛筱雪，希望她能一舉成名、活躍在戲臺上。

「哼！傀儡仔若是會使來將線剪斷，變成活跳跳、有感情的人，我一定會將她寫進戲班梁柱的人選名單之內。」

「傀儡仔」，是馬長奎針對筱雪在行庭的表現平庸、封給她的綽號。意思是指筱雪表演雖無過錯，卻因為怯場而肢體僵硬、唱腔模糊，根本毫無美感可言！對於扮相不錯、資質卻平平的筱雪，馬長奎恨鐵不成鋼，對她不假顏色、格外嚴厲！林登波本欲建言，見馬長奎似有定論，只好作罷。

看著四梁四柱名單上最後一個空缺，馬長奎心有遺憾……。

他尋思要找一個合適的人選，專門為筱雪進行特訓。

第十六章

「啥？月中桂要負責對妳特訓！哪有可能？筱雪，你甘有確定？」

「筱桂，我沒有騙你！這是馬師傅親口指示我，月中桂也有在場；他還囑咐月中桂，要她教會我唱好《文昭關》，限期一個月……。」

「唉……這不是強人所難嗎？《文昭關》可是一齣老生行當的鬚生戲，戲班裡除了月中桂無一人能夠唱好！」

至於馬長奎為何如此安排，筱桂百思不解。與筱雪相處，筱桂知她心性善良、不喜與他人爭功，故而表現平平！其實筱雪並非驚鈍貪懶，實為僅求安穩度日而已。如今馬長奎執意要筱雪精進，還指派月中桂限期特訓……。

看來筱雪這一回恐難逃避、怕是有苦頭要吃！

「唉…馬師傅攞講我是無魂有體，我又怎能學會放感情來扮戲？」

筱雪手托下巴、嘟起小嘴，露出一副惹人憐愛的可愛模樣。

但是遇上冷若冰霜的月中桂，裝可愛這一招卻是無用武之地……。

「我先來演練一遍予妳看，妳要斟酌看！」

一輪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

月中桂唱的這段詞句，來自劇目《文昭關》伍子胥的月夜獨白，逐字拖音，聲腔盤轉如線縷、音韻掩抑淒涼情，讓聽者為之心碎！筱雪更是心有戚戚焉。

沒有樂器伴奏來打節拍，月中桂單純乾唱、仍保持發音準確穩定。

換成筱雪來學唱。但是她才剛唱出一個字、卻聽到月中桂大聲喊停！

「停！別再唱下去了！」

月中桂柳眉緊蹙、表情不悅要筱雪即刻打住！然後她連珠炮似地說出其缺失：

「這一段是二黃慢板唱段，是要表現出伍子胥抑鬱感傷情懷，所以第一個字『一』，就要唱出英雄氣概的勁道！筱雪，妳怎會在一開頭就有氣無力？」

「……。」被月中桂嚴詞指責，讓筱雪像渾身被潑了一桶冰水般難堪！

筱雪原本還想感謝月中桂、在她生病時來照顧，從此兩人相和相處；沒想到月中桂教戲有板有眼，絲毫不留情面！不過月中桂所言精闢，讓筱雪啞口無言。

「行腔要以氣振聲、以音傳情……筱雪！看來妳以前都沒用心在控制抑揚頓挫、蘊勢發勁；從現在開始，我陪妳一起加強重點特訓！」

從此以後，月中桂開始不分晝夜、對筱雪展開一連串緊密訓練。為了怕筱雪孤單無伴，筱桂在徵求馬長奎同意之後、也自願加入月中桂的行腔特訓。

「筱雪！妳做代誌粗枝大葉、憨慢親像龜咧趕！伍子胥是文武雙全的大英雄，哪會像妳走路這般落魄？妳給我下巴抬高、挺直腰桿！」

月中桂雖然不會像馬長奎一樣執鞭體罰，但是她總是以言語挖苦、

嘲諷筱雪的不足之處，讓筱雪在其他女童面前被看笑話、自覺丟臉難堪！

面對月中桂的批評數落，筱雪有好幾次覺得快承受不住、想乾脆徹底放棄唱戲！

幸好有筱桂在一旁安慰，支持並鼓勵筱雪、才讓她得以釋懷。

＊

「月中桂故意為之，她目的就是要激發妳的好勝心和鬥志！況且她說的也沒錯，阮付出感情來扮戲，讓臺下付錢看戲的人受到感動，這是天公地道的代誌！」

正當筱桂利用短暫歇息、積極來開導筱雪的時候，沒想到紅豆和玉如意卻以探望為理由、兩人笑嘻嘻地出現在筱雪和筱桂的面前！

更奇怪的是，當筱桂一看到紅豆，就像老鼠碰到貓，頭也不回、轉身逃跑！留下目瞪口呆的筱雪，獨自應付來意不善的紅豆和玉如意。

「嘖！筱桂真沒禮貌，看到我們來探望，連打一聲招呼攏無就逃走！咱也沒啥歹意……嘻！嘻！」

紅豆掩嘴輕笑，眼神中卻閃爍著狡詰、對筱桂逃跑一事視作理所當然。玉如意則是接續筱桂剛才的話題，對筱雪開起玩笑：

「對啦！月中桂，她真的是用心付出感情來扮戲喔……筱雪，妳現在是由養母送來戲班學戲，若是學不好，猶閣會使倒轉去老深春、做泡茶的頭路；毋過若換做是月中桂，她扮戲若演不好，就無路通乎走、只能倒轉去佇街仔路做乞食！」

「乞食？玉如意，妳說月中桂來戲班以前，原本是……乞食？妳沒

騙我吧？」

筱雪簡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所聽到的是事實，她腦海浮現月中桂高傲的神情，卻是無法和乞丐聯想在一起！紅豆見筱雪動搖、又故弄玄虛：「筱雪，雖然你現在和月中桂同睡一床，不過妳還是聽我一句苦勸，遠離她、越遠越好！」

「紅豆姐，妳此話怎講？月中桂這個人雖然冷漠孤僻，但她絕不主動挑釁欺凌別人，我感覺如此相安無事就好……。」

筱雪猜想紅豆是存心挑撥、無事生非。

玉如意擺出老先覺姿態，用手指點了點筱雪額頭、要她想清楚。

「妳真正戇甲袂扒癢！你若是知影月中桂是鐵掃八敗命，就袂按呢悠哉了！」

乞食？鐵掃八敗命？與月中桂相處，筱雪竟然不知她有秘密！

紅豆接著解釋，何謂鐵掃八敗命。月中桂的生母，在生下她之後便血崩驟逝，她的生父因為連日逢賭必輸，認為是命帶劫煞的女兒來作怪；一氣之下便將未滿月的女兒放入木盆、丟入河中，任其自生自滅！恰逢私塾的漢文老師路過，將她救起後、收為養女來照顧，還親自教導她四書五經、吟詩作對……。

「無怪乎月中桂的漢文程度遮爾仔好！」筱雪聞言恍然大悟，忍不住來打岔。

「哼！故事若是到遮就來結束，敢毋是尚介簡單？」

紅豆話鋒直轉：「直到月中桂六歲那年，她的養父被傳染天狗熱，臨死之前將養女托付給好友；但是好友嫌忌月中桂，又將她賣給農戶做

新婦仔、送作堆，農戶養母要月中桂每天負擔沉重的農務、還要將伊像豬狗同款來苦毒虐待……。」

「那會有這款么壽的代誌！月中桂未免太可憐了……。」

筱雪聽到此處，忍不住又出聲！此時玉如意早有準備，用手揪捏著筱雪的耳朵：

「妳又來插話！講啥可憐？妳無聽人講，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事出必有因！」

紅豆笑著要玉如意趕緊來收手、避免筱雪的耳朵被她揪得變形！

「好啦！就讓我來說完吧！總講一句，月中桂命中帶剪刀柄、鐵掃帚，最後還是將伊未來的尪婿給剋死、被夫家用掃帚趕出去，只好在街頭流浪當乞食！要不是妳養母林鵠好心帶伊來戲班，伊又怎能在戲班當個臺柱呢？所以月中桂會唱戲，是因為伊早就習慣唱乞食調、博取好心人來同情！她用盡方法，就是想要成功……。」

玉如意將月中桂坎坷的命運，用「帶衰別人、成就自己」來做結尾，她勸筱雪對月中桂要避而遠之、免得被波及遭殃！

筱雪對玉如意、紅豆兩人所言半信半疑；她心知紅豆兩人從阿旺嫂探聽、再轉述給她，其居心叵測。但是如果所言屬實，則一切謎團可解……。

因為鐵掃八敗命的災厄，所以月中桂才會故意示人以孤傲；因為她害怕這難解的厄運，將會連累波及與自己親近的人。

「即使身世坎坷艱辛、飽受他人歧視和欺凌，月中桂也不放棄抓住任何機會，要證明自己人生價值！而我卻只想著要逃避……難道我只能

望著月中桂背影，卻無法和她同行、一起找到未來人生的出路嗎？」

望著紅豆和玉如意自鳴得意離去的身影，筱雪想起自己曾埋怨月中桂尖酸刻薄、卻不知她實則用心良苦，她心中頓時懊悔不已……。

第十七章

夏日炎陽，四合院中的老槐樹枝繁葉茂，樹梢一片雪白晶瑩，素雅槐花飄散清香。不甘蟄伏、破土而出的夏蟬，正努力攀爬枝幹、期待蛻變後羽化重生。

經過月中桂嚴格的特訓，筱雪最終突破瓶頸、完成諸項考驗，將老生戲《文昭關》學成；經過馬長奎安排「行庭」排演、確認演出完美之後，筱雪正式躋身永樂社戲班「四梁四柱」之列！

雖然筱雪名列「四梁四柱」最末一位，但是她仍然心存感激。

如今筱雪的表現，不可同日而語，她信心滿滿如同夏蟬，已準備好高亢鳴叫！

女童伶為期一年的學戲即將結束，眾人迎來了難得的輕鬆時光，大家忙進忙出，將正廂房內的戲籠抬到空地整理。

大服籠、男服籠、女服籠和頭盔籠，裝滿了扮戲時要穿上的長服、短服、鎧甲、盔帽和靴鞋；這些都需要輪流取出保養後再整齊放回戲籠。另外，還要在戲服背面刮漿來保持挺直、利用晴天時在懸掛在屋簷

下晾曬。

女童伶們欣賞著一件件精緻鮮豔的戲服，忙得不亦樂乎！

「都給我聽仔細！戲服穿戴使用過後，由於不能清洗，只能用白酒兌水噴灑在戲服內、等待陰乾後再摺疊起來，放進有樟腦丸、防蟻蛀的戲籠。戲班裡每個人分配到不同的角色『行當』，就必須按照劇本內容，穿戴合乎身份的戲服『行頭』，『寧穿舊、勿穿錯』，這就是戲班的戲服規矩！聽見了沒有？」

「是！多謝師傅！」童伶們齊聲回答，聲音中充滿快活和期盼。

＊

「嘿！妳覺得是誰最有資格扮演正德皇帝呢？」「我覺得如果以化妝後的扮相，當然是以玉如意最有資格！」「我猜呀！如果是紅豆來扮演李鳳姐，那麼一定要由伊的姊妹伴、玉如意來演正德皇帝囉！她倆人郎才女貌，真般配！」

戲班眾女童七嘴八舌討論著，猜測會是由誰來扮演劇目《梅龍鎮》的主角正德皇帝和李鳳姐、配成一對；因為《梅龍鎮》的念白中，有男女調情的曖昧暗示，這讓正值青春、對愛情懵懂的女童們滿懷憧憬……。

「我才無欲聽你咧烏白講！」

突然傳來玉如意的暴怒斥責聲，眾女童連忙上前查看。

只見玉如意怒氣沖沖走進西廂房，她後面跟著同是小生的武陵春。

玉如意為何會如此生氣？原來是武陵春無意中偷聽到，馬長奎告知班主林登波，劇目《梅龍鎮》的正德皇帝角色，他決定由月中桂來扮

演！

好事的武陵春，連忙將這壞消息來告訴玉如意。然而自信滿滿、堅信自己才是眾望所歸、飾演正德皇帝的玉如意，她又怎麼會相信武陵春所言是事實？

「馬師傅向來偏袒月中桂，將月中桂講的佸好閣佸讚！萬一月中桂演皇帝是事實，玉如意妳在戲班豈不是讓月中桂來壓落底……。」

武陵春在旁嘮嘮叨叨，反倒讓心急的玉如意怒火中燒、憤恨不平！

「月中桂……為啥物逐擺好康攏是妳？這無公平！我要找馬師傅抗議啦！」

玉如意不顧其他女童勸阻、怒氣沖沖地直接找馬長奎理論。

西廂房內引爆的騷動，很快就波及到月中桂所在的東廂房！針對玉如意抗議馬師傅選角不公平一事，戲班眾女童分成三派：一派是以玉如意和紅豆為主、認為馬師傅偏愛月中桂，一派是以丹桂為首、人數較多且支持月中桂的老生行當，最後一派則是像筱雪和筱桂、與前兩派都交好的中立派。

眾女童為了支持自身認可贊同的名角而起爭執、吵鬧不休，甚至有人聯合絕食抗議，讓戲班規律即將土崩瓦解！

由於玉如意要求馬長奎當眾給出合理解釋，為何要獨鍾月中桂扮演皇帝？這讓馬長奎決定舉辦一場公開競演、讓兩人月中桂和玉如意輪流扮演《梅龍鎮》的正德皇帝、一較高低；比輸者日後需遵守指派角色、不得再有異議！

馬長奎為求公平，也邀請班主林登波、負責教花旦的林鵠和藝旦鏡

市，還有烏肉和阿旺嫂等與戲班有關之人來旁觀。

這場競演結果，將關係到永樂社戲班內、四梁四柱是否能和諧共處！

班主林登波也希望藉此機會，重振永樂社女班劇場規律與戲班倫理。

「由於《梅龍鎮》是男女兩人對戲，為了避免與玉如意交好、原定扮演李鳳姐的紅豆，會在與月中桂對戲時故意刁難她；所以我宣布比賽方式為玉如意演正德皇帝時、由月中桂演李鳳姐；月中桂演正德皇帝時、換成玉如意反串李鳳姐……。」

馬長奎繼續解釋他所訂定的嚴苛條件。指定《梅龍鎮》中的「海棠花」一段，沒有樂器來伴奏，月中桂和玉如意兩人對戲皆用西皮流水腔乾唱；一來一往必須輕快流暢，唱戲時若有走音或停滯，則列為嚴重缺失、理應自動退出比賽。

「回稟馬師傅，月中桂無異議！」「馬師傅，我玉如意願意遵守條件！」

玉如意心想，月中桂經常扮演老生，《梅龍鎮》的生旦對戲橋段，她必定不能做到調情之意；所以玉如意主動表示，由自己先扮演正德皇帝、好取得勝券在握！

月中桂並未反駁，甘願扮演李鳳姐、和玉如意對戲。

筱雪在圍觀人群中伸長了脖子觀望、內心情緒高漲緊張！對於玉如意和月中桂兩人對戲，她並不會刻意偏袒任何一方；只希望由技藝高超者勝出即可，童伶彼此之間千萬莫傷了和氣！



李鳳姐 軍爺做事理太差，不該調戲我們好人家。
正德帝 好人家、歹人家，不該斜插這海棠花。
扭扭捏捏十分俊雅，風流就在這朵海棠花。
李鳳姐 海棠花來海棠花，反被軍爺取笑咱。
用手摘花扔在地下，從此後不戴這朵海棠花
正德帝 李鳳姐做事差，不該將花擲在地下。
為君將花就忙拾起，來來來、李鳳姐
我與你插，插上這朵海棠花。

《梅龍鎮》之海棠花段落，是老生行當和花旦行當的對口戲、也是嚴禁口誤的死蓋口戲。所以當玉如意扮演正德皇帝之時，她故意將行腔速度加快，企圖讓扮演李鳳姐的月中桂緊張出錯！但是月中桂從容自若，應答如流；倒是玉如意貪功討俏，故意耍弄手中摺扇，一時不慎沒接好、摺扇差點掉落地上，當眾失態！

看到玉如意為了獲勝、不擇手段，將平日練習都拋諸腦後，筱雪此時才深刻體會，月中桂所說用感情演戲的意義……。

只有真心投入演戲，融入到劇本人物的心情，才能以情待聲、聲情並茂，表演出富含感情、自然流暢的唱腔和身段！

輪到月中桂扮演正德皇帝。玉如意剛才險些出醜，所以她換演李鳳姐時格外賣力，希望藉由她出色的花旦演技、凸顯兩者相比差異！沒想到，月中桂演戲時適時運用俏頭、畫龍點睛，展現正德皇帝風流倜儻、

灑脫不拘的特色！在場圍觀的女童伶們，都被月中桂的超逸風采所折服，就連紅豆也暗自讚佩不已……。

兩人競演結束，眾人期待馬長奎師傅做最終裁斷、評定孰優孰劣。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馬長奎師傅竟然請出阿旺嫂和烏肉兩人來當裁判！

這讓在場眾人大吃一驚！一個是負責煮飯的廚娘、一個是負責看門的小使，這兩人能否成事？

「馬師傅！莫非你是刁故意來羞辱我？竟然叫煮飯婆來評論我的演技！」玉如意勃然愠怒、破口大罵！

雖然她自知已經無法勝出，但是她不願意任由阿旺嫂、烏肉這般無知之人隨意點評，那只會讓她更加羞愧、無地自容！

「妳給我住口！」班主林登波此時站出來。

喝止玉如意，就怕她再說出惡毒諷刺的言語、模糊了此次競演的真正意義！

接著林登波走到玉如意面前、手指向阿旺嫂和烏肉。

他用女童們都能聽到的聲音，大聲說道：

「恁攏乎我聽乎詳細！咱永樂社戲班，日後在戲棚頂搬戲，就是要演給恁遮袂曉寫字、毋知戲劇故事的平民百姓來看！」

林登波環視全場、用著堅定的語氣詳述其理念：

「如果恁搬戲有法度予平民百姓，了解啥是忠孝節義、啥是悲歡離合，那就代表咱永樂社戲班真正有成功！有咱存在的意義啦！」

他說完之後，便恭請阿旺嫂和烏肉上前，對戲班眾人說明月中桂和

玉如意，到底是誰才最有資格來扮演《梅龍鎮》的正德皇帝？

阿旺嫂和烏肉兩人交頭接耳，最終得到一致的結論。

「月中桂扮演正德皇帝，高貴不失文雅，架勢十足！玉如意扮演正德皇帝，輕浮無才，顛倒是演李鳳姐、才真正是適合伊！」

聽完阿旺嫂和烏肉的結論，戲班眾女童紛紛鼓掌、表示贊同！

月中桂和玉如意兩人的演技優劣和實力高低，大家有目共睹；馬長奎當眾宣佈《梅龍鎮》劇目由月中桂演正德皇帝、紅豆演李鳳姐！但是玉如意為小生串花旦、在必要時可頂替紅豆、上臺扮演李鳳姐！

這場爭演皇帝的競戲，最終以玉如意輸得心服口服、月中桂獲得壓倒性勝利來收尾。筱雪慶幸爭端能和平解決，否則玉如意將會觸犯嚴禁爭吵內鬩的班規！

她希望玉如意歷經此次挫敗，能檢討並收斂傲氣、專心精進演技。

在筱雪心中，也燃起熾熱的小小火苗，驅使她不斷學習、持續茁壯；寄望在未來的某一天，自己的演技也能更上一層樓、有資格來和月中桂同臺競戲！

第十八章

戲班遠行所需的裝備物品，皆已打包成捆。

今晚，是永樂社戲班女童伶們，在艋舺四合院的最後一夜。

筱雪輕撫院中老槐樹的樹幹，感謝有這老友默默相伴、共度春夏秋冬；她回想起近一年的學戲苦練、歷歷在目，心中感慨萬千。

一彎眉月高掛夜空，白露節氣剛過，讓筱雪感受到些許涼意。

「筱雪，馬師傅有代誌欲找你，要你現此時去內院正房找伊。」

得知馬師傅要單獨找她面談，筱雪不由得內心緊張起來！

早在兩天前，馬師傅就輪流約談永樂社戲班各個女童；不過每一個去找過馬師傅的女童，返回廂房時都是臉上掛著淚痕、傷心欲絕，就連玉如意和紅豆都無法倖免！由於馬師傅刻意交代、不准洩漏談話內容，所以讓筱雪感到懷疑和好奇。

「馬師傅應該是檢討演戲時的疏失錯誤；每個人由頭到尾、攏予罵甲臭頭……。」

一想到此，筱雪做好被責備的心理準備、敲門後踏入正房。

房內的馬長奎正在磨墨寫字。只見他筆走龍蛇、揮灑自如，在白紙上寫下「九齡雪」三個大字！紙上墨跡未乾，他便捧起水煙袋、呼嚕呼嚕地抽了幾口煙，向林雪聊起關於他遠方故鄉、福州城的鄉野習俗……。

＊

在福州城外的鄉間，聳立一座座石磚砌成、塔頂為鼓形的棄嬰塔。在塔身東南西北四面、各砌有小洞，一條條陳舊腐朽的長條繩索、從小洞內垂掛在外。

由於清廷嚴禁農民私自溺死女嬰，無力養女的窮人，只能在深夜偷偷將初生女嬰用繩索綁緊、垂直丟進棄嬰塔內；讓女嬰在塔內日曬雨

淋、蟲噬蟻啃，任其自生自滅！

黑夜裡，從塔內傳出女嬰的淒厲嚎哭聲，四野迴盪、久久未散……。

每隔三天，會有義庄的人點燃火苗、焚燒並清理塔內的女嬰屍體。

日益增多的棄嬰塔，成為民間默許的公開事實，它讓棄養女嬰的父母，免受溺嬰的謀殺刑罰和良心責罰；然而那些被棄養的女嬰，終究是一條生命，她們沒有發言辯駁的權力，匆匆來到這人世間、又匆匆離去…這又該怨誰呢？

馬長奎藉由福州棄嬰塔的故事，要筱雪珍惜父母所賜予的生命。

永樂社戲班的女童們，就如同是在棄嬰塔內、僥倖存活的女嬰；既然通過生死考驗、回到人世間重生，就不該執意怨恨父母、自縛手腳，停止繼續前進！

「筱雪，妳毋通來怨恨親生爹娘！環境艱苦，恁嘛是姑不而將、才將妳來賣掉；只要妳猶原活佇遮世間，著是對妳爹娘上好的安慰。」

筱雪聽完之後低著頭、想起故鄉大埔村的親生爹娘……。

她悲傷難抑、淚眼婆娑。

馬長奎隨後將桌上有字的白紙交給她，筱雪跪拜領受。

「這是月中桂再三請託我、讓我幫妳重新取個響亮的藝名……。」

馬長奎卸下嚴肅面孔、他微笑地輕拍筱雪的肩膀：

「九齡雪，這就是妳上臺扮戲的出道藝名！為師我希望今年九歲的妳，能夠一舉成名天下知！日後妳要認真拍拼、在戲班盡心盡力來輔佐月中桂，好嗎？」

「好……。」筱雪邊哭邊點頭、百感交集。

馬長奎師傅教戲，對女童鞭打責罰，是求好心切；為了讓永樂社戲班的眾女童，日後能有謀生的一技之長！而且戲班有筱桂相伴，月中桂不求回報、默默來暗助，自己並不是孤單一人……筱雪駐足廊下，明淨雙眸、無語望月。

從此刻開始，她不再是被痛苦回憶羈絆的林雪；從明天開始，她要以「九齡雪」的嶄新身份，演出專屬於自己全新的人生劇本！

永樂社戲班出門遠行這一天，眾女童向戲神相公爺、喜神大師兄敬拜行禮。

由林登波恭請、讓神龕坐上放置戲籠的第一輛牛車；眾女童們則是分別搭乘兩輛牛車，林登波、烏肉和阿旺嫂和四名曲師乘坐第四輛牛車，永樂社戲班一行二十六人，浩浩蕩蕩朝桃園方向出發！

「日後若是有緣，戲棚頂攔再相逢！」

悠揚的京胡聲再次響起。筱雪依依不捨、回頭望去；馬長奎師傅的身影，隨著牛車顛簸前行，逐漸消失在道路盡頭。

第十九章

「我尚討厭用白布來寫黑字，袂輸佇咧辦喪事，歹吉兆！」

烏肉雙手抱胸、看著派出所門口高掛的直幅布條，擺出厭惡表情。

「囡仔人有耳無喙，毋通烏白講！緊來將白鹿酒拿去主桌！」

阿旺嫂在臨時搭建的布蓬，揮汗炒米粉、催促烏肉快來幫忙。

大正四年、西曆1915年九月二十日，臺北縣桃園廳南崁區。

位於南崁區褒忠亭內的南崁警察官吏派出所，正門兩側懸掛有「支那劇」、「女優慰勞」等字樣長幅布條。

林登波率領永樂社女班來此慰勞，邀請派出所巡查大人及南崁當地士紳，一同出席由阿旺嫂備辦的露天筵席、觀賞永樂社女班演出支那劇《梅龍鎮》。

西皮流水板，戲中的正德皇帝和李鳳姐，正演到海棠花調情橋段。

「來！巡查大人，請享用道地的臺灣料理，米粉、炆肉、鴨卵湯！」

筵席間眾人杯觥交錯、談笑風生。林登波陪著笑臉、殷勤來向主桌的幾位巡查大人敬酒，並且用熟練的日語、解說《梅龍鎮》劇中詼諧逗趣的對白。

「林桑，這齣《梅龍鎮》演的是支那皇帝的風流韻事！想來支那皇帝皆是貪圖美色、妻妾成群；不理政事、以致民不聊生，這才會讓支那人淪為清國奴！想我大日本帝國大正天皇，推行皇帝一夫一妻制，身體力行、精勵圖治，強過支那皇帝百倍！」

歡喜喝酒、面露微醺的日籍巡查大人，突發奇想地將正德皇帝與大正天皇相比，故意揶揄嘲諷；此舉讓林登波嚇得冷汗直流、不知該如何回應。

同桌的保正倒是機靈、馬上附和說：

「永樂社女班正是藉由演出《梅龍鎮》，讓本島人知道支那皇帝風流昏庸、我大日本帝國天皇是いちばん！」

林登波頓時愣了一下、這才會意回神，他馬上伸出大拇指：

「是！是！大日本帝國天皇一級棒！」

「哈！哈！保正說得好！一級棒！」

巡查大人高興地哈哈大笑！主桌眾人也舉杯同賀、和樂融融！

外江京戲中難得出現的浪漫愛情故事《梅龍鎮》，在此卻變成了宣揚支那皇帝荒淫無道的負面教材！若是明朝正德帝地下有知、不知是否會徒呼負負？

九齡雪和其他女童同坐在牛車上，百般無聊地看著這奇特場面。

「筱桂，妳想阿本仔甘看有咱扮啥戲？」

「搬戲，是為著需要看戲的人。」

筱桂給她一句簡短、卻意味深遠的回答。她正手持馬鞭、練習趟馬身段動作。

九齡雪不解其意：「若照妳所講，阿本仔也需要看咱扮戲？」

「咱臺灣人的任何戲曲演出，攏需要通過阿本仔審查、認可後才准許演出。班主是以慰勞為藉口、先預演給阿本仔看，這款簡單的道理，妳攏毋知……。」

筱桂以輕鬆口吻來解釋，代表她早就知道林登波此舉別有用意。

九齡雪猛然驚覺！眼前與自己同歲的筱桂，平時毫不起眼、其實她是聰敏又善於洞察人心；筱桂刻意隱藏機智、在適當時機才會展現。

照筱桂所言，比對永樂社女班這幾天的行程，就知道她所言不假！

永樂社女班離開艋舺之後，雖然朝著桃園區前進；卻在沿途的龜山新路坑派出所、桃園小檜溪派出所，和今天的南坎派出所短暫停留，以慰勞的名義招待日本巡查看戲！

女戲班巡演的消息不脛而走、卻未見阻礙，顯見日本官廳已默許且樂觀其成。

「對了！筱桂，恁兜若像是在這附近。」九齡雪繼續問道。

「我在還沒加入永樂社之前，就是住在那裡、桃園區的品芳樓。」

筱桂揚起手中的五縷穗子紅馬鞭，指向不遠處青溪的對岸；在她臉上卻看不到歸鄉的喜悅；九齡雪心想其中必有隱情，決定找機會要問個清楚。

＊

第二天，永樂社女班的牛車車隊，沿著青溪旁的輕便車軌道向西行；在中午時分抵達此行目的地，桃園區景福宮的大廟口。

桃園區地處平坦臺地，自清領時期即有墾民開發、人口興盛；此地設有管理地方事務的桃園廳廳舍、稅務所，以及新建的桃園驛等大眾運輸，故而交通便利、政經繁榮！街道中心的景福宮供奉開漳聖王，神感靈驗、香火鼎盛，成為住民的信仰中心；廟埕前方的開闊空地，當地人稱「大廟口」，每逢節日祭典，大廟口便聚集欣賞酬神戲表演的人潮、熱鬧滾滾！

「妳們快看呀！那就是咱永樂社女班，首次公演的彩樓戲棚！」

班主林登波手指前方，興奮地大喊！眾女童不約而同望去。

矗立在大廟口的六角戲棚，是仿照掌中戲戲棚搭建的木造彩樓。

長寬各為八尺、高度七點八尺，其中又分為戲臺基座、樓身、屋頂三個部分；戲臺正面寬三開間、以四根柱子支撐屋頂，戲臺左右兩柱貼有對聯，寫的是「天地無私貴賤皆為角色」、「古今如夢往來只換衣冠」。戲臺兩側設有書寫橫幅「出將」的演員上場門、「入相」的演員下場門，並以布簾隔開後臺。

「烏肉，你先將牛車戲籠搬下來！我來恭請相公爺到後臺供奉。」

林登波一聲吆喝，戲班眾人陸續將戲籠和道具行李從牛車上卸下、依序搬進彩樓後臺安放，曲師也坐在戲臺側邊拉弦調音。

一時間發出的動作聲響，吸引過往的路人駐足圍觀！

少年仔烏肉眼明手快，他從行李中取一面小鑼來敲打、招攬路人：

「來來來，緊來緊看，慢來減看一半！」

等到圍觀人數逐漸變多，烏肉便站在牛車上、朗聲宣布：

「各位，後日就是中秋佳節！咱永樂社女班眾演員，專工來到桃園大廟口來搬戲，正港外江正音戲！後日下晡時，日場準時開演，夜場好戲連連，請各位在地鄉親，攏來恰咱桃園出身的戲班囡仔相挺，大家相招、做伙來免費看戲！」

「喔……原來是女戲班！還是查某囡仔來演京戲，真趣味！」

永樂社女班在景福宮大廟口搭棚、中秋夜演出外江京戲的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在桃園市街散播開來，成為街坊民眾討論的話題！

清一色的女童演戲，讓人聯想到藝旦戲，便以「查某戲」來簡稱。

效法上海「髦兒戲」、永樂社女班「查某戲」的首次公演，是否能

在民風淳樸的桃園大廟口，獲得臺下觀眾的接受和讚賞？

驗證平樂遊五年之約的答案，即將在三天後的中秋夜揭曉。

第二十章

永樂社女班的童伶們，在阿福嬸帶領下來到桃園景福宮旁、長美街的民宅借住。

九齡雪剛放下包袱，便纏著筱桂要去品芳樓。

「我苦勸妳，還是毋通去品芳樓！彼邊毋是像妳這款單純囡仔人能去的所在。」

笑容滿面的紅豆突然現身，她勸九齡雪不該去品芳樓；筱桂囁嚅不語、對品芳樓心存忌憚。九齡雪見她兩人互動古怪，便試探紅豆：

「看妳講得遮爾恐怖！為啥我袂當去？品芳樓是筱桂的家，伊爹娘總無可能會吃人、將人拆食落腹……。」

「吃人是假，賣人是真。」

「紅豆，妳毋通袂博假博！袂輸妳真正有去過品芳樓？」

九齡雪不服氣來頂嘴。

「嘛算有去過……我恰筱桂是親姐妹，阮兩人攏是出身品芳樓！安捏甘會使？」

「妳講啥？……妳和筱桂是親姐妹，我不相信！筱桂，紅豆所講攏

是騙人，對吧？」

看著紅豆燦笑如花、宛若上妝後的旦角，讓九齡雪誤以為她此時是在演戲！更令九齡雪感到驚訝的是，筱桂竟然沒有出聲來反駁紅豆……。

儘管筱桂和九齡雪相交投契、無話不談，但是她從未提起自己的身世；沒想到她和紅豆，竟然是同母所生的雙胞胎！

細看筱桂的五官，果然和紅豆的容貌有幾分相似，但是紅豆在戲班總是和玉如意交好、對自己的妹妹筱桂從不聞問、形同陌路。

在九齡雪的追問之下，終於讓筱桂卸下心防、將她自己和紅豆兩人的命運糾葛，娓娓道來！

從筱桂出生那一刻起，就沒見過自己的親生阿娘。

關於娘親的模糊印象，還是日後她和品芳樓藝旦阿姨聊天，談起往昔的舊聞軼事、逐一拼湊而成。

＊

筱桂的親生阿娘，名叫雪卿，是品芳樓的頭牌藝旦。

她除了善彈琵琶唱曲、吟詩作對，與酒客應酬擅猜酒拳來助興，所以成為品芳樓老鴿眼中的搖錢樹！

老鴿本想等雪卿長到十八歲時、再以處子之身賣給富商為妾。

然而雪卿卻愛上某位外來酒客、被其半哄半騙、藉出局應酬的機會逃離品芳樓，兩人到鹿港租屋同居！

直至所帶錢銀用盡，那無情的男人又偷竊雪卿玉鐲首飾、潛逃無蹤影！

被拋棄的雪卿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她正想投河自盡，卻恰巧被品芳樓老鴿尋獲！老鴿怒氣沖沖，因為雇用保鏢找到雪卿之時，才發現她已有孕在身。

「雪卿！彼個膨肚短命咧？竟敢糟蹋我真不簡單、才育飼大漢的查某团，我一定要予伊死得足淒慘！」

看到雪卿隆起的腹部，老鴿驚覺自己的發財夢就此破滅，忍不住破口大罵！儘管老鴿不斷威逼，以淚洗面的雪卿，自始至終都不肯說出她所愛之人姓名。

「哼！懣查某团，毋通肖想我會同情妳！妳是被爹娘收了錢、賣到品芳樓，毋將妳欠品芳樓的錢攏總還乎清，就免想去死！妳若是不要性命，也要我來允准！」

老鴿用鄙視眼神、俯視跪地求饒的雪卿，她心裡盤算著惡毒計畫。

雪卿對品芳樓老鴿而言，就僅是人偶商品而已。

如今商品受到污損，也要想辦法打折出清、榨乾它最後的殘餘價值！

可憐的雪卿，被押回桃園品芳樓囚禁，不久之後就產下紅豆、筱桂這一對雙胞胎女兒。老鴿終於等到可以報復雪卿的機會！她將還在坐月子的雪卿，以半賣半送的低價，賣到新竹竹東的暗娼間、當賺食查某！

尚在襁褓之中的紅豆和筱桂，還來不及睜開眼、看見親生阿娘的容顏，就被老鴿來拆散，母女分離、從此再無相見之日……。

「阿娘！我懇求你！將我的查某团，送予好心人飼養，莫讓恁留在品芳樓！」

「嘿嘿！雪卿，妳現此時家已擺顧袂赴，還閣有心思求我？毋免妳交代，妳在品芳樓所生的兩個查某团，我會好好來飼養、教育您，予您日後成為我品芳樓的紅牌藝旦，就親像妳早前同款，為我品芳樓來賺大錢……哈哈！」

老鴿看著躺在床上、虛弱無力的雪卿，她得意洋洋！

只有將雪卿最後的希望丟在地上、然後用腳狠狠地來踩踏，才能解老鴿心頭之恨！

「阿娘……千萬毋通安捏做！我毋要我的查某团，佱我走同條路……。」

雪卿害怕且神情驚恐，勉強伸出右手、來抓緊老鴿的手！

「哼！妳若早就知影會安捏，當初時妳就不應該來離開品芳樓、逃走出去！」

老鴿用力將雪卿的手甩開，冷冷地說：「我待念妳為品芳樓付出貢獻，我會用心將妳查某团、培養成藝旦來賺錢！來人呀！將伊拖出去！我看到伊就討厭！」

「我……求妳……阿娘！」

雪卿伸出的手，在半空中死命抓著，卻抓不到任何可以讓她攀附的東西；她從床上爬起、最終還是體力不支而頹然地倒下，悲傷過度而昏死過去！她原本美艷無雙的容貌，如今卻因為深陷恐懼、變成雙頰凹陷、兩眼無神。

披髮垢面的雪卿，從品芳樓的後門送走便消失無蹤。

她艷驚四座、曾讓酒客一擲千金也不悔的事蹟，成為品芳樓的傳

說；與她交好的藝旦姊妹伴，在與紅豆和筱桂兩姊妹閒聊時，總是誇讚雪卿的美貌，但刻意省略她從品芳樓逃跑、被抓回來的不幸經過。

＊

紅豆和筱桂兩姐妹，從小就在品芳樓長大；酒樓裡酒客喧鬧嘻戲、藝旦送往迎來的畫面，成了兩人耳濡目染的童年記憶！

品芳樓，就像是一張隱形緊密的網罩，讓兩姐妹的人生蒙上陰影……。

藝旦雪卿將美貌遺傳給大女兒紅豆、將善良留給二女兒筱桂。

紅豆討人喜愛旁人總誇她古錐，她回報以甜美的微笑，內心卻不輕信任何人；她善用機會驅使別人、達到目的。

阿娘雪卿受騙的前車之鑑、讓她發誓絕不重蹈覆轍！

筱桂則是與紅豆相反，她不爭強好勝、刻意行事低調，將表現機會讓給紅豆；久而久之，紅豆也學起品芳樓老鴿、對筱桂呼來喚去，將她當成佣人來對待。

兩人同在永樂社女班，紅豆卻私下警告筱桂、不准她以姊妹相稱。

聽完筱桂解釋，九齡雪才明白紅豆所說、品芳樓會賣人是何意思。

品芳樓買賣養女、再培養成藝旦或娼妓供男人娛樂；年幼的九齡雪，雖不懂男女之事、卻也無法接受這般視女性為玩物、現實又殘酷的人身買賣！

「唉！查某人，菜籽命。」

筱桂嘆息、說出易懂卻又讓人無從反駁的俗諺。

筱桂自知繼續待在品芳樓，日後會有何下場；她不願墮落沉淪，希



望藉著永樂社女班的巡演，找到能讓永久離開品芳樓的方法！

「哼！紅豆她連自己的親妹妹都要欺負，未免也太殘忍無情！枉費我將紅豆當做阿姐來尊敬，料想快到，伊竟然是這款表裡不一的人……。」

想起筱桂忍氣吞聲、委屈求全，九齡雪憤慨、氣嘆嘆地嘟起小嘴！

「一樣米，餵百樣人。我想紅豆姐如今會變成按呢，完全是因為品芳樓的現實環境來造成；我相信總有一天，伊會想通來改變。」

筱桂連忙打斷九齡雪的抱怨，不忍心讓她責備姐姐紅豆。

看著善良的筱桂、想起同樣身世坎坷的月中桂……。

九齡雪慶幸自己出生時，有爹娘照顧和疼惜、以及哥哥的溫柔呵護……她握緊筱桂的雙手，相互加油打氣！

永樂社戲班的女童們，每個人都有各自不為人知的辛酸際遇；如今大家有緣在戲班相聚，無論如何，都應該珍惜這得之不易的情誼！

夏日炎炎，永樂社的女童伶們一個個汗如雨下、在六角戲棚臺上勤奮排練！

她們幼小身軀所承載的，不只是戲班股東們的票房期待，同時也背負著檢驗一年所學成果、挑戰自我極限的使命！

第二十一章

「戲帶三分生」，這是一句提醒演員專業態度的戲班俗諺。

演員在每次演出時，即使是經常演出的熟練劇目，都應該抱持初次登臺時的心情、精益求精；若是對表演有了新的領悟，則因時制宜調整、力求完美呈現！切勿因為熟練來輕忽，讓演出流於形式、華而不實。

在戲班「行庭」排練時，馬長奎師傅曾經多次囑咐永樂社戲班的女童伶，切勿志得意滿、驕傲狂妄；要知道藝無止境，身為演員應該隨時虛心以對，如此才能站在戲臺上、坦蕩自若。

九齡雪謹遵教誨，她對於自己人生的第一次登臺演出，戰戰兢兢、絲毫不敢鬆懈！原因是她將獨挑大樑、扮演伍子胥，在中秋夜當晚演出《文昭關》一劇。

大正四年、西曆1915年九月二十三日中秋節，桃園景福宮大廟口。

今天是永樂社女班首次公演、演出外江京戲的日子。

戲班眾女童伶一如往常、天還未亮便起床練嗓。

九齡雪因為昨晚失眠，所以清早便哈欠連連，筱桂連忙將面巾用冰冷井水浸泡、擰乾後再遞給九齡雪來擦臉提神。

「筱桂！真多謝妳。」九齡雪感謝之餘，卻仍然對今天要表演劇目的順序安排、耿耿於懷。筱桂見她面露擔心之色，拍胸脯向她保證：

「妳就免來煩惱！放心交給我這個曹操，來打頭陣吧！」

永樂社女班今天要表演的劇目，依序為日場《捉放曹》、《空城

計》、《五雷陣》；夜場《文昭關》、《桑田會》、《李陵碑》、《大標院》共七齣劇目。

日場《捉放曹》、《空城計》兩齣劇目，是觀眾熟悉的三國題材，是為開鑼戲，《捉放曹》指派筱桂飾演曹操；夜場的劇目為九齡雪擔綱主角的《文昭關》、玉如意和紅豆合演的《桑田會》、以及戲班大支柱月中桂主演的壓軸戲《李陵碑》。

七齣外江京戲之前三齣，由於日場是中午開演、觀戲人數不如夜場多，所以臺上演員壓力較小，目的是讓戲班中技藝平平的童伶有機會上臺，藉此磨練膽量！

筱桂雖是戲班第一個上臺之人，但是她並未膽怯、反倒躍躍欲試！

「這齣戲不是我當主角，自然壓力減輕，但是我盡力做好本分。」

＊

《捉放曹》，是一齣老生和花臉來合演的對兒戲。由花臉行當的筱桂、扮演東漢奸雄曹操，老生行當的清香扮演中牟縣令陳宮；劇目內容敘述曹操懷疑呂伯奢要加害自己、先下手殺死呂伯奢全家；陳宮責備曹操殘殺無辜、但卻又不忍心將他除之的故事！此劇雖是講曹操故事，但其中主角卻是陳宮。

「心地善良的筱桂，當真能將奸詐狠毒的曹操來演好嗎？」

然而事實卻證明，九齡雪的擔心只是多餘！

筱桂不但演出順利、還輔佐老生清香，讓臺下觀眾紛紛拍手叫好！

只見站在臺上的筱桂扮演曹操，濃眉細目、手持寶劍，舉手投足之間霸氣凌人、暗藏殺心！

曹操：自作自收自遭殃

小鬼怎擋無閻王

寶劍一舉全家喪

陳宮：嚇得我三魂七魄忙

曹操和陳宮兩人爭執推拉，為後續的情緒爆發來鋪陳；筱桂一句「俺曹操一生一世，寧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來負我。」的經典念白，點破曹操欲稱霸天下的野心！

這段複雜內心戲，筱桂演來是恰到好處，讓九齡雪佩服不已！

等到演出結束，九齡雪連忙向筱桂討教，初次上臺演戲經驗。

「筱桂，妳真慳！我看妳頭一回佇戲棚頂搬戲，攏袂驚惶、又閤氣勢十足！今仔日暗時就換我上臺搬戲，拜託妳緊來教我、看有啥眉角要注意？」

「哪有可能袂驚？我只是一時緊張、袂記得要來著驚！」

將身上戲服換下、只穿一襲白色水衣的筱桂苦笑：「可是我想起馬師傅教戲時，經常對我講一句話，這道理予我體悟有夠深，所以我扮戲時才会有自信！」

「叨一句？這句話甘真正有效？」九齡雪半信半疑。

「不求當場拍手，但求過後點頭。」

筱桂以她親身體驗來說明：「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戲棚下的觀眾，妳毋免掛意；妳越是希望觀眾讚賞來拍嘆仔，就無法度專心來搬戲！馬

師傅有講，真正欣賞妳演技的人，袂底扮戲演到一半時、就著急來拍嘆仔；顛倒是等戲演完才會來對妳點頭，表示對妳真正佩服！」

「原來如此……。」筱桂所言，讓九齡雪茅塞頓開！

在臺上演戲，與其分心留意觀眾的反應，倒不如專心在自身表演是否有全力發揮！

「若是妳無細膩、唱腔出錯，拉京胡的曲師會運用墊頭裹腔、保調托腔等方法，來幫妳伴景掩崁；所以你免緊張，越緊張、越會來出差錯！」

筱桂將自己演戲心得，鉅細靡遺、全都告訴筱雪，讓筱雪受益匪淺。

「益閣有身段展示，上場亮相的動作一定要有精神……九齡雪，我知影妳頭殼巧、會來變竅，一定能將《文昭關》來演好，所以我先預祝妳演出成功！」

有了筱桂鼓勵來壯膽，九齡雪如同吃了定心丸、不再擔心怯場失常！

第二十二章

夜幕降臨，數道光芒亮起，照亮桃園景福宮。

大廟口的人們抬頭向上望去、紛紛發出驚訝讚嘆聲！

原來是去年甫成立的桃園電燈會社，在大廟口左右兩側設置公共電

燈，並訂在中秋夜這一天點燈啟用！

由於日場的演出成功，順利為永樂社女班打響知名度！加上永樂社戲班依循上海髦兒戲班慣例，演員上臺演戲不畫複雜油彩臉譜，以便讓臺下觀眾看清楚臺上女童清秀的面容；所以永樂社女童色藝雙全的名聲，很快就被桃園區居民來傳頌！

一到傍晚時分，鄰近鄉里居民呼朋引伴、扶老攜幼，陸續聚集在景福宮大廟口、期待欣賞永樂社夜場劇目的演出。

有了公共電燈來照明，永樂社女班搭建的六角戲棚頓時明亮醒目，夜戲即將開演。來到戲棚後臺，林登波正領著永樂社戲班眾女童伶、上香敬拜戲神田都元帥和喜神，祈禱今夜戲劇表演順利！

此時月中桂手捧一杯茶水、來到九齡雪身邊。

「這是……。」九齡雪被月中桂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

「喝了這一杯在戲神神龕上供奉的敬茶，妳登臺表演就不會怯場。來！快喝！」

「阿姐……多謝妳……。」九齡雪看著月中桂，感謝她的體貼周到。

細心的月中桂，雖然平日與九齡雪保持距離，但是她總在關鍵時刻伸出援手，令九齡雪銘感肺腑、感念難忘！

为了不辜負月中桂的特訓，九齡雪在今晚將盡全力來表現。

戲臺前聚集等著看戲的群眾，人頭攢動、比肩接踵，一個個都伸長脖子，爭睹女童伶的出場風采！挑擔的小販們也來湊熱鬧，在大廟口外聚集圍圈、高聲叫賣。

＊

鑼鼓點響起，輪到九齡雪出場。

在「出將」門簾後方候場的她，整理好腰間繫掛的寶劍、揚起手中的紅馬鞭，大聲喊出一聲內白：「馬……來！」戲臺出將門的門簾猛然掀起。

九齡雪昂首挺胸走出簾外、踏出她演藝人生的第一步！

「桌椅一張天地裡、風雲萬物戲臺中。」

戲臺上的世界，由抽象和虛幻交織而成，被包含在一桌二椅、簡單的砌末之中。將兩椅相對、支撐起簾帳、再將簾放下，就代表臥室裏的床榻。

九齡雪在床榻前正襟危坐，飾演《文昭關》的主角伍子胥，她不疾不徐、從容自然，依序輪換黑、灰、白色的鬚鬚，演出伍子胥一夜之間、愁成白髮的橋段。

心中有事難闔眼，翻來覆去睡不安。

背地裡只把東泉公怨，叫人難解巧機關。

若是真心來救我，為何幾日他不言？

貪圖富貴來害我，你就該拿我獻與昭關。

哭一聲爹娘不能相見，不能見！

爹娘呀！

要相逢除非是夢里團圓。

九齡雪完美融入伍子胥的角色情緒之中，她懷抱著思念故鄉親生爹

娘的心情，唱出一句扣人心弦的「爹～娘～呀～！」

這一句刻意拖長音的叫板，音調高低恰到好處，將她蘊積已久的憤怒悲傷情緒全都釋放、猛然迸發出來！戲臺下觀眾屏氣凝神、鴉雀無聲；她才剛唱罷，觀眾們紛紛拍手鼓掌、叫好聲此起彼落！

然而九齡雪專注於表演、並未被戲臺下喧囂聲吸引而分心；因為她要為自己，不！為每一個因為環境所逼、不得已來離開父母的女孩們，喊出聲嘶力竭的呼喚……。

最終九齡雪不負眾望、演出成功。她回到後臺，受到眾人熱烈祝賀！

她還來不及卸下鬚鬚髯口，熱淚盈眶的筱桂便撲了上去、將她抱個滿懷！九齡雪瞬間情緒翻湧、同樣也抱緊筱桂！她的眼角餘光，隱約看見月中桂面帶微笑、注視著她。她望向月中桂，兩人彼此對視、無需言語，默契盡在眼神交流中……。

「快點追上我的腳步吧！九齡雪，我知道妳可以的。」

「月中桂，等著看吧！總有一天，我會和妳一起站在戲臺上，演出我們的故事。」

從這一刻起，九齡雪愛上了站在戲臺上表演的感覺！

不是因為她貪圖享受觀眾們的掌聲，而是透過演戲，讓她感受到努力之後、做好一件事的成就感！

「我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在桃園大埔村、望天興嘆的阿雪，也不是在艋舺老深春、畏縮無能的雞仔囡！從今天起，我可以大聲地告訴所有人，我是會演外江京戲、而且將老生行當演得好的九齡雪！」

＊

今晚的大廟口六角戲棚，彷彿是塊磁石、吸引看戲眾人目光。

由於九齡雪的表現格外優秀，讓接續她之後登臺的玉如意、紅豆倍感壓力；兩人在合演《桑田會》劇目時，無不卯足了勁、不敢有絲毫輕忽懈怠，以免被九齡雪扮演的伍子胥、給搶了名角鋒頭！

倒是月中桂老神在在、絲毫不以為意。

畢竟九齡雪能夠順利演出《文昭關》，也多虧有月中桂絞盡腦汁來給予特訓！

所以九齡雪的演技精進，能夠突破自身行腔框限、真正將感情寄託於角色扮演來抒發，這讓月中桂感到欣慰且樂觀其成。

金烏墜，玉兔升，黃昏時候

盼嬌兒不由人，珠淚雙流，我的兒呀！

七郎兒回雁門，搬兵求救，

為什麼此一去，不見回頭？

惟恐那潘仁美，記得前扣，

那時節我的兒，一命罷休。

含悲淚進大營，雙眉愁皺，

腹內飢，身寒冷，遍體颼颼。

哇！

永樂社女班初次公演的壓軸好戲，是由月中桂扮演《李陵碑》劇目

中的老令公，即為宋代名將楊繼業。她甫出場亮相，就用飽滿宏亮的聲音，唱出楊繼業在兩狼山被遼軍包圍、援兵未到，天氣寒冷又挨餓受凍的窘況。

老將楊繼業一門忠烈、八個親生兒子中卻有四個戰死沙場。無奈奸逆當權，天子遭受蒙蔽、害得一代名將敗於遼軍！敵將韓延壽故意在蘇武廟設李陵碑，碑上一行小字「廟是蘇武廟，碑是李陵碑，令公來到此，卸甲又丟盔！」，這讓楊令公讀完後、感嘆身處絕境之淒涼！最終他竟碰碑、死在碑下，以身殉國！

《李陵碑》一劇唱詞冗長繁瑣、行腔蒼鬱哽咽，在永樂社戲班眾女童之中，只有文武老生月中桂能夠完美詮釋。月中桂以年僅十歲的女童伶身份，扮演年老白鬚、老當益壯的楊令公，其身段步法竟絲毫無違和之處！

為了學好楊令公碰碑後、仆倒在地的搶背動作，月中桂從未間斷、咬牙苦練翻滾，直至左肩擦傷、紅腫瘀血卻仍不罷休，讓在旁觀摩的九齡雪心疼不已！

但是月中桂仍不滿意，她堅持要以「文武老生」的程度、來挑戰「靠把老生」披甲上陣的武打、「衰派老生」跌宕多姿的唱腔，經過一番反覆苦練、才會有今晚《李陵碑》的精采演出！當月中桂唱出「嘆楊家秉忠心大宋扶保」的經典詞句，與九齡雪扮演伍子胥相同、也博得臺下觀眾讚賞、報以如雷掌聲！

九齡雪和筱桂兩人在臺下，觀賞月中桂的精湛表演、自嘆弗如。

回想起月中桂練功時的身影，剎那間！竟和戲臺上含恨撞碑的楊

令公相互重疊，似乎是在預告月中桂殞命的不祥徵兆，讓九齡雪感到害怕、背脊發涼……。

＊

《女劇月旦》

桃園永樂社。創社者林登波、簡元魁等，於舊曆中秋節。在景福宮廟前。設六角戲臺一座。內外裝飾。頗為雅觀。日夜開演妓戲。遠近來觀者。幾無立錫之地。就中諸女角。有筱雪者。年纔九歲。演昭關。扮伍員。唱念關目。人多謂堪稻江小寶蓮、鏡市匹敵。

《臺灣日日新報》／綠野生稿／大正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第六版

四天後，班主林登波迫不及待、將當天的報紙交給九齡雪詳讀。

一夕成名的喜悅，讓九齡雪將對月中桂的悲觀臆測，拋諸於腦後。

畢竟在永樂社女班初露鋒芒、即將名滿天下的榮耀時刻，有誰人能預知，戲班三年契約期滿之後，女童伶各人的命運之路，又將會是何種光景呢？

第二十三章

大正四年、西曆1915年九月二十八日，臺北廳艋舺區。

永樂社女班演出甫告一段落，林登波便重回當年立誓之地。

他來到艋舺平樂遊旗亭履約，在雅間設宴、邀集好友相聚。

桌上豐盛菜餚美味如常，然而五年內時間更迭、人事皆非；如今依約前來赴宴的茶商，僅有寥寥四人！林登波不禁感嘆，人間有夢、歲月無情。

門口出現多年未見的熟面孔，來人正是當年見證人楊印堂。

「登波，恭喜！永樂社女班中秋夜初試啼聲、一鳴驚人！」

「多謝楊兄！」林登波起身恭敬相迎，邀請楊印堂入席共飲。

楊印堂才剛坐下、便拿出臺灣日日新報，向在座眾人說道：

「五年前，登波在我平樂遊旗亭捧杯起誓，立下宏願、要來組咱臺灣第一個髦兒戲班；今仔日報紙就有刊載伊創設的永樂社女班新聞，可見登波是一個如期履約、守信用的人！予我真正感動、真正佩服你！」

「對啦！我也聽人講起，永樂社女班中秋夜在桃園搬戲，還是正港外江戲、講北京話的正音戲！」在座友人津津樂道。

「五年前登波立誓要組女戲班，咱都掠準你甘是酒醉來烏白講、攏無記在心上；如今看報紙刊出永樂社女班新聞，才知影你真正是用心來完成！我對你實在真歹勢，我佇遮慎重來會失禮、自罰一杯！」

林登波謙虛說道：「無要緊！彼當陣，我嘛是毋知影佗位來的慇懃，才來許下要組女戲班的宏願！唉！這五年坎坎坷坷，講起來話頭長啦！好佳哉有貴人來相助，我才會當完成心願……。」

楊印堂手指報紙、詢問林登波，報紙新聞結尾的投稿人。

「登波，你所講的貴人，莫非是這一位綠野桑？」

林登波看向楊印堂手指之處，他露出志得意滿的笑容！

「印堂兄果然是人面闊，知影這位綠野桑是何許人也！向臺灣日日新報投稿、宣傳永樂社女班的撰文人綠野桑，正是桃園廳的有力士紳、簡朗山！」

林登波又解釋說：「這位簡朗山，現任桃園廳竹圍區區長一職，同時他也是桃園吟社的顧問，推廣漢文不遺餘力；所以他才會為演出外江戲、正音戲的永樂社女班，撰文來宣傳！況且咱永樂社女班的成員，攏是桃園在地的查某伢仔；俗語講的好，親不親、故鄉人！簡朗山區長當然要來相挺！」

「莫怪你對外宣傳，攏講是桃園永樂社女班！我猜想你下一步，應該是運用詩社這條路線、來為你戲班拓展演出機會……。」

楊印堂聽到桃園吟社，隨即聯想到瀛社。

想當年，瀛社的創社地點，即是選在平樂遊旗亭；詩社的成員，皆是地方知名士紳或企業家。因此楊印堂知曉，林登波的戲班運作策略，是將永樂社女班的演出場所，從廟會慶典的酬神義演，提升到士紳堂會的餘興演出。

「登波，永樂社女班的最終目標，難道是……。」

楊印堂根據現有訊息、大膽預測永樂社女班未來動向；不過他猜想的目標過於巨大，不知是否與林登波所想相互契合？所以他才欲言又止。

「印堂兄，你心內所想無毋著，」林登波坦然揭曉答案。

「我率領的永樂社女班，將會在大稻埕淡水戲館公演！」

「啥？淡水戲館！」「登波的志向，實在予人料想不到！」「淡水

戲館是由阿本仔主持，連中國戲班來臺灣演出攏要審查，哪有可能讓臺灣戲班去公演？」

林登波雄心壯志，讓在座友人紛紛覺得離譜且不可思議！

「登波，你若是想要讓永樂社女班進軍大稻埕，在下奎府聚街的淡水戲館、售票公演賺取收入；你嘛欲看永樂社女班表演程度，甘有法度佻上海戲班來相比？」

楊印堂不忍心戳破、委婉說出他擔心原因。

淡水戲館由日本人管理，日本官廳公認為「支那劇場」的娛樂設施、可依票房收入比例對其徵收娛樂稅。

所以淡水戲館只與聲譽卓越、有票房保證的中國戲班簽約、並負責中國戲班住宿及伙食！中國戲班公演期間的票房收入、全歸淡水戲館，等到公演結束、再依約支付戲金給中國戲班。

除非永樂社女班能與上海京班一搏，才有機會在淡水戲館登臺！

「印堂兄，我知影你關心我、擔心永樂社女班與戲館的承租接洽會有糾紛！但是我有經濟壓力，和妓院娼館承租查某囡仔當童伶，依我的財力僅能維持三年時間！所以我必須要在第一年、也就是明年九月以前，讓永樂社女班進淡水戲館公演；在剩下兩年期限內，才能讓戲班收支平衡、有盈餘利潤！」

按照林登波所言，永樂社女班眾女童伶演戲，僅有三年時間；期限一到、永樂社女班必需依約解散，眾女童的歸處，就只能各自回到原本的養母或妓院！

這件殘酷事實，林登波並沒有告知戲班眾女童；因為他擔心女童們

如若知曉，會對演戲隨便敷衍、耽誤了他的大事！

「原來如此……既然你胸有成竹，想必你心中早已規劃好藍圖；有心拍鐵，鐵成針。我相信聰明如你、一定能讓永樂社女班，在臺灣戲壇一戰成名！登波，這杯酒，我敬你，提前祝賀你得償所願！」

「感謝印堂兄美言！乾一杯！」知己對飲，惺惺相惜。

「關於戲班資金，印堂兄毋免為我來煩惱！我邀請大稻埕的桃園商人簡元魁，當我的合夥人，簡姓在桃園大溪是仕紳望族、一呼百應！所以我相信往後的三年內，永樂社女班，一定會頂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

林登波鬥志昂揚，他舉杯遙對淡水戲館方向來致意。

那是臺灣戲壇神聖殿堂，也是永樂社女班攻頂的巔峰！

第二十四章

暮去朝來、四季更替。大正五年、西曆1916年。七月八日。

臺北廳大稻埕區，下奎府聚街。

九齡雪坐在牛車上，遠眺著前方不遠處宏偉的建築物。

那就是班主林登波整天掛在嘴邊、直嚷著要登臺的淡水戲館。

牛車車隊向建築物越走越近，淡水戲館外貌逐漸清晰可見。

戲館正面外觀為三層中式樓閣，樓閣倚靠著巨大白色山牆、山牆左



右兩側各繪有張牙舞爪的巨龍，給人豪華氣派印象。

九齡雪看清楚樓閣第三層招牌上字跡，她轉頭向後大喊：

「班主，毋是這間！看板是寫臺灣新舞臺，毋是淡水戲館啦！」

「規機好好，無錯！就是臺灣新舞臺啦！」

林登波難掩心中興奮、扯著喉嚨高聲喊叫來回應！

兩人的喊聲吸引路人側目，連同站在臺灣新舞臺正門，裝運道具行李、正準備離開的中國上海戲班成員，也好奇地望向這一隊人數不多的簡陋牛車隊伍。

「筱桂，妳看！是支那人耶，是支那戲班！」

九齡雪從對方的繡旗、上面寫著「上海上天仙班」的字樣來判斷，應該是支那女戲班！她一時興起、帶著戲謔的笑容望向筱桂；筱桂點頭表示明白、她隨即跳下牛車，落地時擺出完美的騎馬蹲襠式。

她接著將右手馬鞭一揮、擺出起霸亮相！

眾人不解其意，卻見筱桂張口便唱道：

我主爺帳中把令傳，將士紛紛取東川。

惱恨軍師見識淺，他道我勝不了那夏侯淵

張郃被某嚇破膽，棄甲丟盔走荒山。

坐定雕鞍三軍喚，大小兒郎聽爺言：

上前個個功勞顯，退後的人頭掛高竿。

大吼一聲催前趕！

十日之內取東川。

筱桂剛唱罷，支那戲班中像是點燃爆竹般、冒出一聲「好！」

只見對方清一色女子之中、有一名男子向筱桂走近，對她伸手比出大拇指稱讚：「小女娃唱的這齣定軍山、老黃忠，忒地道、有勁！」

此人看來並無惡意，他隨後主動找班主林登波攀談。九齡雪後來才得知，此人是在上海上天仙班搭班的武生、名叫王春華。

筱桂原本是花臉行當，為求進步而主動向月中桂學老生行腔；她平日苦練武生身段、將《定軍山》的黃忠演得有模有樣！

適才在牛車上，筱桂見九齡雪向自己使眼色、心知九齡雪要她來下馬威、證明永樂社女班演技一流！所以她才公然在支那戲班面前、表演她引以為傲的《定軍山》橋段。

不過，上海上天仙班的實力，畢竟比永樂社女班強過百倍！

聽班主說，淡水戲館原本對上海上天仙班來臺演出、多方刁難！

愛看外江戲的鹿港富紳辜顯榮一氣之下、便獨資花費壹萬伍仟圓將淡水戲館買下，並改名為「臺灣新舞臺」，力邀上海上天仙班到臺灣巡演！上海上天仙班來臺，除了原本戲班編制八十多人，另外還聘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知名花旦、青衣和老生等人助陣，連同王春華在內總計一百二十多人、聲勢浩蕩，搭乘新高丸輪船來臺灣巡演。

永樂社女班恰逢良機、爭取接續墊檔，來到臺灣新舞臺公演。

支那戲班行李繁多、十多部車輛煙塵滾滾、如同行軍般綿延壯觀！九齡雪猛然驚覺！筱桂剛才的表演，就像是班門弄斧般幼稚……。

「咦？那些是……舞臺佈景嗎？」

筱桂看到支那戲班的道具行李，有大批捲起的彩繪布匹，便好奇地問班主林登波；林登波仔細研究了老半天、恍然大悟！

「原來如此，那是活佈景呀！上海上天仙班的演員服裝新穎華麗，連戲臺佈景都使用能配合劇情更換的布質彩繪佈景。嘖！嘖！支那戲班真是敢開錢！難怪我聽說鹿港富紳辜顯榮，光是聘請支那戲班來臺演出的費用，就高達兩萬多圓！」

「兩萬……。」九齡雪聽到這天文數字，目瞪口呆、久久說不出話來！

雖然九齡雪第一次看到支那戲班，被其盛大聲勢所震懾；但是林登波安撫九齡雪，展現拿手功夫表演就好、得失心不要太重。

＊

永樂社女班僅有十餘人，無法與上海上天仙班一百二十多人的規模相提並論，但是班主林登波仍然花錢雇了十多臺人力車；由烏肉手持寫有永樂社女班的大紅旗當前導、林登波親自手持銅鑼來敲打，再讓戲班成員穿上戲服、坐在人力車上繞行大稻埕一圈，宣傳永樂社女班在臺灣新舞臺即將公演的好消息！

「無法度，我只好展出最後的絕招了！」

林登波擔心開演時觀眾人數稀少、票房慘澹；他竟然主動向臺灣新舞臺主辦單位，提出售票價格降價的建議！

比照上海上天仙班的門票價再打對折，上天仙班特等席票價為一圓、永樂社特等席票價則打對折、五十錢即可入場看戲。

「按怎票價打對折？若親像驚別人毋知、咱演查某戲是粗俗貨！」

臺灣新舞臺後臺，紅豆穿著水衣一邊化妝、一邊抱怨「查某戲」這個稱呼歹聽！

一同演出《梅龍鎮》、演正德皇帝的月中桂，聽到紅豆發牢騷、冷不防地對她說：

「妳是搬戲的戲旦、不是藝旦間的藝旦！免管別人安怎講。」

其實不只紅豆在乎，九齡雪口頭上不說、內心卻也在意世人眼光。

她看著臺灣新舞臺門口張貼的海報，「永樂社女優」五個大字映入眼簾。本島人一即臺灣人，稱呼永樂社女班是「查某戲」；內地人一即阿本仔，卻為永樂社童伶冠上「本島女優」的演員頭銜；然而這些虛名和頭銜，九齡雪都不喜歡！

月中桂見九齡雪悶悶不樂，便主動來開導她。

「身為女子拋頭露面、站在戲棚頂來演戲，實在是因為被情勢所逼、不得已才以色藝吸引觀眾；但是咱是靠演戲來展現表演天分，不偷不搶、是憑真本事來謀生！妳不要覺得卑微而自慚形穢。」

「阿姐，多謝你！」每當九齡雪迷惘之時，慶幸有月中桂來為她解惑，讓她能挺起胸膛、無所畏懼地站在戲臺上。

班主林登波大力宣傳和低價策略奏效，讓永樂社女班在臺灣新舞臺首次公演期間、場場客滿，觀眾讚譽有加！還有人拿永樂社女班與上海上天仙女班來相比，認為臺灣本土戲班演技毫不遜色！

《菊部陽秋專欄》

桃園永樂社女優。久已嘖嘖好評。近就淡水戲館開演，復連日有滿

臺之盛。陽秋子昨特往觀。值紅豆與月中桂合演梅龍鎮。扮老生之月中桂。已步步到恰好處。而紅豆本以青衣著名。至是串花旦。乃儼然活畫一酒家婦。

以視上海來臺之女角。幾無復遜色。亦一奇矣。觀此。則養成本島女優。以改良本島劇界。似無不可者。

《臺灣日日新報》 / 1916. 7. 13

永樂社女班的演出表現可圈可點，經常活躍在報紙的戲曲專欄版面、並聚焦在以月中桂和紅豆為主角的動態近況！

臺灣新舞臺公演結束，永樂社女班整束行囊、到外地巡演；眾女童滿心期待；希望在不久後的將來，能夠重回臺灣新舞臺駐場演出！

第二十五章

大正五年、西曆1916年七月十六日。基隆廳九份庄基山茶園。

蒼茫荒野、一望無際。環山面海的九份庄，依山勢而建，以採金謀生的礦工居住於此；高低不一的小木屋圍繞基山街，拾級而上的石階梯和蜿蜒小巷錯落其間。

今年在基山街中段新設公有市場和戲館；市場商店提供礦工維生的民生物資，戲館則是給予精神糧食、撫慰偏鄉居民的心靈，當地人稱

「基山茶園」。

九份庄的基山茶園，雖然是新建的內臺戲館，但是占地面積不大，內部容納三、四百人的座位；因為動線規劃不良、缺乏戲臺管理，使得觀眾擁擠不堪！

此時在戲臺上演戲、正是由林登波所率領的桃園永樂社女班。

為何永樂社女班，會來到這個臨山靠海的偏遠村莊演出呢？

這要從去年中秋夜、永樂社女班在桃園景福宮大廟口演出說起……。

＊

永樂社女班的外江京戲，唱腔念白都是用北京話；女童們精湛的演技，讓桃園廳的士紳耳目一新！去年十一月，桃園永樂社女班再次於桃園景福宮大廟口，一連演出三天、以饗向隅觀眾；同時也在桃園饗老典、仕紳受賜紳章的表揚場合演出娛興節目。

以清秀女童演員為宣傳噱頭，讓永樂社女班名聲，從桃園吟社傳到了會員眾多的瀛社，引起與瀛社交好、基隆實業家顏雲年的注意！

大正五年元月一日，基隆顏雲年的別墅、陋園環鏡樓。

永樂社女班受邀到此，為瀛社新年詩會、演出外江戲娛興。

與此同時，適逢顏雲年向日本藤田組承租瑞芳礦山、將九份庄發展為臺籍礦工的生活聚落。顏雲年為了慰勞礦工辛勞、建造木造戲臺「基山茶園」；首次公演就禮聘桃園永樂社女班、遠赴九份庄，演出為期四天的外江戲。

＊

「哼！這所在真正有夠潦草兩光！我佇戲棚頂唱戲唱的真喲焦，也無人來奉茶，戲臺管理服務，實在有夠差！」

紅豆收起平時常見的微笑、換成蹙眉齙嘴的不悅臉色，在後臺對著空氣、獨自發起牢騷！眾女童怕掃到風颱尾、對她避而遠之；只有富正義感的九齡雪，不顧筱桂的攔阻、直接向紅豆來頂嘴。

「紅豆姐！基山茶園才剛建造，戲園制度還未周全；況且九份庄在山區高坡，飲水本來就不夠、需要從山下辛苦運送上山！戲班其他人也都在忍耐，連月中桂也無水可喝、嘴唇乾裂，但是伊猶原站在戲棚頂來搬戲！紅豆姐，我佢妳拜託，麥攔拍柄涼！妳閒話減講、甘會使？」

「九齡雪！妳對我講話，是越來越無大無細！真正是大人爬起，囡仔佔椅！妳毋通以為有報紙幫妳九齡雪宣傳，哼！早先學戲的時候，妳還只是個無出脫的筱雪！若不是有月中桂來幫妳，我看妳猶原是一世人撿角！妳還敢對我應喲應舌！」

紅豆心中一股怨氣無處發洩，又聽到她最瞧不起的九齡雪、竟敢對她頂嘴，所以便對將矛頭對準她來嘲諷！

「好啦！恁兩人毋通攔相罵啦！班主去想辦法找水給咱喝，咱大家就卡忍耐！」

四梁四柱之首的老生丹桂出言制止，這才讓後臺平靜下來。

就在此時！烏肉神色緊張、對著後臺來大喊：

「快！月中桂在臺頂雄雄昏去，卡緊來將伊扶入後臺！」

眾女童聽聞月中桂昏倒，紛紛擔心戲班大支柱是否就此換人？

紅豆幸災樂禍，吵著要將有月中桂的劇目都換下、由她和玉如意來

接演壓軸戲。

九齡雪心急如焚、擔心中桂的安危！她顧不及與紅豆爭論，主動表明要和阿旺嫂一起下山、護送昏迷不醒的月中桂，到市區的臺北病院就醫。

＊

躺在病床上的月中桂，臉色蒼白、神情虛弱。

病院看護婦幫她吊點滴、注射營養液。

九齡雪愁眉不展、隨侍在旁，她緊緊握著月中桂的手，恨自己不能來為她承擔痛苦。

在旁陪診的阿旺嫂見狀、以溫柔語氣來安慰九齡雪：

「九齡雪，你免為月中桂來憂愁，伊拄好是來洗、加上疲勞無眠，才會昏倒！予伊靜心休養，明天就能回永樂社女班了。」

雖然阿旺嫂鐵石心腸，對待戲班女童總不假辭色，但是相處日久、漸生情誼；當她見到九齡雪對月中桂不離不棄、真情流露，讓她大受感動而心腸軟化。

「來洗？洗啥？」

九齡雪年幼，還只是個單純孩子；娘親還沒來得及教她、關於女性的生理週期，所以她不解其意！阿旺嫂只好在她耳邊小聲來說明。

只見九齡雪羞紅了臉，這才明白「來洗」即是月經來潮、是身為女人必經過程！

望著閉目歇息的月中桂，九齡雪有種微妙感覺；從現在開始，月中桂已經不是像她一樣的女孩、而是成為可以生兒育女的女人了！

九齡雪在心中許願，希望她最敬愛的阿姐月中桂，以後能找到深愛她的男人、共結連理，擁有幸福的人生……。

阿旺嫂要為月中桂縫製月經布，也讓九齡雪在旁學習、順便告訴她一些女性生理常識和禁忌。九齡雪心想，雖然阿旺嫂平時講話粗魯、態度惡劣；但是養母林鵠讓她來照顧戲班眾女童，也是因為阿旺嫂最瞭解女孩和女人！

「唉……永樂社女班為何要找查某囡仔來唱戲？就是因為查埔囡仔偌大漢，十二、三歲就會變聲、梢聲，唱戲有夠歹聽！所以咱戲班才會找袂變聲的查某囡仔、訓練搬戲。但是查某囡仔來洗以後、也有月事未順的艱苦要忍耐。唉！總講一句，不管是男是女，大家攏愛為著生活賺食、來將痛苦吞忍入腹……。」

阿旺嫂話匣子一開、便滔滔不絕；九齡雪深感訝異、微笑以對。

經過彼此交心之後，九齡雪也願意主動和阿旺嫂親近、說說心裡話。與養母林鵠相比，阿旺嫂在戲班照料起居，更像是個稱職養母。

病床響起輕微呻吟聲，原來月中桂才剛醒、感覺小腹隱隱作痛！

「來！阿桂姐，我來餵妳喝一點阿旺嫂現煮的紅棗桂圓湯吧！妳若喝了，腹肚就袂攔痛。」

正當九齡雪要捧起碗，卻見到月中桂冷冷地將臉轉向一側。

九齡雪鼓起勇氣、牽起月中桂冰冷的手，對她坦白真誠心意。

「阿桂姐……我恰妳共睏一張眠床，有時陣妳在暗暝偷偷流目屎，妳甘知影，我聽著心肝嘛也艱苦！長久以來，妳攏是孤單一人來受拖磨；自今仔日開始，予我來做妳的姊妹伴、照顧妳，請你毋通拒絕

我！」

月中桂本欲揮手掙脫，但是她見到九齡雪雙眼泛紅、泫然欲泣的表情，觸動她孤寂已久且敏感的心靈！同是養女身份、天涯淪落人，讓她不忍心拒絕、於是她點頭來接受。

「阿桂姐，感謝妳！我一定要告訴筱桂這個好消息！從今以後，阿姐、筱桂和我三人，就是互相體諒關懷的好姊妹伴了！」

「妳先答應我，要改正愛翹嘴的歹習慣！歹看又閣無大無細……。」

「嘻嘻！阿桂姐，我這是菱角喙，嬌冬冬的美人喙！」

「妳看！妳又攔翹嘴！妳這歹癖，真正是無藥通醫！」

月中桂偽裝的冰冷表情，被九齡雪的開朗笑顏來溶解；她曾經一人踽踽而行、顧影自憐，如今多了一個活潑雀躍的身影來相伴！

前途茫茫、人生道路上，兩人不確定能手牽手、走到多遠；然而今夜的月中桂和九齡雪，彼此都已確定，自己在對方心中有多麼重要。

第二十六章

【永樂社女優消息】

桃園永樂社女優月中桂。日前由桃園首途。到桃園、基隆、九份及新竹各處出演，

中途中暑發熱。入臺北醫院治療。

戲嫖院說白。經已改良。概用國語。去日登壇開演。發音成績。意外良好。將來再加勉策。定能搏內地人之青睞云。

《臺灣日日新報》/ 1916.8.5

月中桂住院的消息，也被報紙報導、以饗戲迷。

其實這是永樂社戲班班主林登波的主意！林登波仿效上海大報《申報》的劇評和娛樂報導，以京劇名角的即時動態消息為趣聞來造勢。

但是林登波挑選戲中念白較多的劇目《大嫖院》，嘗試將北京話的念白改成日本國語，引發戲班內眾女童的議論和反彈！

「班主！馬師傅教戲，對於念白嚴格要求合轍壓韻，如今您攏要改成日本話，按呢甘有通順？」

月中桂持否決的反對態度，向班主林登波據理力爭！

「月中桂，這一齣《大嫖院》沒有妳的戲份，所以妳毋免加講！紅豆和玉如意都同意來配合，我已經請他人改寫念白、簡化成日本話，反正《大嫖院》是齣詼諧劇，有鴿母、妓女和龜奴的趣味對白，只要演員上臺表演誇張、臺下日本人看得懂就好！」

「……。」既然班主林登波要求照辦，月中桂雖心有不甘、只能屈從。

因為她明白班主此舉的用意，是希望永樂社女班，也能在日本人開設的劇場座敷來演出，突破國籍語言限制、爭取更多人認同！

然而事不如願。永樂社女班改用日語演出京劇的創新，未如預期受

到在臺日人的欣賞！林登波只好作罷、不再提更改劇本念白一事。

月中桂堅持北京話原音念白、不以日語來演出，即是代表對京戲精緻細膩的唱腔和念白、給予最基本的尊重！

＊

大正六年、西曆1917年，一月上旬，臺南廳，水仙宮。

長期在臺灣北部各地巡演、由班主林登波率領的桃園永樂社女班，終於有機會獲邀南下、在臺南市的水仙宮內開演外江京戲。

銀燈歷亂照紅粧，寶髻雲鬟列兩行。

爭似女兒能變化，一時粉墨即侯王。

連橫／《偕少雲觀永樂班女伶四首》／其二

時任《臺南新報》漢文部主筆的連橫，偕同妻子沈筱雲前往水仙宮觀戲；他對永樂社童伶女扮男裝的演出、頗有感想，故而寫下《偕少雲觀永樂班女伶四首》七言絕句、以誌紀念。

林登波此行南下，積極爭取桃園永樂社女班，在臺南大舞臺公演的機會。由臺灣人主持經營的臺南大舞臺，於四年前成立，戲館建築長四十五公尺、寬約五十公尺，可容納觀眾兩千八百人，演出的空間比臺南市其他戲院都還要大！

既然永樂社女班已經在北部戲壇重地一臺灣新舞臺登臺演出，未來進軍臺南大舞臺公演，指日可待！

戲班進入戲院駐場演出「內臺戲」，亦有透過「賸戲人」為仲介；

以地方角頭流氓為主的「賸戲人」，為了確保票房收入穩定，會透過圍事來減少戲班被其他好事流氓來騷擾、索討保護費！

林登波每日參加酒樓飲宴、與南部地方角頭拉攏親近，在日本官廳、地方士紳和角頭流氓之間周旋攀附！正因如此，他才深刻體會到馬長奎師傅囑咐之言，戲班班主的人際關係是否良好，即是影響戲班能否持續營運的重要關鍵之一！

來到歷史古都臺南府城，戲班眾女童伶忙於演出，無暇出外遊覽古蹟風景；但是戲班內卻因為無稽之談，捲入口舌風波！

起因則是「飲墨水」三個字……。

＊

「飲墨水」，是指臺灣北部的藝旦，在十四、五歲時，會隨著養母或妓院鴿母南下、於各大城鎮的酒樓獻藝，學習交際應酬、手腕圓融，待藝旦三、五年經驗豐富之後、再返回北部開設「藝旦間」、高價攬客，此過程俗稱為「飲墨水」。

由於永樂社女班盛名在外，所以臺南商紳趨之若鶩、私底下邀請女童伶和曲師赴抵酒樓，為筵席場合來唱戲助興，席間難免會遇到商紳飲酒狎妓的尷尬場面。

戲班班主林登波本想委婉拒絕，但是商紳拳拳盛意、加上重金邀約，他只好允諾；為了避免發生意外，他要少年仔烏肉陪伴女童伶赴約。

戲班中青衣行當容貌姣好的紅豆，經常在受邀名單之內；果不其然，流言蜚語便在戲班中傳開……。

「有人愛錢若性命，甜鹹淡無嫌，連無正經的酒樓娼館都敢去唱戲！唉……至少留一寡好名聲予人探聽。」

謠言傳到紅豆耳裡，她卻不以為意、認為別人是嫉妒她的美貌、才會講閒話、咬舌根來詆毀她。

「大紅花毋知糗，圓仔花糗毋知。若無本事，就免閣練肖話！」

「還有人講這次戲班南下，親像北部藝旦南下『飲墨水』、是要為以後當藝旦做準備……紅豆，若是妳再不出面來講乎詳細，只怕別人會講更難聽、繼續將妳抹黑！」

玉如意擔心紅豆、私下找她聊，她勸紅豆收斂鋒芒、顧全名聲。

「哼！名聲價值佻濟錢？還不如趁我現在正紅、多賺些紅包做所費才對！咱拋頭露面站在戲棚上唱戲，和在酒樓唱戲又有啥無同款？人攏講常在河邊站，難免會濕鞋。即使咱大聲來解釋，無佢人客烏白來，這世間甘有人會來相信？」

紅豆打開私人首飾盒，將用商紳紅包買來的金戒指，交給玉如意。

玉如意看著金戒指，眼神中充滿驚訝和羨慕！

紅豆對她附耳小聲說道：「戲班三年契約，就要到期結束；咱應該先想好未來的去處，對某？」

紅豆嘴角揚起一絲寓意深遠的微笑，暗示玉如意，是時候該做些什麼了……。

第二十七章

大正六年、西曆1917年，三月二十三日，臺北廳大稻埕區。

稻江媽祖廟聖誕千秋，永樂社女班在媽祖廟前搭棚開演三天、為慶典活動帶來眾多慕名而來、爭睹童伶風采的人潮。

如今的永樂社女班，是臺灣本土見報率最高的外江京戲女班，與前年在桃園大廟口初次演出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人間錦上添花者眾、雪中送炭者稀；世態炎涼，冷暖自知！

永樂社女班去年七月在臺灣新舞臺公演，還只是權充支那戲班離開後的墊檔節目；今年永樂社名聲水漲船高！臺灣新舞臺便主動來邀請，希望永樂社女班能通融抽出空檔、在臺灣新舞臺駐場演出一周，即為正式檔期的簽約合同。

此一好消息傳到永樂社女班，眾女童伶們莫不歡欣鼓舞！

每位成員都摩拳擦掌，勤加排練！

因為她們知道，只有付出專注，才能獲得別人的尊重。

＊

永樂社女班在臺灣新舞臺的駐演，觀眾門庭若市，讓戲班獲利頗豐！為了慰勞辛苦的眾女童，林登波在大稻埕城隍廟後街的東薈芳酒樓，設晚宴款待眾童伶；同時召集戲班諸位股東，結算盈餘分紅。

位於大稻埕城隍廟後街的東薈芳旗亭，連棟二層樓的街屋可容納百人宴會，以支那料理和藝旦彈唱出名；戲班童伶平日因為護嗓而飲食清淡，今晚難得能飽餐一頓，快樂欣喜的心情，讓童伶們臉上都展露笑



容，從早熟世故中找回童稚之心！

當班主林登波和負責財務的林鵠，向戲班大股東簡元魁、彙報營利明細之時；九齡雪和筱桂兩人正嘖嘖喳喳、討論著筵席美味料理！

「這道菊花鮮鮑真趣味！咦？鮑魚佇佢位？按怎攞看無鮑魚？」

見九齡雪百思不解，筱桂向她解說這道菜的奧妙。

「妳攞詳細來看乎清楚！鮑魚明明就放在油飯頂懸，因為總舖師將鮑魚用刀切成盛開的菊花花瓣、攞將雞卵仁放在中央當作花心！」

九齡雪用筷子夾起一片菊花鮮鮑、張口咬下去。

軟嫩可口的鮑魚、齒頰留香，讓她驚艷不已！

「還有雞絲米粉、菱角餃、鱈魚炒薏麵……我要逐項攞吃一嘴！」

「一嘴安怎有夠？我看，逐項攞要吃一碗，按呢才有夠本！」

背後傳來阿福孀的聲音，讓九齡雪嚇一大跳！她以為阿福孀要罵她貪吃。但是阿福孀不但沒生氣、還笑著說：

「千苦萬苦，攞是為著腹肚。逐家這陣真辛苦，今仔日是永樂社女班喜慶的日子，恁就免枵鬼假細膩，逐家歡歡喜喜來食粗飽！」

「對啦！對啦！」烏肉停止扒飯動作，只見他抬起頭，兩頰鼓鼓、滿嘴都塞滿菜餚！「閒話減講，食飯皇帝大！愛食啥、家己挾去配。」

他話剛說完，又繼續埋頭狼吞虎嚥、風捲殘雲，很快就將他碗中飯菜一掃而空！

其他女童見狀，也動作迅速地將筷子伸向別盤菜餚！

「大家辛苦了！我月中桂感謝各位。戲班不是靠我一人就能表演成功，攞是眾人相挺、齊心合力的結果。來！我敬大家！」

月中桂看眾人高興，她拿起桌上彈珠汽水瓶、起身致意。

眾人也拿起彈珠汽水瓶，掀去封條後、用力對準瓶口拍下，只聽見「啵」一聲！彈珠應聲掉入瓶中，瓶內甘甜芳香的汽水如泉湧般流出！

愛玩的九齡雪故意搖晃葫蘆形瓶身，一瞬間噴流出泡沫！

「哇！原來這就是『那姆內』呀！真好喝，攔趣味！」

女童們有樣學樣、如法泡製，手上和臉上都沾滿甜黏的汽水！

筱桂開玩笑來抓住九齡雪、伸出舌頭往她臉上一陣亂舔；九齡雪不甘示弱，也像隻小貓一般、抓起筱桂的小手舔起來！

「哈哈！筱桂，妳莫鬧，好癢喔！」「妳存心戲弄我，好膽嚟走！」

看著筱桂和九齡雪捉對戲弄、眾人一起起鬨嘻笑，月中桂也笑著來拍手叫好！

自從月中桂和九齡雪、筱桂結成異性姐妹伴，三人在戲班同進同出、形影不離；筱桂的坦率爽快、九齡雪的童真溫柔，讓月中桂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是源自於無私的付出！

曾幾何時，她認為武裝自己、就是保護別人；但是經過與戲班眾人相處之後，讓她體會到孤單一人，是無法證明自己存在的意義。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看著童伶們嘻笑玩鬧的歡樂景象，月中桂在心裡細細品味這句詩詞。如果時間能永久停留這一刻，那該有多好呀！

＊

眾人歡慶同樂，玉如意和紅豆卻藉故離開飯桌；兩人悄悄走近班主

林登波和股東的主桌包廂，躲在屏風後面來偷聽。

「哼！我才袂因為貪吃，袂記得屬於我的權利！女樂社女班明明就賺誠濟，也無分一寡仔予咱！」

紅豆臉色陰沉，雙手抱胸、一副精打細算的模樣。

「是呀！憑啥恁大人可以食肉、只准阮查某囡仔啃骨頭？」

玉如意小聲地來附和。她們自視甚高，心有不甘！

當紅豆和玉如意聽見、永樂社女班此次在臺灣新舞臺駐演，盈餘收入竟然有壹萬多圓！兩人驚訝之餘、便開始私下盤算，該如何來爭取自己應得的身價報酬。

隱藏已久的懷疑和怨恨，將使得永樂社女班從內部分崩離析；月中桂盼望和好姊妹們長久相伴的願望，終究會破滅、轉眼成空……。

第二十八章

大正七年、西曆1918年七月二十七日。

臺北廳大稻埕區下奎府聚街。臺灣新舞臺。

今晚，是永樂社女班三年戲約期滿、演出的最後一場戲。

隨著戲臺的帷幕緩緩垂下、舞臺四周的照明燈光也逐個切電熄滅；空無一人的漆黑戲臺上，只剩下孤單的一桌二椅。

後臺微弱的燈光，映照著一張張表情模糊的臉孔。

原本懸掛在牆上供奉的戲神神像，不知被何人取下帶走；只剩下幾個女童伶或站或坐，掩面啜泣。九齡雪才剛換下戲服，身上只穿著單薄白色水衣、表情呆滯。

養母林鵠臉色沉重，告訴她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

「妳們班主林登波，已經退股；永樂社女班在今晚解散！」

「解散」兩個字宛如一記重錘！狠狠地捶打在九齡雪的頭頂。

她腦袋頓時陷入空白，過了許久才能清醒……。

當她回神，眼淚卻早已無聲滴落。她不想，也不願意接受戲班解散！她抬頭望去，想找到阿姐月中桂問個清楚，卻遍尋不著……。

「阿桂姐……。」九齡雪勉強張開口來呼喚，卻得不到回應。

此刻的她，急迫需要月中桂來安慰，然而月中桂卻像是從人間蒸發，從此不見蹤影！驚懼、失望、懷疑、怨恨，各種情緒就像被打翻的染缸，在九齡雪的內心渲染出各種混沌不明的顏色！她喃喃自語、自顧自地走出後臺。

「一定有辦法來挽回……我要去找……找到我的阿桂姐……。」

一隻手猛拉住了她！九齡雪轉頭望去，只見到淚流滿面的筱桂，帶著擔心的表情問她：「九齡雪，妳想要去佻位？勸妳別找月中桂，她……她早就已經先離開戲班……。」

然而九齡雪只看見筱桂的嘴張合，卻聽不清她說什麼。

直到她聽到月中桂三個字。頓時失去理智的她用力掙脫、甩開筱桂的手，然後發了狂似地、大步跑出臺灣新舞臺！

「對！只要找回阿桂姐，永樂社女班，就會繼續存在！」

一定要快點找到月中桂！只要找到戲班臺柱月中桂，有了票房收入，戲班就不用解散了！永樂社女班就可以像以前一樣繼續演戲……。

她一路狂奔、跌跌撞撞，像是孤魂野鬼、漫無目標地穿過一間又一間街屋……直到她虛脫無力、跌倒在地，仍不死心地朝向遠方吶喊：

「阿姐！妳為何不告而別、無情將我來拋棄！到底是為什麼？」

烏肉和阿旺嫂連忙追出去。他們沿街尋找，最後終於在臺北驛附近，找到昏厥不醒的九齡雪。女孩身軀軟綿，像是被抽乾了靈魂，她因為跌傷而磨破膝蓋、紅腫滲血，在白色水衣印上斑斑血跡。

「可憐的囡仔，她一定是猜想月中桂是搭乘火車離開……這才會跑來臺北驛尋找！」

阿旺嫂將九齡雪輕輕抱起、疼惜地輕撥她額頭零亂髮絲。

＊

九齡雪昏迷了三天三夜，終於清醒、回復神智。

眼前熟悉的景象，是三年前的艋舺老深春。

永樂社女班解散、烏肉也和女童伶一樣失業，老鴿林鵠便收留他當小使；烏肉和阿旺嫂合力，將昏迷不醒的九齡雪送回老深春靜養。

戲班為何解散？九齡雪心中綁結未解，抽絲剝繭拚湊回憶。

自從東薈芳酒樓慰勞那一晚之後，玉如意和紅豆兩人，就經常藉故向林登波索討現金；理由不外是養母生病、急需醫病，或者是需要添購旦角首飾配件為藉口。倘若林登波不給錢，她們兩人便聯合要好的童伶，以生理期不適來請假！

林登波不堪其擾，只好勉強同意，放寬童伶外出限制。

永樂社女班訂定不成文規定：戲班童伶若無排戲或演戲期間、可以外出唱曲；所得酬金可入私囊、不用繳納給公帳。

沒想到此例一開，戲班中整日爭吵不斷、眾人紛紛效法紅豆和玉如意，以病假或事假方式來拒演，紛紛外出唱曲、賺取私銀！

戲班會解散的另外一個原因，也與紅豆有關。

永樂社女班兩大名角，月中桂靠演技、紅豆靠美貌；讓坊間士紳名流為之傾倒，競相贈詩歌頌讚美，甚至有人私下展開熱烈追求！

紅豆施展魅惑、引得商紳爭風吃醋，桃園區有一欲採花者、志在必得，他向品芳樓老鴇洽談，願意花重金為紅豆贖身、納為小妾！

「人飼人一枝骨、天飼人肥律律！如今有人願為妳贖身，妳就脫離拋頭露面的戲旦生活吧！也能讓咱品芳樓賺一筆橫財。」

養女紅豆，對於品芳樓老鴇而言，本就是待價而沽的商品；既然有人願出高價聘金，願意娶紅豆為小妾，老鴇自然是逼迫林登波、解除紅豆在永樂社女班的戲約。與紅豆同進退的玉如意，也被養母以高價轉賣給藝旦間，讓永樂社女班頓時損失兩位名角！

「班主林登波縱容女伶私下唱曲的代誌，被戲班大股東簡元魁知曉，股東們認為林登波有疏忽之責、忿忿不平，紛紛退股表達抗議！加上林登波曾經修改劇本、讓女童伶以日語演出京戲《大嫖院》，被推崇漢文的商紳股東指責獨斷專行，在股東會上決議以罰款來懲戒！林登波應得的分紅被剋扣，只好將永樂社女班來解散、將戲班的戲服道具擺變賣換現金，還清向娼館承租女童的費用！」

阿旺嫂餵九齡雪喝湯藥，解釋林登波解散戲班、情非得已。

由於月中桂是自由身來搭班演戲，也提前出走、去向不明。

「現此時，妳一定想欲知影月中桂的下落。我也毋知伊欲去佗位，毋過伊有留物件予妳！月中桂對我說，妳若是詳讀這物件，就知影伊為何要離開永樂社女班。」

桌上放著一本手抄的工尺譜。九齡雪看著它、內心卻猶豫不決，不確定自己是否有勇氣去翻開它……。

因為她害怕知道，其實月中桂瞞著她提前離開，是早有預謀！

九齡雪將工尺譜緊握在手中，看也不看、逕自收進隨身包袱。

第二十九章

桃園永樂社成功，讓股東簡元魁看出女子京戲班大有可為。

他聯合桃園蔡榮林、甘成等人募資，於大稻埕建成街租屋、另組「鳳舞社女班」；並聘請先前為永樂社女班教戲的馬長奎、傳授新的劇目，延續過往永樂社女班的榮光！

鳳舞社成員，依舊從娼館挑選相貌清秀的十二、三歲女童。

身為前永樂社女班成員，艋舺老深春的九齡雪，因有演戲經驗而被聘請，以三年契約為期、加入鳳舞社戲班。

「嘻嘻！雞仔囡，我原本以為永樂社解散以後，你就無法度為我來賺錢！料想袂到，如今閣有人邀請妳去搬戲，真正是『跋一倒、扶著一

隻金雞母』，因禍得福！妳就予我認真去搬戲，有聽詳細無？」

「阿姑，妳做主就好，我無意見。」

九齡雪面無表情、冷冷地回答。

養母林鵠的目的，是要讓養女九齡雪物盡其用。

九齡雪今年十二歲，已出落成明眸皓齒、亭亭玉立；興許是減食少餐、學戲練功的緣故，她身材變得苗條又結實！

若是再讓她到煙館幫忙倒茶，愛粉味的人客，一定會對她來毛手毛腳、偷吃豆腐！

所以林鵠決定，讓九齡雪再次成為女戲班童伶。

「只不過……伊為何猶原叫我阿姑？還有伊看我的眼神真奇怪，予我感覺真礙虐！」

林鵠原以為經過戲班的訓練，養女九齡雪會乖巧溫順；沒想到九齡雪當年初入門的傲氣絲毫未減，她看林鵠的眼神中隱含反抗企圖！

林鵠叮囑阿旺嫂和烏肉，一同跟去戲班，嚴格監視九齡雪，別讓手中金雞母又飛了！

「呸！一入娼門暗無天，妳就免肖想會當從我手掌心來逃脫！」

林鵠咀嚼起檳榔，苦澀微辛的滋味在她口中散開。

她將檳榔汁液吐在白瓷杯內，那綻開顏色，如同養女血淚般鮮紅。

第三十章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郁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

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養女九齡雪，因為養母林鵠簽約、讓她再次成為戲班女伶；身不由己、任人驅使的失落感，讓本該少女懷春的她，變得鬱鬱寡歡。

大正七年、西曆1918年九月二十日，大稻埕臺灣新舞臺。

重回舊地，臺灣新舞臺山牆上的彩繪雙龍，依然霸氣十足。

九齡雪抬頭仰望。這座臺灣戲劇界至高無上的殿堂，有著永樂社女班的美好回憶；然而就在兩個月前，她在這裡失去了月中桂。

「九齡雪！」曾經熟悉的呼喚聲，令她喜出望外！

她還來不及回頭，筱桂突然從後面環抱住她的腰、再將頭靠在她的肩膀上來撒嬌！

「妳甘知影？我足思念妳呀！九齡雪……。」

筱桂笑中帶淚、對九齡雪傾訴思念之情。

「筱桂！妳為何會出現在這？莫非妳也加入鳳舞社？」

「有妳的所在，當然要有我筱桂來相陪！而且毋止有我，妳仔細看！那個人是誰？」

九齡雪順著筱桂手指方向看去，那人是啟蒙恩師，馬長奎。

她連忙拉著筱桂、一起來到馬長奎面前恭敬請安！

「九齡雪，妳在永樂社女班表現優秀，果然沒讓我失望！」

「我沒有善盡『四樑四柱』責任，永樂社女班最後還是……。」

馬長奎不等九齡雪說完、伸出手來溫柔地摸了摸她的頭：

「一切都已經過去。這一次，我打算親自教妳『南梆子』導板唱腔，妳們跟我來吧！」

九齡雪知道，馬長奎師傅刻意避開永樂社女班話題，是要她放眼未來、別再糾結於放棄和堅持兩者之間。

時間，是療傷止痛良藥；也是證明一切可能性的推手！

九齡雪決心在鳳舞社女班當臺柱，成為另一個「月中桂」。

鳳舞社女班，同樣是依照女伶長相和身材、分配相對應的角色行當。九齡雪以文武老生為戲班支柱，筱桂則從花臉提拔為武生、並賜予「清華桂」的新藝名！這讓筱桂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

這次鳳舞社女班訓練時間，只有短短三個月；明年春節，鳳舞社女班就要在臺灣新舞臺來演出；雖然此次找來的女伶們都有唱曲基礎，可以省略過程、直接跳至「行庭」排練劇目；不過也正因為如此，學戲進度反而窒礙難行！

＊

在遙遠異國，打了四年的歐戰，即將簽訂停戰和約；鳳舞社女班的戰火硝煙，才剛要被點燃！

起因是女伶彼此的地位輩分之爭。

如今九齡雪是鳳舞社女班中、輩份最高的名角，她經常在行庭排練之後，集合眾女伶來檢討改進；這齣《翠屏山》的三位主角，即是由老生九齡雪扮楊雄、武生清華桂扮石秀、花旦一串珠飾演潘巧雲。

《翠屏山》，別名《吵家殺山》；唱功強調南梆子，做功則是武生的打、花旦的蹣。

花旦一串珠排練起感情戲，唱腔缺乏流暢；戲終前最高潮的撲跌動作，敷衍輕率！

這讓九齡雪火冒三丈、忍不住要對她一番批評責罵！

「一串珠！妳唱《翠屏山》花旦，就是要唱出感情來！」

「哼！九齡雪，妳只不過比我早幾天登臺演戲，有啥了不起！妳還真當自己是名角月中桂呀？況且我的年紀比你大三歲，也請妳九齡雪尊重我、講話別故意帶刺傷人！」

一串珠舊仇新恨湧上心頭，她咬牙切齒、反唇相譏！

她原本是嘉義娛樂園女班出身，對永樂社女班比娛樂園女班搶先登臺、成為臺灣第一個女戲班，早就憤恨不平！

「妳這個驕傲又無理的潑婦……。」

氣憤的九齡雪怒目圓睜、緊握拳頭！

正當一串珠和九齡雪兩人針鋒相對、即將爆發衝突，清華桂趕緊找阿旺嫂和烏肉來勸架！阿旺嫂兩眼一瞪，一串珠嚇得馬上噤聲！

「戲班最忌諱吵架滋事！九齡雪、一串珠，妳們難道都忘了嗎？烏肉，集合戲班的所有女伶，我要全都處罰『打通堂』！」

馬長奎盛怒之下、欲藉此次處罰來重振戲班紀律。九齡雪和清華桂並無異議，兩人各自拿了張長板凳，照舊例脫下長褲、趴伏在板凳上，靜候馬長奎責罰。

這讓一串珠頓時目瞪口呆、花容失色！

以前在娛樂園女班學戲時、從沒受過打罵的一串珠；此時看見九齡雪和清華桂露出白皙屁股、屁股上有著數條暗紅色結痂疤痕、清晰可見！

由此證明永樂社女班成功的原因，以打教戲、其來有自。

「沒想到永樂社女班班規嚴明，讓九齡雪和清華桂自動自發、甘受『打通堂』之處罰！看來我還是收斂一點、別自找苦吃才好……。」

一串珠自知理虧、乖乖受罰，她從此再也不敢自恃是娛樂園女伶、議論輩份高低。

對付莽撞跋扈、自曝其短的一串珠，馬長奎師傅可以用藤條威逼！

但是面對表面堅強、實則心如槁木的九齡雪，他卻是一籌莫展……。

畢竟心病還是要心藥來醫，解鈴還須繫鈴人。

＊

這一天，馬長奎以教授京胡為由，要九齡雪取某物件來找他。

「九齡雪！學習京胡原是口授心傳，但如今我想以工尺譜來教妳定調；妳應該有一本工尺譜、將它取來，為師便可教妳。」

「馬師傅！您怎麼會知道，我有一本……工尺譜？」

九齡雪瞪大雙眼、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

馬長奎一看便知，她至今還未翻閱那本工尺譜。「因為那本工尺譜，原本是我所有；是月中桂來找我、懇求我送給她。」

馬長奎說完露出神秘笑容、要九齡雪速速取來。

為何月中桂臨走之前會找到馬長奎、並向他索要一本京胡工尺譜？

何故她又委託阿旺嫂、將其轉交九齡雪？

謎題的解答，就在包袱之中、那本未曾翻閱的工尺譜。

工尺譜內容是京戲《白蛇傳》折字戲，劇名為《斷橋》。

九齡雪謹慎地翻開譜本，發現其中內頁夾著一張紙、紙上只寫兩個字，另外還有一個精緻的押花，是用白色茉莉花的花瓣來製成；她將押花拿在手中、鼻子靠近來嗅聞它，押花散發出似有若無、令人愉悅的香味。

花香似曾相識，讓九齡雪的記憶飄回到一年前，六月二十日。

第三十一章

時光倒轉，回到一年前。大正七年、西曆1918年六月二十日。

這一天是女樂社女班解散前、月中桂最後一次演出。

傍晚涼風拂面，黃昏雲彩絢麗；淡水河金黃波光躍動如魚。

月中桂、玉如意、九齡雪和紅豆、筱桂這一對姊妹，總共五人；由班主林登波帶領，從貴陽街的永裕茶行出發、在大稻埕碼頭搭船換走水路，最後抵達圓山別莊後門的碼頭。

這裡是艋舺紳商陳朝駿的私人庭園，圓山別莊。

永樂社女班一行人受邀，到此為來自英國的茶商獻藝演唱。

從碼頭旁的階梯向上走，途經後花園；濃郁的茉莉花香味，撲鼻而

來！那潔白素雅的花苞，宛如守約般在夏夜盛開綻放。

僕人將她們引領進屋。在一個裝潢雅緻的小客廳裡，有曲師正等著她們。這次演出為私人性質小型堂會，所以女童伶皆不用身穿戲服、與賓客之間以屏風遮擋、避免直面賓客而唐突失禮。

「把屏風搬開收起來吧！讓英國的貴客，欣賞咱臺灣本土京戲女班表演；這就是能與西洋歌劇相媲美、唱作俱佳的支那京戲呀！」

理著平頭的茶商陳朝駿，身著白色洋服、身材魁梧且善於豪飲。他手捧著高腳酒杯和英籍茶商談笑風生。

面貌秀麗的短髮少女們，身穿傳統漢族對襟上衣和長裙，表演出精湛的唱腔和優雅身段，讓在場賓客拍手讚賞！表演完後，宴會主人陳朝駿高興之餘，允准永樂社女伶、今晚可以自由出入、參觀圓山別莊。

時至今日，九齡雪仍對那一晚的奇特經歷，念念不忘……。

圓山別莊的建築外觀，是仿英國都鐸時期、歌德風格的紅磚斜屋頂洋樓，室內有優雅的壁爐、青花瓷的凸花磁磚、巧奪天工的各式玻璃酒杯，每一樣都是女童伶從未見過的奇巧物件！

紅豆和玉如意，欣賞著屋內的掛燈、桌椅，心裡忍不住感嘆、欣羨有錢人的豪奢；心想日後若有機會，定要攀上高枝、做展翅鳳凰！

＊

月中桂帶著九齡雪和筱桂，來到後花園的涼亭賞月談心。

滿園綻放的茉莉花，是茶商陳朝駿刻意栽種、以推廣臺灣本地產製的香片花茶。以茉莉花薰製而成的茶葉，茶香口感濃郁雅緻。

月中桂抬頭望月、沉默不語，看似心事重重。

「阿姐，為何我看妳鬱卒，甘是心裡有針？請妳來講詳細。」

九齡雪知道月中桂藏不住心事、卻又不願與他人分擔，這才懇求月中桂來吐露；善解人意的筱桂，也在一旁靜靜聆聽。

皎潔的月色，將月中桂孤傲五官削去稜角、還她慈眉善目。

「九齡雪，妳敢閤會記得，今年元月，咱永樂社女班到宜蘭天后宮開演的代誌？」

月中桂所言，是指永樂社女班搭乘火車、遠行到宜蘭公演。

「我知影呀！」九齡雪印象深刻，當時宜蘭熱情的在地鄉親、扶老攜幼都來看戲。

「彼時陣，我發現一件趣味的代誌！」

月中桂忽然露出欣羨表情、她自顧自地說道：

「宜蘭當地每逢舉辦廟會，就會有農民來扮演小旦和丑角、在陣頭前敲鑼打鼓、即興走唱、炒熱場面氣氛，當地人稱『落地掃』！慫櫓是邊走邊唱，若是找到一塊適合的空地，就會用四支竹竿插在地上、圍成一區來演戲；慫演出南管梨園戲的劇目橋段，有《陳三五娘》、《呂蒙正》等，自娛娛人、受到宜蘭在地人喜愛！人稱『歌仔陣』。」

「歌仔陣」，即是由男子化妝扮成乾旦和小生，樂師在旁以南管戲樂器的小噴吶、橫笛、二絃、琵琶來伴奏；唱戲的內容挑情曖昧、表演動作花俏逗趣，偶爾也會插入誇張的口白。

由於「歌仔陣」能聚集看戲人潮，市街商店會賞錢獎勵！久而久之，「歌仔陣」成為宜蘭地區農民閒暇演戲、賺取外快的活動。

「雖然聽妳講『歌仔陣』真趣味，但是彼款臨時組成的戲團、只是



地方小調而已，甘是有法度、佢咱永樂社女班來相比？」

九齡雪心中納悶。為何月中桂會特別在意宜蘭「歌仔陣」？

「甘講這歌仔陣優點，是用閩南語來唱戲？既好學又易懂？」

筱桂聽出月中桂話中端倪，她直接講出「歌仔陣」的特色。

「筱桂，妳頭殼真巧！了解我所講的重點。宜蘭在地的『歌仔陣』，佢咱演出的外江京戲無全款、也欠缺正統的教戲方法；但是我相信日後一定有人、能將『歌仔陣』來發揚光大！時到我恐驚連大稻埕臺灣新舞臺，都會讓『歌仔陣』來演出！」

月中桂大膽預言，「歌仔陣」將會和外江京戲分庭抗禮！

「這款代誌有痕無影，根本袂來發生，阿姐真勢操煩。」

九齡雪認為月中桂是庸人自擾。畢竟外江京戲演出，一板一眼、按步就班，被臺灣士紳文人來推崇，其高尚的戲劇地位不容質疑。

九齡雪也以用北京話唱戲自傲，所以她認為月中桂是杞人憂天！

「嗯……但願是我想太多！現此時臺灣由日本官廳統治，雖然開放支那戲班來臺巡演；但是有法度聽有北京話、會曉欣賞外江戲的人是少之又少。咱用心表演，平民百姓煞來聽攏無！唉……我想著就厭氣。」

月中桂終於說出原委。外江京戲曲高和寡，她雖然收到詩社士紳的贈詩，卻嘆知音難覓！表演外江京戲、卻又無法融入地方百姓。

這對要求盡善盡美的月中桂來說，讓她感到無所適從……。

「總講一句，外江京戲就是外來種，毋是阮本土自然演變、來變時行的戲曲！永樂社女班當初創立，班主本底就設定是要開錢欣賞的內臺戲、毋是予人看免錢的野臺戲。」

筱桂點出京戲的獨特性，她接著說出自己對未來的看法：

「若是我以後有機會，我要來創辦一個用閩南語唱戲、念詞的戲班！若親像永樂社女班同款、我要揀選真正嬌的查某囡仔來搬戲；我的戲班搬戲，一定會讓咱臺灣人攏看有、聽有！」

筱桂在月中桂、九齡雪面前口出豪語，表明她遠大志向。

「好呀！妳到時毋通袂記得、找我九齡雪去妳戲班做教戲師傅！若是講到教戲來拍尻川，我是最有經驗啦！」

九齡雪嚷著要到筱桂的戲班教戲，月中桂貼心叮囑她：

「妳若是要教戲，就要像馬師傅同款、用吊規仔伴奏，我看妳要先學會看工尺譜。」

「歌仔陣」話題以筱桂誇口組戲班、九齡雪先學好京胡來收尾。

圓山別莊那晚過後，月中桂恢復以往、不再提起「歌仔陣」……。

＊

九齡雪的思緒，回到一年後的現在。

她放下押花、看向工尺譜內頁夾的白紙。

白紙上只寫了「三年」兩個字，再無書寫其他文字和記號。

「三年」究竟是何意義？

九齡雪猜想，這是月中桂提前預告、未來與她重逢的時限。

茉莉押花、圓山別莊、後花園涼亭的對話，種種線索指向當時的月中桂、正面臨人生瓶頸；然而她最後卻選擇不告而別、逃避現實！

當九齡雪理解月中桂離去、實有隱情之際，她也開始擔心，這三年之內，月中桂人會在何方？她是否還能繼續唱戲呢？

第三十二章

京胡伴奏聲響起。鳳舞社女班當家花旦一串珠，端坐戲臺中央，她飾演外江京戲《翠屏山》劇中角色潘巧雲，唱的是南梆子腔獨白。

潘巧雲坐二堂自思自想

想起了心腹事好不愁腸

等太郎回家來對他言講

管教那小石秀趕出門牆

水性楊花的潘巧雲、私通海和尚，不巧被石秀撞見、告訴義兄楊雄；潘巧雲心生一計，決定惡人先告狀、反倒向丈夫楊雄誣賴是石秀調戲她不果、才存心挑撥夫妻感情！

一串珠眉目傳情、輕甩手絹，將潘巧雲輕浮又潑辣的個性，表現恰到好處！她與九齡雪和清華桂，三人合力完成《翠屏山》精采演出！

＊

大正八年、西曆1919年一月十八日，大稻埕區臺灣新舞臺。

經過為期三個月的訓練之後，由簡元魁籌組的鳳舞社女班，開春後第一場公演，選在臺灣新舞臺登臺亮相。鳳舞社打著原永樂社女伶九齡雪和清華桂的響亮名號，吸引眾多觀眾買票入場看戲！

此刻的九齡雪，殷切盼望三年戲班契約，能盡快結束。

「三年過後，阿桂姐就會回來找我，出現在我面前……如若再見

面，我又該對她說些什麼呢？阿桂姐會不會考核我京胡學得如何？她會不會評論我的南梆子唱腔……。」

九齡雪期待與月中桂重逢，她自然不會空等、虛度光陰！

她在演出閒暇勤練馬長奎師傅教授的京胡技巧、和戲班琴師學習如何看懂工尺譜；清華桂也沒閒著，陪伴她合練南梆子唱腔。

＊

從前在永樂社，九齡雪和月中桂同睡一床；現在則和清華桂。

某天晚上就寢前，九齡雪突然發現隨身包袱似乎被人動過；她擔心珍惜的工尺譜被偷走、連忙仔細檢查！所幸工尺譜在原位完好如初。不過，她卻發現多了物件……。

「這是……誰給我做的新……衣裳呢？」

九齡雪拿起一個類似衣裳的物件、卻不知該如何穿戴，只好向好姐妹清華桂請教。清華桂仔細一看、她卻頓時羞紅了臉！

「妳先把它收好！九齡雪，妳聽乎詳細，這一件是……女人家穿的貼身褻衣啦！」

「貼身褻衣？敢講這就是查某人穿的肚帕仔？」

九齡雪拿起這件顏色素雅的菱形布片，仔細端詳。

菱形布片面料為淺黃為主色，並搭配刺繡精美、如意圖案的紋飾；還在腹部位置縫有小口袋和袋蓋，可存放零錢！被稱為「肚帕仔」的肚兜，是女性個人私密貼身衣物、代表貞節；絕對不可輕易示人，所以清華桂要九齡雪趕緊來藏好！

「我想這件肚帕仔，是阿旺嫂為咱兩人特別來縫製。妳看！我包袱

內也被塞了一件肚帕仔！」

清華桂偷偷拿給九齡雪看，她的肚兜是淡綠色、銅錢圖案紋飾。

原本這女子肚兜，是民間婦女教導女兒針線活、自學自製的私服；然而九齡雪和清華桂早早進入戲班學戲、無暇來學習女紅，至於戲班縫補衣服的工作，則交由同住一處的阿旺嫂來處理！所以九齡雪才會不知肚帕仔的用途……。

九齡雪和清華桂隨著年齡增長，兩人如今已是荳蔻年華的妙齡少女！雖然兩人在戲臺上表演，皆為男扮女裝的坤生，平日的言行舉止難免會粗魯而男性化；但是細心的阿旺嫂，還是為她們兩人準備了身為女性、一生必定擁有一件的肚兜！

九齡雪感謝阿旺嫂的體貼，從此以後，她不用再穿那粗布袋裁剪而成的背心內衣！但是她卻為了後續的問題來困擾。

「既然阿旺嫂為咱縫製肚帕仔，但是伊無教咱是按怎穿呀？」

「嗯……我想，只好靠咱家已來研究、試看覓甘有合身……。」

清華桂拿起肚兜布帶、眉頭微蹙，她瞄了一眼九齡雪的身材：

「總無可能……咱穿這肚帕仔，最後會變成綁肉粽？」

九齡雪想了半晌，突然悟出清華桂話中有話、存心調侃她！

「好呀！清華桂，妳批評我身材有肉、笑我是大籬呆！看我按怎來好好教示妳！」

九齡雪玩性大發，伸出雙手、對著清華桂的胳膊窩來撓癢！清華桂猝不及防、被撓到癢處而發出咯咯笑聲！

「無公平！妳攏愛創治我！我也要來教示妳！」

清華桂不甘示弱，也將手伸向九齡雪來撓癢……。

一件肚兜，也能讓好姐妹兩人互相戲弄對方、逗趣開玩笑！阿旺嫂縫製的貼身肚兜，實則含意深遠；它提醒九齡雪，即使穿上老生戲服，自己終究還是女人。

＊

「鏘、鏘！」「來喔！來喔！大家緊來看戲喔！臺北鳳舞社特別邀請，前永樂社女班名角九齡雪、清華桂，來到咱臺南大舞臺特別公演！攔有花旦一串珠來熱情演出！正音好戲連臺，大家食好鬥相報，卡緊來買票看戲喔！」

烏肉敲打銅鑼、大聲來宣傳，喊到聲嘶力竭、差點破音！

「烏肉兄，我拜託你！免閣講永樂社三字、早就解散啦！」

一串珠嫉妒九齡雪沿用永樂社名號、故意大聲來抗議，但是烏肉故意來譏諷她：

「桃園永樂社女班，是三年契約期滿才來解散；嘉義娛樂團女班，只有演了短短三個月；我又不像妳是戇大呆，當然是提永樂社女班來做演出宣傳！」

一串珠無可辯駁，她漲紅了臉、氣到直跺腳！

對於別人重提永樂社女班，九齡雪不置可否；因為她相信，永樂社女班不曾消失，只是用另一個班名、面貌不同卻命運相同的女童伶，在戲臺上將表演繼續延續下去。

大正八年、西曆1919年四月上旬，臺南廳大舞臺。

大舞臺，位於臺南本島人遊廓附近的小媽祖街，是一棟三層樓高的

日、洋混合建築。一樓白色正面設有方窗與拱門、通風和採光良好，立面三座山牆上刻有華麗的花紋壁飾；中央山牆浮雕「大舞臺」三字，氣派十足！二樓採用日式木造結構與黑瓦屋頂，內裝設計以中國戲曲表演為主，故而戲臺上裝置亭閣立柱，觀眾席座椅凳一應俱全。

這裡曾經是永樂社女班班主任林登波，籌謀以久、預定登臺之處，沒想到今日是由九齡雪為大支柱的臺北鳳舞社，捷足先登來演出！

不過，這也為九齡雪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讓她難以承受……。

第三十三章

鳳舞社女班女伶十二人，比永樂社女班十九人為少，所以如果有女伶臨時身體不適、無法登臺演出的緊急狀況，則需要有能扮演兩種不同角色行當、具備「兩門抱」才藝的演員，代為登臺來「救場」！

鳳舞社女班具備「兩門抱」行當的女伶，為數不多；九齡雪和清華桂，兩人皆為文武老生，經常成為救援生角行當的人選。

若是頂替戲份或臺詞少的配角，尚可遊刃有餘、順利救場；但是如果同一齣戲、需要緊急由自己一人分飾兩角，對救場演員的精神和體力，無疑是極大的挑戰！

「九齡雪，妳還能登臺演戲嗎？妳才剛演完《梅龍鎮》的正德皇帝，下一齣戲又有需要妳救場的《逍遙津》、扮演漢獻帝！這兩場戲間

歇太短，我怕妳會體力不支來昏倒……。」

九齡雪才剛下場、在後臺換戲服，清華桂連忙端杯茶給她解渴，同時關心她的身體狀況！明知清華桂是一番好意，九齡雪卻搖手婉拒：

「我先不喝茶水，因為我怕再上臺之後，會汗如雨下……。」

九齡雪說到一半，對清華桂悄聲說道：

「《逍遙津》開頭是曹操率眾幕僚登場，鳳舞社女班生角行當，全員都需出動，才勉強湊足演員人數！如今原本要演漢獻帝的多情癡因病請假，只好由演張遼的我救場來代演、一人分飾兩角；如今鳳舞社女班才剛成立，各女伶之間演戲默契尚淺。救場如救火，就由有經驗的我和妳來扛起票房口碑吧！我身體還撐得住，妳儘管放心好了……。」

九齡雪說完，拍了拍清華桂肩膀、給她一個自信微笑！

鳳舞社女班雖是新起之秀，但還是需要「原永樂社女班」這面大旗來宣傳、九齡雪和清華桂兩人掛帥，才能招攬觀眾進場看戲！

為了不辜負馬師傅的用心教戲、不讓永樂社這塊招牌蒙羞，九齡雪拼盡全力也要把戲演好！清華桂感同身受、決心來相挺。

「九齡雪！妳不喝茶，是怕上臺前臨時尿急、不想穿戲服去便所吧？妳就安心喝茶，到時我會陪妳去便所、幫妳捧著戲服衣襟呀！」

「演曹操的妳，要幫演漢獻帝的我捧衣襟，這也是一絕呀！」

九齡雪指著清華桂哈哈大笑！她爽朗的笑聲中，有著對好姐妹、好戰友的衷心感謝。

＊

父子們在宮院傷心落淚，想起了朝中事好不傷悲！

那曹孟德與伏后冤家作對，害得她魂靈兒就不能夠相隨。

二皇兒年歲小，孩童之輩，他不能在靈前奠酒三杯。

我恨奸賊把孤的牙根咬碎！上欺君下壓臣作事全非。

欺寡人在金殿我不敢回對，欺寡人好一似貓鼠相隨。

身穿龍袍的九齡雪，扮演被曹操逼宮的漢獻帝；面對伏后被殺、兩位皇子也危在旦夕的窘況，她運用拖音、長腔表現鬱抑，以頓字、握拳宣洩恨意，唱出漢獻帝寄人籬下、受制於奸雄曹操的委屈和怨恨！

長段行腔，從二黃倒板、回龍腔；再從二黃原板轉快三眼、最終以散板來結束。行雲流水、一氣呵成，讓臺下觀眾聽得如癡如醉！

烏肉和阿旺嫂也在觀眾席一隅來看戲。

雖然兩人聽不懂北京話，但也被九齡雪的唱腔和身段所感動，跟著她一起握緊拳頭、小聲唱出「牙根咬碎」！

「九齡雪的技藝高超，已經能和月中桂平分秋色了呀！」

「噓！烏肉，你這個放送頭，別在九齡雪面前提月中桂。別忘了！九齡雪是為何痛苦……攔有那件代誌，千萬袂當洩漏出去！」

阿旺嫂擔心九齡雪想起往事而分心、提醒烏肉別說漏了嘴。

「請你安心！我絕對袂將馬師傅破病的歹誌，清彩講出來。」

「嘖！」阿旺嫂一把揪住烏肉的耳朵、小聲來喝斥他：

「你再講，規戲班內的人就隨攏知矣！九齡雪最尊敬的人，除了月中桂、攔來就是授業恩師馬師傅；若是予伊知影馬師傅破病，伊一定會食袂落飯、睏袂落眠！」

＊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大正八年、西曆1919年七月。臺北廳爆發大規模霍亂疫情！

大稻埕地區尤為嚴重，連臺灣新舞臺也被日本官廳徵用、成立消毒班本部；隔離染病病患、疫區檢疫消毒，一時引起人心惶惶！

馬長奎今年四月偶染風寒、病情反覆，七月又不慎感染霍亂！

他自知陽壽將盡，回到大溪口街四合院隔離、靜待死神召喚。

藝姐鏡市於心不忍、自願在病榻旁照顧，並連忙派人通知九齡雪和清華桂，希望在馬長奎彌留之際、能見他最後一面。

紙包不住火，九齡雪和清華桂得知噩耗、連夜趕回艋舺！

鏡市穿著樸素，站在有草繩圍隔的四合院門口等候。

「是落吐症。也就是日本人講的『虎列刺』，馬師傅破病很嚴重，嘔吐又腹瀉！唉……恁等一下若看到伊，要記得毋通哭、予伊較快活走，妳兩人知影某？」

九齡雪和清華桂，從鏡市手中領取煮沸過的厚布、圍住自己口鼻；庭院內外，灑滿驅蠅的石灰粉，兩人跟隨鏡市前往探視馬長奎。

「房門口請安、按呢就好，袂使踏入內底！毋通摸到門框。」

同樣以布巾遮面的鏡市，惟恐九齡雪和清華桂被病菌感染。

九齡雪定睛向屋內看去，竹床上躺著一位虛弱的病人。

陽光透窗照入室內。眠床上躺著枯瘦如柴的病人，他雙眼眼眶凹陷、顴骨突出；臉上受光映照、呈現出詭譎駭人的淡綠色。

「馬……師傅？」九齡雪無法將此人與健壯的馬長奎來聯想。

看著眼前病入膏肓的馬長奎，九齡雪強忍悲傷、和清華桂兩人跪倒在地，齊聲喊道：「徒弟九齡雪、清華桂，給馬師傅請安！」

「九……齡雪，妳……來啦？」

馬長奎氣如游絲、聲音沙啞，他的雙目因病失明、僅能聽聲辨位；但是他還是用盡全身剩餘的力氣、斷斷續續對著九齡雪的方向說：

「我的京胡……送給妳！最後，妳來為我演唱一段《斷橋》。」

身為九齡雪的開蒙師傅，馬長奎在臨終之前，仍不忘驗收她的京胡、南梆子唱腔。九齡雪含淚點頭允諾，要為她畢生最尊敬的師傅，唱出送行的離別曲。

叫官人莫要怕，細聽我言。

素貞我不是凡間女，妻原是峨嵋山一蛇仙；

都只為思凡把山下，與青妹來到了西湖邊。

紅樓匹配春無限，我助你鎮江賣藥學前賢；

端陽酒後你命懸一線，我為你仙山盜草。

我受盡了顛連，誰知你病好把良心變！

《斷橋》中的蛇妖小青、欲拔劍斬殺負心漢許仙；白素貞卻念及夫妻之情、從中攔阻，傾訴她對許仙為愛付出、卻被拋棄的委屈和怨恨！

悠揚的胡琴聲，哀感婉轉、如泣如訴！

由弱而強的伴奏，烘托唱腔、自然流暢。



馬長奎師傅授九齡雪京胡，是讓她親身體會演員和樂器之間，雖然
是以唱為主、伴為輔，但是兩者密不可分，需互補長短、彼此呼應，才
能巧妙相融。

愛徒九齡雪一曲唱完，馬長奎心中再無牽掛。

他面帶滿足笑容、闔上雙眼，從疫病的折磨中徹底解脫。

鏡市等三人在房門口靜候半晌，見房內一片死寂、馬師傅已魂歸西
天，她們這才敢放聲嚎啕大哭、磕頭叩謝師恩！

＊

馬長奎的遺體，在檢疫人員的監視下，安葬於六張犁傳染病指定墓
地、深埋於六尺之下；他的人生起伏跌宕，從福州滿族子弟、愛聽戲的
戲友，落魄淪為登臺演戲的戲子；直至他的後半生，離鄉背井、孑然一
身，最終孤獨辭世、客死異鄉。

無人的四合院，老槐樹樹蔭茂盛如傘、槐花綻放如昔。

卻因花期將盡，花瓣隨風緩緩飄落，落土時悄無聲息。

此情景，宛若伶人命運的寫照。

生似暫寓，死如歸去。

第三十四章

來勢洶洶的霍亂疫情，經過日本官廳實施隔離病患、加強消毒和預

防接種等措施之後，終於在冬季得以撲滅弭平！

好不容易度過凶險、來到大正九年、西曆1920年。

面臨臺灣菊壇激烈競爭，鳳舞社女班營運卻是每況愈下！

新成立的臺灣演劇公司，負責洽談上海名伶來臺和劇場租借場地、規劃檔期演出；在年後安排上海餘慶班、天勝班來臺灣巡迴公演。

除了仲介演員演出，臺灣演劇公司也自購戲服和培訓布景繪師，出租給來臺京班、提供廣告行銷。

這對臺灣本土京戲班來說，即是瓜分市場的最大競爭者！

現有的公共表演劇場，如臺北新舞臺、臺南大舞臺等場所，因表演檔期排滿、不敷使用；內臺戲場地擴充需求，促使地方商紳募資、向日本官廳申請興建新式劇場，臺北艋舺戲園和嘉義南座因應而生！

中國上海京班踴躍組團來臺、臺灣女子戲班相繼成立，粥多僧少、競爭激烈，讓鳳舞社女班，在夾縫中勉力支撐、倍感艱辛！

馬長奎師傅驟逝，戲班面臨無人教戲、劇目無法更新的問題！

鳳舞社女班班主心情差、大發雷霆，將戲班道具砸到地上。

票房收入銳減，讓鳳舞社人心浮動、惶惑不安……。

＊

「阿旺嫂，今仔日按怎閣是食清糜？連續四天攏是食清糜，害我歸身軀攏無爽快、無法度來排練呀！」「對呀！上禮拜閣有芳貢貢的炕肉飯，如今變攏無呀！」

一串珠敲著碗筷、大聲抗議戲班伙食變差；其他女伶也跟著起鬨，認為演出銳減是班主的缺失、不該苛扣女伶的伙食費！

九齡雪和清華桂兩人，默默低頭喝粥。

「大家閣再忍耐一陣仔，班主已經在想办法解決了……。」

烏肉好言來安撫女伶們，要大家共體時艱。

「哼！往過永樂社女班攏是食清糜，彼陣仔也無人像妳來抗議！」

阿旺嫂雙手叉腰、訓斥一串珠，一串珠反倒對她來頂嘴：

「阮大家又毋是規工枵飽吵！顛倒是妳、阿旺嫂！妳猶原是吃得肥滋滋，真正是豬母肥、肥仔狗……。」

一串珠調侃和諷刺的話還沒說完，氣憤動怒的阿旺嫂，直接狠狠地賞給她一巴掌！一串珠防備不及、她的臉上瞬間多了紅手印！

「嗚……妳見笑轉受氣，竟然先出手打我！我要佢班主告狀……。」

一串珠不甘示弱，邊說邊拿起碗、朝阿旺嫂丟去，弄得阿旺嫂滿臉都是飯粒！其他不滿阿旺嫂強悍作風的女伶，趁機群起圍攻、將碗筷丟向她；平時私底下互有嫌隙的女伶，也趁亂來相罵、揪頭髮互毆！

一時之間，碗筷亂飛、飯粒四散，眾人打罵場面一團混亂！

烏肉挺身攔阻阿旺嫂、拉開一串珠，避免兩人衝突受傷！

九齡雪和清華桂兩人也來幫忙、拉開蓄意滋事的女伶；經過一番折騰，終於讓這場因為清糜引起的戲班內鬥平息下來！

「九齡雪，妳沒事吧？」

清華桂將乾淨布巾遞給九齡雪、讓她擦拭頭髮上的飯渣。

「沒事。只是不知道被誰趁亂踢了一腳，我的小腿有點腫痛。」

九齡雪要清華桂放心。比起以前在永樂社女班訓練身段時、手腳腫

脹瘀青的傷勢，現在自己小腿的紅腫還算是輕微！

在鳳舞社女班，九齡雪和清華桂兩人彼此用北京話聊天，除了藉此練習京白、同時可避免被其他女伶聽懂對話內容。

「來，我瞧瞧……唉呀！偷踢妳的人，肯定很嫉妒妳！」

「清華桂，我們是前永樂社女班的女伶，難免樹大招風、遭人嫉妒。人心隔肚皮！我們又怎會知道，鳳舞社女班其他人心裡想法為何？與其胡思亂想去猜測，還不如捫心自問，自己的言行習慣，是否不經意讓人誤認為驕橫跋扈了呀！」

「呸！若是連吃飯喝水、樣樣都要小心，做人還有啥樂趣？不過話說回來，從前天真無憂的九齡雪，如今怎麼變了一個人似的？」

清華桂覺得九齡雪變了！變得多愁善感、患得患失……。

自從去年夏天，馬長奎去世之後，九齡雪的臉上失去了笑容，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悲愁和寂寥。

「人，不可能一成不變……。」九齡雪遲疑片刻、說出自己也能接受的答案：「況且我已經十四歲了，總不能還活成像個九歲女孩吧！」

「我請教十四歲的九齡雪！今天戲班的混亂，該怎麼辦？」

「就讓班主去處理吧。反正戲班的女伶，都是被養父或養母以三年契約、出租給鳳舞社女班；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半，我們兩人就各盡本份、直到三年契約到期。到那時候，我和妳又不知該何去何從……。」

九齡雪回答時、聲音低沉慵懶，暗喻對現實的消極妥協。

正當九齡雪內心迷惘之時，竟然出現了令她意料之外的訪客！

多年未見的訪客，讓她回想起那一段早已遺忘的情感糾葛……。

第三十五章

大正九年、西曆1920年八月一日，桃園街景福宮大廟口。

五年前的中秋夜，永樂社女班在此地初次登場公演。

那一夜的演出盛況，成為桃園區居民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軼聞趣事！恰似曇花一現、如真似幻。

如今九齡雪跟隨臺北鳳舞社女班、來到大廟口搭棚演戲。

重回舊地、物是人非，讓她感觸良多。

*

「九齡雪，先暫停排練吧！有訪客遠道而來，指名要見妳。」

當鳳舞社女班安置妥當、準備排演之際；負責看管女伶的烏肉，卻故作神秘、要求九齡雪跟他外出去見訪客。

「不能在戲班見面嗎……難道是月中桂來找我？」

九齡雪面露疑惑，烏肉說戲班人多嘴雜、將她帶往附近的公有市場；兩人來到簡易飲食店，有二男一女坐在室內一隅、像是在等人。

九齡雪看清為首男子的容貌，她頓時表情驚訝、停下腳步。

烏肉見她不願前行，拉起她的手、親切的說道：

「妳是按怎？伊講是妳的兄哥，名叫林文財；我看伊誠懇，所以帶妳來佮伊相見！敢講妳認不出這個人？」

那名男子遠遠見到烏肉帶九齡雪前來，他連忙從座位起身相迎，只不過他走路一跛一跛、左右搖晃，看似身有殘疾。

「阿雪！是我，妳在大埔村的親生兄哥、林文財呀！」

只見那男子激動地抱住九齡雪，他痛哭流涕、激動地說道：「嗚……妳甘知影，阿兄我有多掛心妳……好佳哉！妳無事就好。」

「九齡雪，妳就陪阿兄在飲食店敘舊。我等咧閣來接妳。」

體貼的烏肉猜想兄妹多年未見、有心內話要說，藉故先離開。

「烏肉兄，你攏無驚我趁這機會來偷走出去？」

「妳毋是期待佾月中桂重逢？所以我相信妳袂離開鳳舞社。」

烏肉向九齡雪眨眨眼，離開前還向店家點了麵、大方來請客。

市場食店空間狹隘，九齡雪和兄哥林文財、共坐一張長椅條，與未曾謀面的少女和一名小男孩面對同坐。席間除了林文財滔滔不絕，那女人和小孩卻是低頭、默默吃麵。

九齡雪覺得氣氛尷尬、暗自尋思對方是何人……。

熱騰騰的一碗湯麵，放在九齡雪面前，她卻無心提筷來挾。

林文財體貼地將他碗內的滷蛋挾起、放在她的麵碗裡；九齡雪怔怔地望着碗內油湯滿溢、滴落在桌上；毫不起眼的湯漬，在她眼中暈染擴張、宛如腦海中壓抑已久的困惑被喚醒……

某年除夕夜的狗尾草雞湯、爹娘的笑容、阿兄挾雞皮到她碗裡的畫面，如同走馬燈般光影流轉，卻唯獨缺少了自己。

「五年過去了……阿兄，為啥物？你現此時才會想欲找我？」

九齡雪突如其來的疑問，讓林文財措手不及、面露尷尬！

他長嘆一聲，隨後說出原委。

五年前的暴雨天災，讓大埔村生活困窘的林家，面臨無法繳租的難關；屋漏偏逢連夜雨，林家長子林文財被臺車壓傷，雖然僥倖不死、卻

從此成了一個瘸子！等到林文財病癒出院、返家後才發現妹妹林雪已被賣掉、不知人在何方；雖然他多次想離家、隻身一人去探尋妹妹行蹤，無奈行動不便、只能作罷。

「阿雪！毋是阿兄我毋願找你；妳知影，阮閣有文成要照顧……。」

「阿兄，阮厝內的阿爹、阿娘；毋知慫身體甘有勇健？」

九齡雪見兄長言談中並未提及父母，她擔心地問道。

林文財長嘆一聲，悠悠地說：「妳知影，阮阿娘是最疼妳！妳被賣掉以後，伊感覺真稀微，時常偷偷流目屎、哭甲目睷攏變茫霧！阮阿爹嘛是心肝頭若像予草索仔縛起來、規日憂頭結面！為了予厝內人會當平順，阮阿爹就決定為我買一個媳婦仔娶入門。阿雪！坐佇妳面前的人、就是妳的兄嫂，伊叫做阿月仔。」

名叫阿月仔的少女，抬頭瞧了九齡雪一眼、卻又低下頭吃麵。

九齡雪此時心繫親生爹娘、無暇分心；眼眶含淚的她、追問阿兄林文財後續狀況。

＊

林文財語帶哽咽、對九齡雪訴說，這一年來林家的坎坷境遇。

透過鄰居老鼠嬭的熱心牽線，林水旺將賣女兒所得繳付田租、再用剩餘的錢買下阿月仔；由於所剩錢財不多，只能夠買到四肢健全、卻是啞巴的新婦阿月仔！

與九齡雪同年的阿月仔，她雖啞卻不聾、煮飯洗衣倒也算勤快；林家這一對瘸子和啞巴的夫妻組合，相處倒也相安無事。

當林文財以為他成家以後、就能安撫家中爹娘的愁緒；沒想到阿娘阿蘭積憂成疾、竟於去年冬天因病去世！

阿爹水旺傷心欲絕，也不幸在今年春天、撒手人寰！

九齡雪聽聞爹娘相繼離世，她心如刀割、頓時淚如泉湧！

「阿爹、阿娘！不孝查某罔阿雪，這世人無法度閣再奉待恁，請恁原諒我！等後世人，阿雪我閣做牛做馬、來報答恁養育之恩！」

「阿雪！爹娘命苦、猶袂赴抱孫就來過身，實在予人想袂到！如今我受到腳腿破相拖累、無法度來作田養家，只好帶著阿月仔佢小弟文成，到桃園街找頭路討生活……。」

林文成突然想起重要之人。「文成！來，佢阿姐來請安！」

「文成……你，就是阮小弟文成？」

九齡雪拭淚、看向坐在兄嫂阿月仔身旁的孩童。

那孩童畏縮地躲在阿月仔身後，用怯生生的眼神打量九齡雪。

「戇囡仔！阿雪是自你出世、就親手育飼你的親阿姐，甘講你將伊攏放乎袂記？」

「阿兄，毋免來勉強伊。我離開厝內彼時陣，文成還只是一歲的紅嬰仔；伊現此時認不出我、亦算正常……話講倒轉來，阿兄！如今你帶文成來桃園街，有何打算？」

在外演戲多年、見過世面的九齡雪，心知久未見面的阿兄，今天帶著妻子和弟弟突然來尋，必定是有所求；林文成不再掩飾，他直接開口、要向九齡雪借一筆錢創業。

「阿雪，妳看阿兄我這款扮勢、長短跤！攏找無半項頭路，只有

靠阿月仔替人洗衫賺零星所費，三頓逐無一頓飽！所以我今日特別來找妳，就是想欲佢借錢……。」

九齡雪沒等林文財說完、便一口回絕他的請求。

「阿兄，真歹勢！我無法度借錢予你。毋是我毋願意，實在是因為我確實也無錢。」

「這無可能！我有四界探聽過，永樂社女戲班往過演出內臺戲，攏是大趁錢！如今妳是鳳舞社女班的大支柱，哪會歸身軀連一仙五厘攏無？哼！妳一定是佢滾耍笑……。」

林文財原本親切和善的面孔，轉眼間變成質疑和憤怒！

他可以容忍別人歧視他是個瘸子，但是無法接受連親妹妹阿雪、也要隱瞞欺騙他；若不是身無半文、走投無路，他也不會厚著臉皮、低頭來向九齡雪借錢。

「我知影，阮林家將妳來賣予別人當養女，妳心內感覺委屈，有怨感、會祛恨，不過請妳待念阮兄妹緣分、借錢予我！」

林文財越講越激動、索性撲通一聲跪倒在地！

「若無按呢，阿兄我跪落來、代替阿爹阿娘來謝罪；懇求妳、拜託妳借錢予我！阿雪……我求你！」

拋棄自尊的阿兄，九齡雪看在眼裡、令她情何以堪！

九齡雪攙扶起跪倒在地的林文財，答應會在七天內籌錢給他。

然而九齡雪話才剛說出口、便後悔不已，因為她遇到了難題。

＊

女戲班三年契約制的酬金分配，是將每月演出的收入，扣除股東

和班主應得盈利、以及雜項支出之後，再把剩餘金錢均分給戲班各個女伶；而且酬金不是直接給女伶本人，而是交付給實際與戲班簽訂契約者、即為女伶的養父母。

九齡雪與其他女伶在戲班吃住、外出也被限制；不可能接觸到錢，更別提能有屬於自己的積蓄……所以她才會拒絕借錢給林文財。

不過既然已經允諾阿兄，九齡雪便思考該如何籌錢。

阿兄文財的容貌，隨著年紀增長、每況愈下。從前的他目光灼灼、樂觀進取；現在則變成眼神渙散、窮愁潦倒！

親弟弟文成也因為長期營養不良、骨瘦如柴；他吃完麵後，還緊盯著九齡雪未動的麵碗、口水直咽。

九齡雪將麵碗輕推到小男孩面前：

「阿姐腹肚袂枵，這碗麵就拜託文成、幫忙來吃完，好嗎？」

文成臉上浮現靦腆笑容，他將麵接過、便狼吞虎嚥地大口吃起來；弟弟的滿足表情，讓九齡雪一掃心中陰霾。

曾幾何時，養女買賣契字載明「一賣千休、割藤永斷」、「或配或賣、任從其便」等字句，是九齡雪心頭難以磨滅的傷痕。她原以為能裝作冷漠、對阿兄的窘境置若罔聞；但是經過糾結掙扎之後，她才發現自己和親生爹娘、兄弟間的感情，是她這一輩子難以割捨的羈絆！

＊

臺北鳳舞社女班，在結束桃園景福宮巡演之後來到艋舺。

時值日本官廳施行臺灣地方官制改正，將臺北市「艋舺」區改名為「萬華」；去年剛成立營運的「艋舺戲園」，也被當地人以「萬華戲

園」來稱呼。臺北鳳舞社女班下一個檔期，即是在「艋舺戲園」，與來自桃園大溪、新成立的大雅園女班合演外江京劇。

演出前夕，阿旺嫂帶著九齡雪趕回老深春。

面對貪財又吝嗇的養母林鵠，九齡雪打算據實以告、並做好被冷嘲熱諷的心理準備，懇求她能通融借款。

「哼！從今以後，妳若肯服從我、甘願叫我阿娘，我才肯借錢！若無、妳就免肖想。」

「阿……。」明知林鵠落井下石、刻意刁難，九齡雪縱然心中百般不願意，但也只能配合、說出違心之言。

「阿娘！從今天起，我會是妳最聽話的查某团！」

當話說出口之後，九齡雪像是卸下盔甲般、全身變得輕鬆！

她終於體會，有時言不由衷、其實是尋求一種解脫。

第三十六章

天才剛亮，桃園街的東門溪溪畔，傳來婦女的談笑聲。

勤儉的婦人們，拎起裝有待洗衣裳的木盆，來到溪邊、找一塊平坦石頭，一邊浸泡磨磨子、用手搓洗髒衣，一邊閒話家常。

其中一名少婦，她微笑不語、熟練地掄起木棒拍打衣物。

這名少婦，即是林文財的啞妻、九齡雪的兄嫂，阿月仔。

九齡雪的養母林鵠，除了答允借錢給她的親哥哥林文財；還透過人際關係，幫他在桃園街的「桃園輕便鐵道株式會社」、謀個抄寫膳本的小使職位。這讓識字卻癱腿的林文財，得以帶著妻子和弟弟在桃園街租屋定居、過上平淡但安穩的生活。

阿月仔幫人洗衣來貼補家用、林文成也在桃園公學校就讀。

順遂的生活，曾經讓阿月仔嚮往已久，如今美夢成真！

她打從心底由衷感謝丈夫的親妹妹、唱戲的女伶九齡雪。

雖然兩人只有一面之緣，卻是讓阿月仔留下深刻印象。

九齡雪的言行舉止優雅，蘊含超越同齡少女的自信，她目光流轉、卻又略帶憂戚；阿月仔很難想像，這位小姑是與她年齡相仿、都是來自偏鄉農村的養女。

兩人雖然同為養女身份，卻是命運相歧、境遇不同……。

九齡雪因為容貌姣好，以高價被賣、在戲班成為唱作俱佳的女伶；相貌醜陋、又是啞巴的阿月仔，卻是被養父半賣半送、委屈來嫁給從不相識的瘸子，林文財。

雖說兩人境遇雖判若雲泥，但日後結局卻會大相逕庭。

阿月仔常聽人說，女子唱戲、攏無好下場！

一來是因為女伶拋頭露面，故世人皆輕賤、嘲笑戲謔；二來是戲班的女伶，以後都會成為藝姐或商紳的小妾，被正妻大老婆嫉妒欺凌，紅顏薄命、難以善終！

如果傳言屬實，阿月仔不禁為九齡雪註定的命運，感到悲嘆。

阿月仔原本為九齡雪深感惋惜，但是在廟口欣賞她演出京戲之

後，卻豁然大悟！因為在九齡雪身上，感受到她對戲劇表演的執著和熱情，讓阿月仔欣羨不已！

無法唱出感情的阿月仔，從九齡雪唱戲時聽出她的牽掛所繫……。

世事總無常，聚散終是緣。

九齡雪明知命途多舛，仍對生命抱持一絲熱忱。

因為已經失去太多，讓她更加珍惜身邊重要之人！

第三十七章

根深哪怕狂風打、樹直何懼日影斜。

這天清晨，九齡雪獨自來到東門溪旁吊嗓，練習京戲《回荊州》中的劉備唱詞。

面對空曠寬廣的溪水，她心無旁騖、提氣來大聲唱出，從回音中細聽自己嗓音的極限！即使戲班早已散棚，她依然堅持自我要求。

來到桃園街，是在臺北鳳舞社女班契約期滿、解散的三天後……。

結束鳳舞社女班、原股東簡元魁決定另起爐灶、另組新女戲班。

為了挑選戲藝嫻熟、有登臺表演經驗的女伶，他提前挑選與整合，將原永樂社女班的女伶、大溪大雅園女班和臺中樂英社女班的女伶，擇優併入新戲班「桃園天樂社」，一舉成為擁有三十名菁英女伶、臺籍本土女子京戲班！

簽訂三年戲約的女伶，學戲的集訓地點，就選定在桃園街。

原為臺北縣管轄的桃園廳，於大正十年十月的臺灣地方官制改正、改隸為新竹州管轄，並升級為桃園郡；桃園郡役所所在地、桃園街，正規劃大興土木、交通發達，電力和自來水普及的生活便利，讓桃園街一躍成為新竹州第二大都市。

＊

大正十年、西曆1921年九月。新竹州桃園郡桃園街。

景福宮附近、東門溪畔的公館頭街，一棟兩層樓高的建築。

此建築原為閒置的民間精米所，桃園天樂社將其租下、作為戲班短期集訓場所。九齡雪和清華桂兩人，在臺北鳳舞社女班解散後、隨即收到班主簽約通知，偕同烏肉、阿旺嫂和原鳳舞社女伶蓋天鳳、石中玉等人，提前來到此處等待會合。

生鏽髒污的洋鐵皮屋簷、隔間板壁斑駁破舊。

這間精米所的屋況，讓九齡雪等人感到擔憂！

「哇！建物如此陳舊，真的能住人嗎？」清華桂看著屋角的蜘蛛網、邊搖頭邊埋怨：「就憑我們，能將此處打掃乾淨嗎？」

「妳若有閒來怨嘆，不如較緊來捫掃！」

阿旺嫂將掃帚遞到清華桂手中、吆喝先到的眾人、清理出部分區域，姑且將就一晚。

第二天清早，當九齡雪從東門溪溪畔吊嗓完、走回精米所的時候，突然發現多了許多未曾謀面的戲班伙伴，一時間人聲沸騰、就像是煮開了鍋一樣熱鬧！

原來是大溪大雅社、臺中樂英社的女伶們同時抵達精米所！

她們在阿旺嫂的指揮下分工合作、協力清掃及整理四周環境。

原本破落荒蕪的建物、搖身變成潔淨明亮！

「這……。」面對突如其來的忙碌景象，讓九齡雪感到驚喜萬分；但是眼尖的她，竟然看見一個許久未見的身影，讓她忍不住對那人來出聲叫喚。

「班主！」

那人聽見有人喚他、轉頭四顧。

依舊是身材微胖、留著修剪整齊的短鬚；他即是前永樂社女班的班主、林登波。

「九齡雪，妳可別再叫我班主了！如今我的身份，就只是桃園天樂社戲班的股東而已；我今天來，不但是要把以前永樂社女班的戲神請回來供奉，而且我也把妳心中最掛念的人，一併帶回來戲班了呀！」

「心中掛念……莫非是月中桂也回來了？」九齡雪喜出望外。

「頭拄仔我有看見月中桂喔！伊這陣在後壁空地晾床巾。」

「武陵春！妳怎麼也會在這裡？」

竟然再次見到永樂社女班的小生武陵春，讓九齡雪感動萬分！

「永樂社女班散棚了後，我就跟著班主林登波、還有月中桂，咱同齊去宜蘭……九齡雪，妳毋是足期待佢月中桂閣相會？妳卡緊去呀！」

武陵春好意催促，九齡雪難掩緊張、走向精米所屋後。

她曾經在無數個夢裡、期待相逢的那一刻，即將成真……。

＊



映入眼簾的是藍天、白雲和綠油油的草地。

草地上的曬衣架上掛著晾曬的素色被單；被單下襬隨風輕搖飄動；
一名短髮女子的背影，在被單後忽隱忽現。

管蘭開花葉彎彎，目尾共娘相交關；
看見娘仔生好款，害哥心肝不著亂。
苟要開花紅又黃，溪尾過了是田園；
看見娘仔生佻美，嘴巴來親較甜糖。

短髮女子一時興起、唱出男女交往、調情的閩南語褒歌；
九齡雪聽見那女子的聲音、認出她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月中桂。

「阿桂姐！我是妳最疼惜的小妹、九齡雪呀！」

九齡雪多年來積累的眷慕、想對阿姐傾訴的千言萬語，最終僅化作
一句輕聲呼喚！

月中桂並未回答，她掀開被單、展開雙臂，微笑朝九齡雪走近。

九齡雪三步併作兩步、宛若乳燕歸巢般撲進月中桂的懷裡！

月中桂也緊緊地摟住她、笑著調侃她：

「三年未見，妳這愛撒嬌的壞習慣，還是改不了呀！」

「阿姐，就讓小妹我任性一次吧！我求妳了……。」

「好，好！算是我欠妳的。」

月中桂輕撫九齡雪の後背、像是對待小孩般疼惜她。

＊

秋日暖陽，綠草如茵。

月中桂和九齡雪，並肩坐在東門溪溪畔的坡地上，遠眺對岸小檜溪庄和大檜溪庄；一望無垠的肥沃農田，金黃色稻穗翻湧如浪。眼前的豐收美景如畫，九齡雪卻無心欣賞，她正為了難以啟齒來苦惱。

好姐妹三年後重逢，她有好多問題想問月中桂……。

想問她為何不告而別？想問她三年間去了何處？與何人在一起？做了什麼……千頭萬緒，卻不知該從何問起。

「阿雪，妳怎麼不問我，剛才我唱的閩南語歌，是啥意思？」

月中桂看穿九齡雪心思，便先開話題、打破彼此無語的尷尬。

九齡雪聽了之後、感到害羞而臉紅，她小聲地回答：「我不敢問，也不想問啦……。」

「哈哈！男子對心儀的女子，以唱歌傳達愛慕，這是很自然的表現呀！唱京戲《梅龍鎮》不也是一樣、講的是男女調情嗎？」

月中桂接著解釋起褒歌的形式和意義：「我唱的《相褒歌》，歌詞是以七字為一句，四句成一段，逐句押韻、易懂好聽……。」

「如此說來，《相褒歌》也算是「歌仔」嗎？」

「那是當然！《相褒歌》是四句為一聯，再以兩、三聯連續成歌；若是將戲劇故事，以數十或數百句聯分段落來唱出，也是『歌仔』的一種！我之所以會在永樂社女班散棚之後、和班主林登波遠赴宜蘭，也是為了探究『歌仔』的奧妙……。」

原來是「歌仔」！九齡雪這才知曉，月中桂竟是去探究地方曲調。

「阿桂姐，難道唱外江京戲，真讓妳不快樂嗎？」

「九齡雪，我不得不承認，當年選擇離開的原因，是因為我身陷執著、迷失了自我；我羨慕那些唱歌仔調的人，所以我用三年的時間去研究歌仔、親近歌仔！最終我明白京戲和歌仔的不同，就只是觀眾的差別，僅此而已。」

月中桂所言深奧，九齡雪一時無法領會。

不過月中桂眼神清澈、代表她的心靈已經不再蒙塵。

「為何阿姐三年後又再次出現？妳莫非是要加入桃園天樂社……。」

「九齡雪，我是用三年的時間，去驗證我的預言。我再說一次，日後歌仔戲將會進入內臺劇場、和京戲分庭抗禮，甚至凌駕其上！因為臺灣民間，需要歌仔戲。我之所以會加入桃園天樂社，純粹是想在外江京戲最後的巔峰期、躬逢其盛罷了。」

「三年過後，阿姐是否又要離開我……。」

「九齡雪，妳就別多想了！阿姐我不是還在這裡陪伴妳嗎？」

月中桂拍了拍九齡雪的肩膀、豪邁地說道：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就讓我們共度這三年的戲班時光吧！」

第三十八章

三年前迷惘的月中桂、已不復見，如今她豁達大度、神態爽朗！歲月不僅改變了她的容貌，也磨礪了她的心境。

不過，九齡雪尚有一事不解。

「為何妳要拜託馬長奎師傅、交給我《斷橋》工尺譜呢？」

「咦？馬師傅沒有對妳講解《斷橋》、全本《白蛇傳》嗎？」

九齡雪歪著頭回想。「有呀！內容是凡人和蛇妖相戀……。」

「嘿！妳們兩姐妹在這偷懶、講悄悄話都不讓我知道！」

突然從背後傳來一聲埋怨、打斷了月中桂和九齡雪的談話！

九齡雪回頭望去，原來是清華桂；她的身後，還跟著一名低頭羞怯的女孩。那名女孩明眸皓齒，她的花容月貌，連九齡雪也讚嘆、與紅豆不相上下。

「清華桂，我和九齡雪正在談心，妳卻偏偏來搗亂！」

月中桂責怪之餘、卻也對那女孩感興趣；清華桂連忙將那女孩推到她面前，開心地解釋來龍去脈：

「她名叫早梅粉，是臺中樂英社的花旦行當。她說很崇拜永樂社女班的名角月中桂，我就帶她來看本人！阿桂姐、九齡雪，是她自願要跟我來，我可沒逼她喔！」

早梅粉臉頰泛紅、雙目低垂，恭敬向月中桂行萬福禮來請安。

萬福禮，來自京戲旦角身段，早梅粉行禮姿態從容優雅、顯見其身段之技藝嫻熟。

「阿桂姐，妳在永樂社女班的表現、讓小妹我崇敬佩服！我希望以後若有機會，能和阿姐合演《梅龍鎮》，懇求阿姐不吝賜教。」

早梅粉的美貌和謙恭有禮、讓人如沐春風。

月中桂頷首而笑，對早梅粉仔細打量一番：「清華桂和妳，恰巧是

一剛一柔，很適合來合演京戲《斷橋》，妳演白素貞、清華桂演小青；至於許仙的角色就由……。」

月中桂將九齡雪的手牽起、搭上早梅粉的肩膀，撫手笑道：

「就由小生行當的九齡雪，來扮演許仙！如此一來，京戲《雙斷橋》中三人角色便可以湊齊，不多也不少，真好！」

「阿姐，妳怎麼亂點鴛鴦譜呀？」

九齡雪惟恐早梅粉不悅、她趕緊將手縮回。

「我的年紀比三位姐姐都小，所以阿姐對我開玩笑，無妨！」

「早梅粉，妳的北京話，倒是說得不錯！」清華桂為早梅粉的口音純正感到訝異。

「小妹原是鹿港錦香亭的藝姐，自幼便由鴛母聘請漢文私塾先生教習，所以才會……。」

一聽到「鹿港」兩個字，清華桂頓時表情僵硬！

九齡雪心知早梅粉言及鹿港，讓清華桂想起她的藝姐生母雪卿、當年曾經逃到鹿港的回憶；所以她連忙藉故提醒、又開話題：

「對了！新的教戲師傅即將來到，我們快一起去迎接吧！」

「關於《斷橋》意義，只好留待以後再問月中桂……。」

九齡雪懸念未解，暫掛心中；月中桂期許她能自己找到答案。

*

當他們四人來到精米所前院時，烏肉正在清點戲班女伶人數、恭請教戲師傅點名。此次桃園天樂社重金禮聘，曾跟隨上海京班來臺的武生趙福奎、老生王吉芳及樂師徐金元，擔任教戲師傅。

嶄新的「桃園天樂社」戲班繡旗、高掛在旗桿上；迎風招展、獵獵作響，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格外醒目。

這場景讓九齡雪想起永樂社、鳳舞社，不由得心潮起伏！

「阿桂姐說的沒錯！天下無不散筵席。人生的道路上，聚散終有時，再見亦無期。」

三年後戲班散棚，九齡雪也將履行與林鵠的協議、成為藝姐。

這次加入桃園天樂社，即是她戲班生涯的最後三年……。

＊

林鵠雖然借款給林文財，但是她卻未在借據上註明還款期限。

因為她知道，沒有還款期限，才能讓借款擔保人九齡雪，對林鵠心生愧疚和感恩、心甘情願來臣服！略施小惠、拉攏人心的手段，林鵠用來自然是得心應手。

明年，九齡雪即滿十六歲。

養母林鵠原本想讓破瓜之年的九齡雪，通過考試、取得鑑札，正式成為她門下的藝姐來接客。不過九齡雪再三央求，希望養母能夠延後、再給她三年的戲班生活；她信誓旦旦向養母保證，三年後，自己定會遵從養母的安排，努力成為艷冠群芳、色藝雙全的藝姐！

阿旺嫂和烏肉，也幫九齡雪說情、讓她和月中桂在戲班重逢。

九齡雪近乎頑固的堅持，林鵠只好同意、讓她加入桃園天樂社。

「早慢攏是要去藝旦間，雞仔㗎伊猶原毋甘願離開女戲班，這到底是為著啥物？」養女的執拗，讓身為養母的林鵠，感到不解和困惑！

青樓出身的林鵠，看慣了藝姐們耽於享樂、為爭寵而勾心鬥角的醜

態；唯利是圖的她，又怎能理解和體會，九齡雪和戲班姐妹之間，那一份純真少女、守護彼此的深厚情誼呢？

第三十九章

大正十一年、西曆1922年四月。臺北市大稻埕臺灣新舞臺。

新成立的桃園天樂社，有名角月中桂搭班助陣、聲勢浩大！

天樂社從農曆年後便馬不停蹄、展開臺灣南北的內臺戲巡演；從嘉義的「南座」到臺南的「大舞臺」，連剛興建落成的宜蘭「羅東劇場」，也來邀請擔綱開幕演出！

天樂社回到大稻埕臺灣新舞臺時，已經是四月份演出檔期。

四月十二日，桃園天樂社女班在臺灣新舞臺推出全新劇目，即是夜場的《回荊州》、《四進士》兩齣老生戲；九齡雪皆有擔綱演出，分別是在《回荊州》飾演劉備、《四進士》飾演毛朋，清華桂和早梅粉也同臺演出、戲份吃重。

月中桂於壓軸戲登場，在《四進士》中飾演老狀師宋士杰、與九齡雪有精彩對手戲。

「我日夜盼望、和月中桂同臺演戲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呀！」

為了能和月中桂並肩、互相砥礪，九齡雪在京戲領域勞心苦學；她雙手合十、向戲班後臺的戲神虔誠祝禱，希望今晚演出能順利成功。

＊

《四進士》一劇，敘述明朝嘉靖年間，新科進士毛朋、田倫、顧讀和劉題，四人在雙塔寺盟誓、日後當官自當清廉；如有違法瀆職、甘願自備棺木仰面返鄉。

然而事過境遷，劉題當官好酒貪杯、田倫包庇家人為非作歹、顧讀為人勢利尖滑；四人之中惟有毛朋不忘誓約、堅持秉公執法，接受了狀師宋士杰的申冤告狀、勇於揭發其他三位同窗好友的弊案！

月中桂臉施薄粉、掛上白滿髯口，扮演急公好義的宋士杰。

老者容貌，白髮盈顙、白鬚飄曳，但是她走路步伐穩健、藉此凸顯角色旺盛的鬥志。

宋士杰原本想幫乾女兒楊素貞到公堂遞狀，途中遇丁旦邀約飲酒、不料卻因此延誤了狀紙投遞！他一時情急，伸出左手、揪住丁旦領口；一個甩鬚後順勢舉起右手、連身向右轉，打了丁旦一個耳光！

他緊接著伸出三個指頭，唱出沉鬱和淒涼的二黃散板唱詞：

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誤了；

乘興來、敗興歸，空走一遭。

月中桂動作緊湊，應合樂師所打出的「蹦、咚、鏘」鑼鼓點上、分毫不差，完美呈現宋士杰因貪杯誤事、懊悔和羞愧心情！

接下來演出的是經典「盜信」情節。

由月中桂所扮演的宋士杰，在沒有念白和唱詞、只有京胡和月琴的

「過門」伴奏之下；要在空無一物的舞臺上，演出摸黑推門、開門、跨過門檻，以及寸步潛行、摸索盜信的連續肢體動作！

月中桂搭配眼神和手勢到位，將這一段演員嚦聲的橋段，演得絲絲入扣、出神入化；一瞬間，便吸引住臺下觀眾的目光！

只見楊春就與素貞，妳本河南上蔡縣，你是南京水西門。

我三人從來不相認，宋士杰與你們，是哪門子親！

我為你挨了四十板，我為你披枷戴鎖，邊外去充軍。

可憐我年邁人離鄉井，楊春、楊素貞！

誰是我披麻帶孝人！

宋士杰因盜取公文、須受發配邊疆充軍之刑罰，他唱出迂迴淒涼的悲調；直到誤會冰釋、毛朋親自為他解開枷鎖、赦免其罪，全劇最終以獎善罰惡、皆大歡喜來圓滿結束！

天樂社戲班女伶群演壓軸戲《四進士》，博得滿堂喝采！

＊

當戲班女伶們在後臺相互擁抱、歡慶演出成功之時，戲班班主卻要月中桂隨他前往觀眾席的雅座謁見貴客。

雅座中貴賓是臺灣總督府長官，還有一名年約四十、戴著黑色圓框眼鏡的紳士；月中桂身穿老生戲服，向眾人抱拳作揖來行禮。

戴著圓框眼鏡的紳士，是來自日本的音樂學者，田邊尚雄。

他此行走訪臺灣各地，除了蒐集地方歌謠和音樂，今晚也來到臺灣

新舞臺、觀賞桃園天樂社女班的演出《四進士》。對京戲感興趣的他，聽說戲臺上扮演宋士杰的老生、是才剛滿十六歲女伶，不由得大吃一驚！於是他提出與老生月中桂會晤的請求。

短髮的月中桂，身穿黃摺子長服、腳踏福字履。

宋士傑竟然是溫婉甜美的少女，令雅座包廂眾人訝異！

「妳是月中桂……也就是剛才在臺上戴白鬚鬚的老者？」

田邊尚雄仔細端詳月中桂、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月中桂微笑點頭、隨即清唱一段：「可憐我年邁人離鄉井」，才讓田邊尚雄信服！

「在日本國內也有全部由未婚少女組成、唱歌跳舞的寶塚歌劇團，其中女扮男裝演出的女演員，被稱之為『男役』；不過，月中桂你是以少女反串老者，不論從唱功到身段表演，其演劇之妙技凌駕他人之上、這的確讓我相當感動！」

田邊尚雄對月中桂的表演，給予讚賞和肯定。溫文儒雅的他禮貌性地伸出手來，徵詢月中桂的同意：

「我，田邊尚雄，不知是否有此榮幸，能與臺灣第一女伶、月中桂來握手，好表達我對妳的佩服和崇拜？」

月中桂微微欠身、伸出雙手迎握，表達同樣尊敬田邊尚雄。

略懂日語的她謙虛回應：

「承蒙您褒獎。今晚演出成功，全靠戲班眾女伶合作無間！」

她舉止自然、落落大方的表現，贏得雅座眾人的嘉勉掌聲。

獲得日本頗富盛名的音樂學者田邊尚雄肯定、並給予月中桂「臺灣第一女伶」封號，得知這個好消息，讓九齡雪、清華桂等戲班好姐妹們

與有榮焉、同感振奮！

如月中桂預測，桃園天樂社女班，正處於外江京戲的巔峰期！

＊

另一方面，宜蘭「歌仔」吸收乞食調、勸世調等說唱元素，成為賣藥團的開場表演；走唱藝人的足跡，也來到萬華和大稻埕的街頭巷尾。

「歌仔」曲調通俗易懂、加上閩南語的優勢，讓有志者加以編排完整劇目、有別於京戲折子戲的艱深難懂；同時移植外江京戲的服裝道具，由小戲轉變為大戲。

大正十一年、西曆1922年七月。

北投清樂園在大稻埕臺灣新舞臺，演出口白和唱腔皆為閩南語的白字戲；熟悉內臺戲營運、有商業眼光的人，已經嗅到全新的市場商機、正蓄勢待發！

為了迎合觀眾喜好，部分臺灣本土京戲班嘗試採用方言來念白。

以男女合演的「白字戲」和「歌仔戲」，蠶食瓜分內臺戲的票房。

上海京班受此影響、來臺次數因此銳減……。

一股本土戲劇的巨大浪潮，即將猛烈襲來、風靡全臺！

第四十章

大正十二年、西曆192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臺南市大舞臺。

桃園天樂社女班，三年戲約到期。

戲班最後一場戲，選在臺南府城的大舞臺演出；眾女伶收拾行囊，準備搭乘火車、北返桃園街。

「代誌大條！班主落跑矣！而且伊是搯錢先走，將咱放粉鳥！」

烏肉慌張地跑進後臺、告訴眾女伶大事不妙！

由於桃園天樂社女班大股東簡元魁於日前病逝，戲班的營運頓時陷入混亂！當大家懷疑班主捲款逃跑，苦於沒錢買車票返鄉、一籌莫展之時，月中桂挺身而出！

她先請阿旺嫂安撫女伶們、先到臺南驛前的東屋旅館暫歇。

然後她要九齡雪拿起京胡、帶上清華桂和早梅粉，四人相偕外出。

月中桂默不出聲、看似胸有成足，四人沿著筆直街道向前走，來到西門町一丁目的圓環旁。

＊

夜色低垂，華燈初上。西市場噴水池旁的淺草商場，人潮擁擠；商店亭仔腳搭起棚架、販售琳瑯滿目的新年禮品，預告新年將至。

「到了！就是這裡。妳們先在門口等、我先找經理人談條件。」

月中桂說罷、便逕自走入一棟三層樓高的紅磚建築內。

九齡雪抬頭望向建築物招牌，赫然發現竟然是以臺灣料理聞名的「寶美樓」！原來月中桂是想在寶美樓獻唱、好賺取返鄉車資。

「到酒樓風月場所唱外江京戲，真的沒問題嗎？」

九齡雪東張西望，害怕不安寫在她臉上。

「時間緊急，顧不了這麼多了！我們是憑才藝唱曲，就將酒客當成

看戲觀眾，沒什麼好丟臉！寶美樓已經同意我們借地賣藝，大家一起進來吧。」

月中桂神情坦蕩磊落，用行動說服九齡雪等人。

其實她也是第一次到酒樓、內心緊張不安，但是為了幫助戲班女伶姐妹們度過難關，她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寶美樓，是臺南達官顯要、文人雅士聚集飲宴的社交場所。

月中桂頂著「臺灣第一女伶」的光環、擅唱《李陵碑》，在寶美樓大受酒客歡迎、頻頻打賞而引起騷動！九齡雪則是拉京胡伴奏，清華桂和早梅粉兩人合唱《斷橋》；四人賣藝所得扣除給寶美樓的佣金，實際金額超乎九齡雪想像來的還要多！

四名少女酒樓唱戲的初體驗，就在寶美樓的藝姐抗議被人搶飯碗、酒客叫好賞錢的嘈雜聲中結束。

四人回到東屋旅館，烏肉和阿旺嫂連忙詢問她們去了何處？

看到月中桂拿出一大把鈔券，兩人不禁目瞪口呆！

桃園天樂社女班結束的最後一天，月中桂依舊努力守護著戲班；眾女伶得知月中桂是為了賺取住宿和返鄉費用、才出如此下策，皆對她感恩戴德、佩服她的大膽行徑！

＊

「阿桂姐，來喝清酒吧！算是為阮姐妹伴離別來錢行。」

興許在寶美樓獻唱的勇氣猶存，讓人想在戲班最後一夜來放縱；清華桂的瘋狂提議，竟獲得月中桂、九齡雪和早梅粉一致贊同！

九齡雪啜飲一口溫清酒，初嚐苦澀辛辣滋味……。

如同必經的成人儀式，酒入喉轉為香甜、溫暖了她的心。

酒後微醺的她問月中桂：

「阿桂姐，妳曾經做過『黃梁』嗎？」

戲班禁忌「前臺不言更，後臺不言夢」。嚴禁說出「夢」字，乃是畏懼戲班演員的精采表演，會被喜新厭舊的觀眾來遺忘、如夢一場！所以戲班伶人以「黃梁」二字、來代替「夢」字。

黃梁一夢，意喻夢寐以求之欲望、頃刻轉眼成空。

九齡雪提出的問題，同樣也是清華桂和早梅粉心中所想之事；因為月中桂平日寡言、鮮少聽她談起夢想。

聽到「夢想」二字，月中桂望著空酒杯的眼睛濕潤了。

有量啊，頭家啊，來疼痛，疼痛著阮啊，歹命的人嘿。

有心啊，阿嬌啊，來助贊，助贊著阮啊，昧討賺的人嘿。

月中桂張口、即興清唱，唱出她人生中第一次學會的曲調、《乞食調》。她唱完之後，向九齡雪等人娓娓道出，關於她的夢想。

＊

「沒加入戲班之前，我的夢想，只是吃到一碗熱騰騰的白飯。」

曾經是養女、新婦仔的月中桂，在八歲那一年，因為尚未成親的丈夫無故夭亡，夫家認定她命中剋夫所致，狠心將她趕出家門！

孤獨無依的月中桂淪落街頭、顛沛流離。

幸得盲眼老乞丐善心收留、並教導她唱《乞食調》和說吉祥話，沿街挨戶乞討；蓬頭垢面的月中桂，用童稚之音唱出悲慘哀戚，好博得家戶主人同情、肯施捨一碗冷稀飯讓她果腹。

女童拄着竹棍、捧著破碗，瘦小的身軀拖著沉重的步伐。

她有時被野犬欺凌追逐、有時被調皮孩童奚落叫罵！

即使唱到聲音沙啞之時，她仍不放棄！

「那時候的我唱《乞食調》，真的是很認真唱、努力唱！我捨棄了尊嚴和羞恥心，努力讓自己能活下來呀……。」

月中桂講到激動處、泣不成聲！九齡雪聽了也不禁潸然淚下。

清華桂和早梅粉感同身受，兩人神情哀戚、沉吟不語。

「直到有一天，我來到艋舺老深春乞討，遇見九齡雪的養母林鵠；她問我願不願意脫離低下乞憐的生活，站在戲臺上表演唱出真感情、讓聽者生出尊敬之心……那時的我、毫不猶豫便答應了她，以自願搭班的方式、加入永樂社戲班。」

在艋舺大溪口街的四合院學戲，月中桂挺身而出、向馬長奎師傅拍胸脯保證，自己以後會成為戲班的支柱；她不僅是貪圖那桌上的白米飯，更是要藉此機會、找回自己失去的自尊心！

月中桂每晚夜不成寐、輾轉難眠。

被那一張張時而模糊、時而清晰的臉孔來糾纏；那些嫌棄埋怨的眼神、蔑視輕薄的譴笑，是她揮之不去的難堪回憶，讓她像個嬰孩般不由自主地抽噎、啜泣！

但是當她哭完之後，更加堅定心志，立誓要將外江京戲給學成！

「其實，馬長奎師傅早已經看出我的內心痛苦根源，所以在永樂社女班學成前一晚、找我談話，他說我日後將會演戲太入迷而瘋魔成疾！所以他送給我八個字，『藝海無涯、學無止境』……。」



「阿桂姐，『藝海無涯、學無止境』，這未免也太難理解了吧？」

「是呀！清華桂，這八個字是指學藝不應拘泥自閉、而是要寬容博大！日子一久，妳便會知道其意義。現在，我月中桂的唯一夢想，就只是想和九齡雪、和妳們這些好姐妹同臺演出、好戲連臺！如今夢想完成，我已經再無遺憾！」

月中桂的肺腑之言，令九齡雪等人悵觸萬端，不勝感慨！

為了緩和哀傷的氣氛，清華桂轉移話題、重提她未來的宏偉夢想。

「我已經開始存錢，準備自己贖身、拋棄養女身份，徹底脫離桃園街品芳樓的老鴿控制！聽說天樂社女班股東之一、也就是前永樂社班主林登波，他打算聘請原天樂社女伶、組成新的女戲班；所以我願意再跟著他、繼續演京戲！」

「清華桂！那我早梅粉一起去！白蛇與青蛇，永遠是姐妹伴。」

「相傳青蛇原本是男兒身、因為愛慕白蛇而糾纏她；白蛇不堪其擾、找青蛇比武；結果青蛇比輸卻不願離去，牠甘願化為女兒之身、與白蛇結為好姐妹……。」

月中桂有感而發，解釋白蛇和青蛇的緣份不淺、如同戲班女伶。

「咱查某班的女伶，就像是不見容於人世間的蛇妖！總說男人愛看戲，是被我們來誘惑，卻不知我們學戲和唱戲有多辛酸！唉，我們生為女人，也想談一場戀愛、找一段美好姻緣呀……。」

月中桂將積鬱一吐為快，才剛說完、便醉倒趴在和室的榻榻米上。

「九齡雪，換你說了！你的夢想是什麼呀？告訴我。」

清華桂捧起酒壺、將九齡雪手中的酒杯斟滿酒。

九齡雪凝視著杯中清澄酒液、若有所思，自己的夢想隻字不提。

身為養女，九齡雪自知沒有實現夢想的能力；但是某種意象，卻總是盤據心頭、讓她夢魂縈繞。

＊

夢，每次都是從中秋夜月圓開始……。

月明如畫，碧波蕩漾。狗尾草鮮綠茂盛，毛茸茸花穗隨風起舞。

九齡雪身穿白色水衣，赤足走在蜿蜒曲折的泥濘小徑、獨自徘徊。

一隻翩翩飛舞的白蝴蝶，吸引她的目光！

她不在意潔白的雙足沾染塵垢，伸出雙手去抓、卻總是撲空。白蝶翩躚、飛到河對岸，倏忽幻化成女子人形！

九齡雪定睛細看那人容貌，發現她竟然是阿姐，月中桂。

第四十一章

大正十三年、西曆1924年五月，新竹州桃園郡桃園街。

建築工事的敲擊捶打聲，為新興的城市注入一股活力；依照藍圖擘畫的繁榮興盛，吸引了近萬的居民聚集在此。

為了響應日本官廳拓展街道、推動市區改正，位於桃園街中心的景福宮配合政策拆除，重建之後的廟宇基地雖然縮小，但是全新的景福宮嶄新精緻，飛檐斗拱、莊嚴壯觀！廟前依然保留大廟口空地。

地方鄉親懷念起多年前永樂社女班首演，那一座華麗的六角彩棚。

於是桃園街商紳集資、在大廟口正中央興建一座六角戲臺，讓居民能有欣賞戲曲表演的場所；六角戲臺採用黃銅的圓頂、仿照中國水榭樓閣設計，古意盎然！

天樂社女班解散之後，林登波收攏清華桂等人，以桃園街為出發點，新組「詠樂社」女班。數月之後又改名為「桃園重興社」。

戲班營運艱辛、大不如前；女伶成員來來去去、事出有因！

「月出上天臺，京班不可來；若來沒米又沒菜，若賣籠你就知。」

坊間流傳的順口溜，形容的是諷刺上海京班來臺的困境；歌仔戲在大正年代末期，

以快速發展之姿、稱霸全臺灣的內臺戲劇場！外江京戲班巡演無望，最終只能變賣戲籠和服裝道具、另謀他途。

林登波雖然堅持創設女子戲班，卻也不得不考慮改演歌仔戲……。

＊

永樂社眾女伶命運各異、結局卻是殊途同歸。

擁有「臺灣第一女伶」雅稱的老生月中桂，在離開桃園天樂社之後，經媒妁之言、嫁給新竹街仕紳鄭神寶、納為小妾，婚後三年卻因病亡故、香消玉殞！

曾與她合演京戲《梅龍鎮》的旦角紅豆，成為桃園街某商紳的妾室；每當有戲班來到大廟口巡演時，一時技癢的她、偶爾會受邀客串演出，屢遭丈夫和公婆訓斥！最終亦是早夭、紅顏薄命。

當年鳳舞社的花旦一串珠，先是被臺南富商陳在田納妾；後來因故

被休離緣，輾轉淪落為高雄樓的藝姐、執壺賣笑。

和清華桂合演《斷橋》的花旦早梅粉，在桃園街武陵橋旁設藝旦間，以擅唱京戲梆子調、會吟詩作詞來吸引尋芳客。

清華桂，朝著自立戲班的目標、努力不懈！天樂社解散後，她加入林登波的「詠樂社」女班，從品芳樓自贖、堅持走演藝之路。

以唱《文昭關》成名的文武老生九齡雪，則是回到艋舺老深春，由養母林鵠親自監督教導、半年後考取鑑札、成為賣藝不賣身的藝旦，出道藝名「連雲仙」。

九齡雪從學戲便女扮男裝、學習男子走路姿勢和眼神，以老生唱腔來演京戲；如今要變成款步珊珊、頻送秋波的藝旦，並非易事！

為了對得起「連雲仙」這個藝名，她從唱小曲到點煙盤、虛心求教，最終表現讓養母林鵠相當滿意、對她刮目相看！

其實連雲仙早已看破人生、認命不認輸；既然已答允養母會聽話，便不會來反悔。

＊

林鵠在偶然之間，看見報紙刊登《臺灣映畫研究會招募會員》的訊息。

她靈機一動、為了捧紅養女藝旦連雲仙，便花錢投資讓她加入會員、還成為電影女主角，參予拍攝社會愛情片《誰之過》。

大正十四年、西曆1925年九月。臺北市大稻埕永樂座。

第一部由臺灣人製作開拍的黑白電影《誰之過》，由劉喜陽和連雲仙飾演熱戀中的男女戀人，影片在永樂座上映三天，卻因為缺少廣告宣

傳而票房失利，臺灣映畫研究會在影片下檔後便宣告解散。

這是連雲仙首次接觸到映畫，雖然時間短暫，令她感到新鮮！

對映畫《誰之過》感興趣的人，還有前永樂社班主，林登波。

＊

昭和三年、西曆1928年。

林登波再組「桃園江雲社」戲班，他改弦易轍、由男女合班演出京戲和歌仔戲，兩者兼演「兩下鍋」，就是希望能爭取演出機會！

透過連雲仙居中牽線、結識有拍攝影片經驗的臺灣青年張雲鶴、李松峰與陳天焜，並邀請他們為「江雲社」戲班拍攝影片。

影片拍攝場景選定桃園街當地關帝廟、赤崁山和北門小過溪。

僅有三分鐘長度、八個鏡頭的短片，運用在江雲社戲班演出《江雲娘脫靴》一劇中，新奇大膽的表演嘗試，讓觀眾耳目一新！成為臺灣第一部結合真人演出歌仔戲、穿插影片播放的寫實連鎖劇。

＊

為了感謝連雲仙，林登波設夜宴、邀請她小酌敘舊。

「班主，恭喜！你又一次在臺灣菊壇成功！」

「九齡……不，連雲仙！這都要感謝有妳相挺，讓臺灣映畫研究會的少年仔，付出拍映畫的熱情來幫我，才能讓江雲社連鎖劇一炮而紅！」

今晚的藝旦連雲仙，穿著素雅花色的旗袍，身材曼妙、溫婉動人；唯一不變的是，她依舊和以前學戲一樣、留著清爽俏麗的短髮。

「連雲仙，今晚我要送給妳一份特別的禮物。」

林登波將黑膠曲盤放入留聲機，從喇叭中洩出京戲唱腔聲音。

連雲仙傾耳細聽，是她曾經熟悉的女聲。

「這聲音是……清華桂？」連雲仙詫異地問道。

林登波微笑點頭。他送給連雲仙值得紀念珍藏的禮物，即是由清華桂和早梅粉合作灌錄、京戲《斷橋》曲盤。聽著《斷橋》，連雲仙沉浸在白素貞、許仙和小青的愛恨情感，回憶起年幼時學戲的艱辛、重溫和好姐妹共享喜怒哀樂的時光。

連雲仙黯然神傷模樣，讓林登波心生憐惜、便鼓勵她：

「俗語說的好！一樣生，百樣死。雖然妳墮入風塵，但是我希望妳能潔身自愛、不要因為自卑而妄自菲薄；妳要好好地活下去，活出自己的人生價值！」

連雲仙頷首拭淚、感謝林登波。她拉起京胡、唱起京戲《祭塔》，白素貞獨唱的反二黃慢板腔調：

憶往事恰似那江水東流，是真實似夢幻難說根由
十數載苦熬煎思前想後，浮生渺幻夢覺天地悠悠
那得意喜失落悲煙雲過眼，無限愛終天恨花落水流
千古名萬種祿皆是糞土，今生怨來世緣萬般俱休

京戲《白蛇傳》的折子戲《斷橋》、其接續的劇目為《祭塔》。

其內容描述蛇妖白素貞被金山寺住持法海以鉢鎮壓在雷峰塔之下，直至白素貞所生之子許仕林長大成人、及第後衣錦還鄉，在雷峰塔前祭

拜娘親；白素貞現身向許仕林哭訴過往種種。

如今的連雲仙，被養母林鵠箝制、成為賣藝不賣身的藝旦，像是關在鳥籠的金絲雀，鳴叫婉轉動聽、卻一心嚮往飛向藍天！她引頸翹望，有一天能夠重獲自由、守得雲開見朗月。

第四十二章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時間來到昭和十年、西曆1935年四月。

清水大地震過後的第三天，魍魎老深春的氣氛異樣沉悶。

年邁的老鵠林鵠病臥在床、氣如游絲；已屆六十歲的她，即將走向生命的盡頭。

在臨終彌留之際，她將養女連雲仙喚到床前囑咐後事。

過去的盛氣凌人不復存在，僅留下想對養女訴說的遺憾與愧疚……。

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雞仔囡！妳甘會怨嘆阿母為著賺錢，煞來耽誤妳的青春？」

「阿母，袂啦！妳飼養我遮多年，我來報答妳恩情是應該。」

「妳這查某囡仔就是按呢！有啥委屈攏藏佇家己腹內、毋願講予人知。唉……阮兩人相處久了，免講也會有深厚的感情；咳、咳！妳毋通嫌阿母愛雜唸……今仔日阿母要來歸天，剩妳一人就會當自由啦！」

林鵠緩緩從枕頭內拿出個小首飾盒，取出其中文件交給連雲仙。

「這張是妳的養女契字！還有這張，是妳兄哥林文財的借據……。」

「阿母，查某罔我知影！我兄哥欠妳的錢猶未還清，真歹勢！」

林鵠卻是搖搖手、說出她心中埋藏已久的秘密，讓連雲仙震驚不已！

原來她兄長林文財前幾年一場大病，啞妻阿月仔為了籌醫藥費、又私下跑來艋舺找林鵠借錢；沒料到林文財不治病逝，令人遺憾！

啞妻阿月仔倒是個守信之人，她靠著省吃儉用來存錢、每個月都會分期還款給林鵠。

「雞仔罔，我欲恰妳來坦白，其實你兄嫂阿月仔真骨力、用一年的時間就把你兄哥林文財前後的借款攏還完；講實在伊恰我攏毋相欠了呀！我驚妳知影了後，會來離開我，所以我刁工隱瞞妳，阿母來恰妳會失禮，我懇求妳來原諒阿母我！」

連雲仙看著林鵠滿佈皺紋的臉，心中五味雜陳……。

養母緊握她的手傳遞懊悔和愧疚，連雲仙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

林鵠出殯時，連雲仙身穿白衣、戴箬頭，手持招魂幡跪地哭嚎。

已經三十歲的她，哭的是養母林鵠狠心欺騙她，讓她以為還欠養母錢財、甘心被養母來驅使！如今養母離世，照理說她應該慶幸可以恢復自由身，但是她還是哭！

她為自己歷經十二年的藝旦生涯、如今人老珠黃而哭！

也為未來該何去何從而哭……。

不過她冷靜之後，依然念舊循古禮、為養母林鵠守喪三年。

＊

林雪將艋舺老深春煙館變賣轉售、回到艋舺大溪口街的四合院獨居。她不再是藝旦連雲仙，而是回復本名林雪！在從前學戲的舊居深居簡出，因為這裡有著她和永樂社女班的共同回憶。

阿旺嫂早年因為身體不適、由遠房親戚接去奉養；烏肉也因為娶了採茶女，被招贅到新店務農，只剩下孤單未婚的林雪獨自生活。

如果得到健康長壽是一種幸福，林雪慶幸自己有很多時間可以來思考，該做些什麼。

她曾經想過回到桃園街去找親人，但是諸多考量讓她畏縮不前……。

兄哥林文財已經離世、和兄嫂阿月仔又無法用語言溝通；她也害怕弟弟林文成、會來嫌棄她曾是艋舺藝旦的身份！

離家多年、近鄉情怯，讓林雪內心產生隔閡、舉棋不定。

直到林雪從街頭報童散發的號外，得知桃園街遭到米國軍機空襲的消息，她才驚覺自己竟然虛擲了十年的光陰！

她放下賴以維生的洗碗工作、攜帶乾糧和簡單衣物，在萬華驛買了南下車票，打算搭程火車到桃園街，尋找她掛念已久的弟弟阿成。

＊

昭和二十年，西曆1945年五月二十四日。

「鳴！……鳴！……。」蒸汽鳴笛聲響起！

「匡噤……匡噤……。」車輪附合傾軋聲、規律轉動；火車頭吃力地拖著長列車廂、噴吐著黑煙，緩緩向桃園前進。

林雪坐在車廂靠窗席，眺望窗外不斷後退的風景、若有所思。

春日午後的陽光斜射，將她的臉龐映照在車窗玻璃上，那模糊的倒影是一張四十出頭、中年婦女的面容；雖然那臉孔五官秀麗、風韻猶存，但此時的她卻是雙眉緊蹙，心中忐忑不安……。

在阿成出生剛滿月時就離家的林雪，對弟弟有著看似親近、實則陌生的情感糾結；回想起那模糊辛酸記憶，她不禁感慨地嘆了口氣。

火車抵達桃園驛、緩緩停靠。

桃園驛右側不遠處，正是昨日被敵機轟炸侵襲、燃燒殆盡的肥料倉庫；木造建築已成焦黑的斷垣殘壁，殘火餘燼悶燒、飄散出幾縷蜿蜒黑煙。

一幅殘酷戰爭情景映入林雪的眼簾，將她嚇得是膽顫心驚！

「沒想到，平靜的桃園街，竟被戰火波及……。」

林雪心中疑懼更加深重，埋怨自己為何不及早來找弟弟。

她沿著東門溪前行，想去探尋以前天樂社女班學戲時的精米所，結果發現精米所早已被拆除、興建為日式建築桃園座劇場；現因戰爭動員時期而關閉，讓她感到失落。

不知不覺、林雪已走到東門溪溪畔。

重拾河邊吊嗓的記憶，林雪觸景生情、引吭高歌，唱出京戲《四郎探母》的詞句。

有人影在對岸河堤上晃動，林雪好奇望向那人身影。

原來是個三十出頭的男子。男子穿著國民服和綁腿、腋下還夾著一本薄薄的筆記本。從那名男子表情看來，似乎正沉緬在林雪剛唱的餘音，他朝林雪露出雪白的牙齒、似乎在呼喊。

他欣喜的容顏，讓林雪感受到單純的愉悅，她腦海中浮現，小男孩吃麵時滿足的表情。

＊

昭和二十年，西曆1945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在收音機發表《終戰詔書》廣播，絕望的戰爭終於結束。曾經飄揚在臺灣城市街道的旭日旗，換成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解甲歸鄉的林文成，興高采烈地填寫臺灣省戶口清查表、辦理戶籍登記；看著稱謂欄新增的「長女」和姓名欄「林雪」等字，讓他感受到平淡又難得的幸福。

體驗過無情戰爭的人們，更加珍惜身邊的親人！

如今，他和回歸家族的親姐姐林雪、勤儉持家的兄嫂阿月仔，同住桃園街，即將展開全新的生活。

阿姐林雪總是嘮叨、要他盡快結婚來傳宗接代，讓他感到困擾！

不過他心裡清楚，阿姐的本意是為他好，希望他能覓得良緣、日後就由妻子來照料自己的生活起居。

＊

民國四十九年，西曆1960年。

林雪並沒有忘記和清華桂的約定。

弟弟林文成娶妻生子之後，林雪便前往桃園日月園戲班履約。

「林雪，妳終於有空閒理我了嗎？」

見到故人來訪，清華桂本性不改、劈頭就是一句調侃挖苦！

「妳就別計較，我這不是乖乖拎著胡琴、趕快來找妳了呀……。」

林雪又嘟起嘴、裝作委屈模樣，惹得清華桂忍不住來捧腹大笑！

三十幾年未見，這一對曾經戲班共患難的好姐妹，終於重逢……。

清華桂在臺灣光復後、嫁給貨運司機、並自組桃園日月園歌仔戲班和新劇團。她利用貨車車隊載運戲服和道具，在各大城市戲院劇場表演。

她延續永樂社女班傳統，招收綁戲囡仔，簽訂三年戲約來組成演員班底。

從前身手矯健、擅演武戲的清華桂，現在已經變成體態圓潤福泰、整日與金錢帳務周旋的戲班班主。

「林雪，妳知道我請誰來戲班教武戲嗎？當年在上海上天仙班搭班的武生王春華！還有呀，我仿效江雲社連鎖劇來拍影片、當作戲臺的布景……。」

「是呀！清華桂，妳終於如願完成夢想！我恭喜妳。我不正是乖乖提著京胡、來教文戲生角的身段唱腔了嗎？不過，桃園日月園戲班，是否有像月中桂一樣、資質優秀的戲班臺柱呀？」

清華桂思考片刻，從綁戲囡仔名單選出一人、名叫小春美。

有著一雙丹鳳眼、學戲認真的小春美，加入日月園已是十五歲。

她在學小生唱腔時苦於無坤生師傅來教導、所以總是不得要領。

但是經過林雪耐心教導、傳授行腔換氣技巧，小春美有所進步、成為俊朗灑脫的小生！

小春美隨後被台聯影片相中、邀拍歌仔戲電影。

林雪幫她取了個響亮出道藝名：「柳青」。

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攬天飛。

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

藝名「柳青」之含意，即是林雪藉柳樹生長快速、枝繁葉茂之譬喻，來預祝柳青日後戲運亨通。

柳青果然不負眾望，接連演出歌仔戲、黃梅調等電影近百部，成為家喻戶曉的大明星！

＊

又是中秋月團圓，林雪和清華桂小酌閒聊。

永樂社女伶至今僅存她們兩人，回顧過往，如夢一場。

「林雪，我們從永樂社戲班開始學戲、就相識到現在，如今我倆都已經快六十歲了！現在妳總該來告訴我，你的夢想到底是什麼呀？」

「清華桂，我的夢想很簡單。就是變成人人羨慕的蝴蝶、自由自在來飛舞。」

「蝴蝶的壽命，只有短短一個月！到底有啥好羨慕？」

「跟妳講、妳也不會懂，這就叫做『浪漫』……」

在林雪的夢中，她和馬長奎師傅、月中桂和紅豆等人，全都變成一隻隻白蝶，時而幻化為白衣舞者，成雙成對、在月光下輕歌曼舞。

長篇小說 決審會議

會議時間：110年9月2日14:00-16:00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分館3樓研習教室

決審委員：李瑞騰、周芬伶、蔡素芬

會議主席：李瑞騰

列席人員：桃園市立圖書館館長姚敦明

桃園市立圖書館組長王偉誠

桃園市立圖書館助理員陳麗玲

《聯合文學》雜誌副總監邱美穎

會議紀錄：李明靜

會議攝影：廖子瑩

執行單位報告

活動專案副總監邱美穎：

2021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組，總共收到70件稿件，經過初審委員郝譽翔、連明偉、張亦綯3位委員完成初審，共計7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會議中將決定出2位正獎得獎者。

評審共推李瑞騰老師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各篇意見。

入選作品討論

〈不愛的法則〉

李瑞騰委員（以下簡稱李）：這是關於同婚的主題，讀起來很細膩、流暢，相較於同性質主題的〈雪的味道〉，這篇的愛比較深刻，而且他也把其中複雜、矛盾的情感通過情節推移來展現。

蔡素芬委員（以下簡稱蔡）：這篇所涵蓋的範圍比較小一些，雖然〈不愛的法則〉很細膩，不過我認為〈雪的味道〉開展性會更大一些。

周芬伶委員（以下簡稱周）：因為這是長篇小說的決審，我在選擇的時候是會挑選題材厚度能撐起長篇架構的作品，否則你會覺得他一再的重複，而不是在背景或時空上存在厚度。我認為跟其他大題材的作品相比，這樣的題材僅限於兩個人之間或多個人之間的愛情是比較單薄的，可以使用短篇、中篇小說來寫。

〈雪的味道〉

李：我在讀〈雪的味道〉的時候，其實讀得比較辛苦。雖然在年輕人打拚的艱難情節處理得不錯，但我還是比較喜歡〈不愛的法則〉比較深刻的愛。

蔡：我在選的時候也是將這篇與〈不愛的法則〉進行比較，我認為〈雪的味道〉所涵蓋的範圍更大一些，它不只講述了同志之戀，也講到了年輕人異地求生的問題。〈雪的味道〉所使用的文字讀起來的感覺也比較輕鬆，所使用的語言也比較時髦，在我看來作者並沒有把同志這件事情當成非常掙扎、困難的事情，是十分放得開的。



（左起）桃園市立圖書館姚敦明館長、周芬伶委員、李瑞騰委員、蔡素芬委員

周：〈雪的味道〉寫的手法比較新穎，但在我看來現在同性戀的寫作手法還是比異性戀的寫作手法還要來得保守，還不像異性戀主題比較開放、平等。不過如同在評論〈不愛的法則〉所提到的，我認為雖然他們的文字都蠻有味道和意象的，但看到後來會覺得情節開始重複，其實是不需要用到長篇小說來處理這樣的題材。

〈苦楝樹〉

蔡：我認為長篇小說注重主題性以及用什麼手法來表現，我蠻在意內容與結構的。這篇作品蠻紮實，但情節也蠻設計的。他用一個家族來寫日治殖民時期的歷史，雖然有些文字蠻平凡的，不過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用心。

周：這篇我比較困惑的是他第一人稱敘述的觀點，他在裡面的設定就只是一個旁觀者，角色設定並沒有很具體，也可能是因為他自己沒有故事，所以看起來就是在用他的眼睛在敘述整個歷史發生的過程。但這樣的歷史事件他使用抒情散文的方式來寫就會變得比較平凡一些，如果是想要立足於本土與世界的華文小說的話，我認為這樣的題材可以寫得更多一些。

李：〈苦楝樹〉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國民黨來到臺灣，透過一個家庭成員的多元與複雜，通過「我」的眼睛來看家族內在的矛盾與衝突，我認為他比較像是在「說」故事，而不是在「演」故事。小說其實比較珍貴的是演出他的行為動作，這篇比較像在說別人的故事，單純用陳述來寫故事。

〈極晝〉

周：這篇如果就各地民主運動或是講國際極權、宗教、資本主義或伊斯蘭文化的對稱的話，我認為他的開展度很廣。以一個東方人來寫這樣伊斯蘭題材的作品，他需要做很多功課，我仔細讀了一下他的文筆與結構也相當不錯，是有史詩的力度的。

蔡：我覺得他從童工到工廠工作，談一個極權政府跟聯合軍隊來幫助他們，又談到美俄關係，他的地理性其實是模糊的，不論作者怎麼編織情節，如果要寫伊斯蘭小說的話，他的文化、政治和宗教應該是不可背離的，這篇我比較感受不到文化的深度，只看到表面的東西、很難深刻。

李：〈極晝〉給我的感覺比較像是在讀翻譯小說，他的空間從一個小鎮到天堂城，這些人物在離開小鎮之前好像都還沒有成熟的感覺，直到離開小鎮又突然可以談論各種不同的大問題與宏觀敘述，對我來說讀得比較辛苦。

〈福爾摩沙布魯斯〉

李：這個作品不像我們有主角、配角那種安排的很清楚的路線，他在大環境的某一個特定時間底下，呈現方式或者有交集、或者沒有交集，比較辛苦的是要幫他理清他的脈絡，其中他又想用幾個短篇故事的方式把他串成一個長篇小說，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方法。

周：這篇我看前面的時候比較期待，因為他很像是電影情節那樣的對話，人物生動、對話也蠻機靈，但是看到後面的時候會在想這篇作品的核心在哪裡？他其實是沒有重心的，例如誰是主角好像也沒有帶出來，最後變成是新聞事件的大記錄一樣。

蔡：這一篇在我看來很像是一個跑社會線記者，透過他豐富的社會觀察和經驗把它寫出來，如果說要串場緊密，他其實也沒有，只是像一個社會的大拼盤把事件全部拼在一起，並沒有完整的組織出長篇小說。他的每個章節都是以對話為主，我會認為小說的敘述語言比較缺乏，尤其是長篇小說中如果這幾個發生的新聞事件沒有必要的連結。

〈工業之城〉

周：我認為寫歷史真的比較難，因為歷史如果沒有比較深的切入，那歷史就是死的，會變成一個幻想之作。這次的奇幻小說結構是完整的，比較可惜的是我覺得他還需要更多的文字才能讓這篇小說更豐富，雖然他寫的題材也蠻多人寫過的，但他新穎的部分在於他討論了死亡之後的記憶到底是什麼，藉由仿生人的題材來談記憶，你會感覺科技好像不是那麼不可親近。

蔡：這篇和寫實小說不同，是以仿生人為主，加上夢以及他的意志與人的關係進行探討，但我有些真的讀不太懂他的意思想表達什麼。如果以故事來說，他談到仿生人因為沒有進入休眠狀態，再加上程式錯誤而開始有攻擊人的狀況發生，我覺得這個情節也不新鮮，因為在現在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的討論就有非常多這樣的議題。

李：其實他這篇的整體性與結構性我也看不太出來，特別是他在裡面所提到的「筆記」在立場上的安排我也不太清楚，另外他在分章分節的標號上下不一致，我也沒有辦法替他解釋。

〈永樂女伶夢〉

蔡：〈永樂女伶夢〉從女伶的遭遇裡面講出了養女文化，在那個時代中養女是很普遍的，很多藝旦就是從養女訓練起的。他把臺灣的藝旦形成以及進入京戲班的這些養女離開原生家庭後，如何被訓練的時代感以及生活感寫出來，雖然都是片段的書寫，沒有更細膩的書寫，因為他可能看到非常多資料，處理起來有些困難，但我認為他的文



字卻非常誠懇，希望可以把京戲團成形、轉變再到最後的命運透過小說的方式來傳達，其中的專業知識也不是一般人能夠了解的，這些東西讀起來對我來說是蠻有樂趣的。

周：這篇該有的細節與味道都有掌握，還有場景氣氛都很到位，唯一的不足是沒有什麼重大的重點，都只有小事件，比較像是傳記的寫法，所以我一直在期待他會發生什麼特別的事件，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鼓勵他寫完，因為他的專業知識也足夠、時代感也有抓到，後面因為要寫很多女伶顯得有點倉促，讓我看得有點遺憾。

李：我還蠻喜歡這一篇在情感的部分，他特別的地方也在於他是京戲，我甚至幫他做了一張年表，差不多記錄了半個世紀的發展，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事實上最後的結束是有點草率，但是我認為他確實做足功課，過程處理也很好，無論是歷史發展的變動再到民間戲曲集結與分散的情況，角色也都處理得挺好的。

決審方式

討論結束後，對於7篇作品進行投票，每位委員共有2票，選出正獎得主。

作品名稱	李瑞騰	周芬伶	蔡素芬	合計
不愛的法則	0	0	0	0
雪的味道	0	0	0	0
苦楝樹	0	0	0	0
永樂女伶夢	1	1	1	3
極晝	0	0	0	0
福爾摩沙布魯斯	0	0	0	0
工業之城	0	0	0	0

評審結果

〈永樂女伶夢〉3票、〈不愛的法則〉0票、〈雪的味道〉0票、〈苦楝樹〉0票、〈極晝〉0票、〈福爾摩沙布魯斯〉0票、〈工業之城〉0票。評審一致同意，由〈永樂女伶夢〉獲得2021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正獎，另一正獎從缺。



2021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壹、宗旨：

為發掘及培植文學人才，推廣文藝欣賞之風氣，以鼓勵愛好文學人士創作。

貳、辦理單位：

-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立圖書館
- 三、承辦單位：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文學》雜誌

參、徵選資格：

不限定國籍，不限定題材，惟須以繁體中文書寫。以未曾發表（含演出、網路、實體出版）、未曾獲獎之作品為限，翻譯、改寫作品不予受理。

肆、徵文類別：

- 一、長篇小說類：80,000字以上為原則。
- 二、短篇小說類：8,000-12,000字為原則。
- 三、報導文學類：8,000-12,000字為原則。
- 四、新詩類：40行以內為原則。



五、童話類：1,000-4,000字為原則。

六、散文類：3,000-5,000字為原則。

伍、投稿方式：

（長篇小說類採紙本投稿方式；其他文類採紙本或線上雙軌投稿方式，參賽者可自由選擇其中一種方式報名參賽。）

・紙本投稿

一、收件時間：

- 1.長篇小說類：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 2.其他文類：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110年8月10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二、收件方式：

- 1. 長篇小說類：請詳細填寫附件之報名表（含授權同意書），連同徵選作品一式6份、長篇小說類光碟2份（光碟資料應包括參加徵選作品、報名表word檔，光碟標題註明「2021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長篇小說」），郵寄至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桃園市立圖書館收。請於文件外封註明「桃園

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徵件」)

2. 其他文類：請詳細填寫附件之報名表（含授權同意書），連同徵選作品一式7份，郵寄至22147汐止厚德郵局第30號信箱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工作小組 邱小姐收。請於文件外封註明「2021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件」。

· 線上投稿

- 一、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110年8月10日23:59止。以上傳時間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不接受重複上傳修訂，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 二、請至「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活動官網之「徵獎辦法」處點選Google表單連結，填妥個人資料及報名表相關欄位，並上傳徵選作品電子檔。待執行單位確認投稿相關資料無誤後，將回傳「投稿成功信件」至Google表單內所填寫之Email，請自行保存該信件作為憑證；若於5天內皆未收到該信件，請洽詢02-8692-5588分機5327廖小姐。

三、報名表下載來源

1.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官網：<http://literature.typl.gov.tw>
2. 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http://www.typl.gov.tw>
3. 聯經出版公司官網：<http://www.linkingbooks.com.tw/LNB/>
4. 《聯合文學》雜誌官網：<http://www.unitas.me/>

陸、作品規範

- 一、應徵作品一律以電腦繕打，採直式橫書書寫。文字應採12號新細明體，並須以現行通用中文標點符號。作品題目一律見於第一頁最前端，以A4大小紙張直式輸出，格式統一為PDF檔。
- 二、紙本投稿請雙面列印，編列頁碼並裝訂。
- 三、應徵作品內文不得書寫任何作者姓名，及任何意圖表現個人身分之記號（姓名、個人資料請填寫於報名表）。
- 四、應徵作品必須不曾在任何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等公開媒體發表過；已輯印成書或出版作品者亦不得參賽。
- 五、應徵作品不得違背本文學獎宗旨、我國法令或公序良俗。
- 六、嚴禁抄襲，如有抄襲，公布其真實姓名及相關資訊。
- 七、如有違反前述四至六項任一種情形者，經評審委員會決議後，將取消參賽資格；已得獎者，將追回獎金及獎座或獎狀，並公布其違規情形之事實。

柒、獎金及錄取名額：

- 一、長篇小說類：正獎2名，獎金50萬元。
- 二、短篇小說類：正獎1名，獎金25萬元；副獎2名，獎金15萬元。
- 三、報導文學類：正獎1名，獎金25萬元；副獎2名，獎金15萬元。
- 四、新詩類：正獎1名，獎金12萬元；副獎2名，獎金7萬元。

五、 童話類：正獎1名，獎金12萬元；副獎2名，獎金7萬元。

六、 散文類：正獎1名，獎金18萬元；副獎2名，獎金10萬元。

（各類別得獎者除獎金外，另贈《聯合文學》雜誌一年份。）

捌、評選辦法：

一、評審分為初審和複、決審，並邀請作家及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所有作品採匿名方式公開評審。

二、初審委員負責資格及規格審查，包括徵選資格、徵文類別、作品規範、字數、抄襲及重複投稿等情況，以剔除不合規範、不具資格之作品。

三、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獎項得從缺。

玖、公布及頒獎日期：

各類別預計至遲於110年11月30日前公布於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活動專屬官網。頒獎典禮將擇期辦理，時間、地點另行通知。有關本文學獎相關最新消息，請參考活動專屬官網。

拾、得獎作品集出版：

得獎長篇小說單獨出版專書。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新詩、童話、散文類結集出版《2021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專書。出版時由得獎者校對並自負文責，並不再致贈版稅稿費。作品出版權歸屬主辦單位，並致贈得獎者每人至多10冊。

拾壹、注意事項：

一、每類限參選一篇為限，但參加之徵文類別數量不受限制。過去曾獲正獎者，於該獲獎文類不得再行投件。

二、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主辦單位於該著作存續期間，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主辦單位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三、基於舉辦文學獎、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行政辦理之目的蒐集，同意提供主辦單位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姓名、性別、生日、電話、Email、簡歷及身分證字號等報名相關資料，於本文學獎舉辦期間至主辦單位法定保管期限屆滿，主辦單位得蒐集、處理及利用上述個人資料。

四、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或其他法令糾紛訴訟，經評審委員會決議或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涉。若因參賽者言行或其作品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主辦單位得以追償其法律責任。

五、投稿者皆視為認同本徵選辦法，報名時已詳讀所有規定。

六、依所得稅法規定，得獎者須就中獎所得代扣稅額。

拾壹、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並公告於活動專屬網站。

永樂女伶夢：二〇二一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長篇小說得獎作品集/顏增至著.--桃園
市：桃園市立圖書館，2021.11
248面；15x21公分
ISBN 978-626-7020-37-1(平裝)

863.57

110017498

永樂女伶夢

二〇二一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長篇小說得獎作品集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
發行人 鄭文燦
出版單位 桃園市立圖書館
總編輯 莊秀美
企畫督導 姚敦明、王偉誠、陳麗玲
地址 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電話 (03) 286 8868
傳真 (03) 339 2450
網址 www.typl.gov.tw

作者 顏增至

規劃執行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林載爵
社長 羅國俊
總經理 陳芝宇
總編輯 王聰威
統籌 邱美穎
執行 唐聖美
責任編輯 廖子瑩
美術設計 李岡樺、郭于捷
地址 22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
電話 (02) 8692 5588
網址 <https://www.linkingbooks.com.tw/>
出版日期 2021年11月
印刷 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定價 新台幣300元

ISBN 978-626-7020-37-1

GPN 1011001668